

凝齋王文莊公集序



成化中容思先生段公之治南陽  
脫畧簿書宣揚教化拔才於幽夔  
派貞於閨闈作士二人焉曰文莊  
公王氏諱鴻儒字懋學曰舉人張  
氏諱景純字文粹段公之教兩公



也開賢軌達聖涂俗習盡詞一切  
刮剝兩公之學容思也言擬行模  
心融慮豁兩公咸資稟良篤思致  
精密博貫百氏本主六經張氏未  
仕而卒文莊公起進士為地官郎  
出督學政入晉監師已貳太宰于  
北守司徒于南政有繁簡地分通  
逝而服儒誦書弗因官輟精述古  
昔不謬方名旁舉僻隱若稱章句  
發興喻物咸成斐然是故詩連蘊  
抱罔溢真也文切事理罔絕徒也  
援典相時罔間協也正議中旨罔

鏤細也可以翼經可以裨傳可以  
播實序可以貞宦仕文莊公既歿  
之十有四年其少弟懋德守廬粹  
而粹焉往者銑在翰林公守少宰  
屢侍公談粗測厥槩公闇朗光大  
言無支浮目所真覲步必履之是

時邊武得權政門頗雜公鼠憂飲  
泣雖在貴顯如困葛藟受嚴却介  
之義薦絕養交之私上下遠近咸  
稱為大雅君子云

嘉靖癸巳春正月甲寅朝列大夫  
南京國子祭酒致仕相臺崔銑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文莊疑齋集卷第一

賦

黃薔薇賦

藐南陽之下士際 休明之盛時忝銓曹之亞旅辱  
 天府之深知自留京而來朝瞻宮闕之崔巍既入脩  
 門既屆京師既觀既止既畢燕私乃退休於左廡橫  
 三室而連楹庭不盈於半畝卉木雜乎階墀爰睹薔  
 薇實繁有枝高無凌厲廣無蔽虧植不同於他樹獨  
 乘砌以陵卑若乃陽和初動庶物含滋梅盈盈而破  
 萼柳裊裊以搖絲時當暮春上巳之期此花方盛點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點綴參差錯鑄金之豐朶鑿蒸栗之英鞋其大如  
其圓中規其形類菊其色如鸚鵡后土之靈氣賦黃  
中之粹資潤雨露以膏澤靡風煙而翳披穠而不艷  
重而不敬密而不倚踈而不攜布殊列錢重異累碁  
天非穠李賤陋戎葵日烘英而小哆颺動影而微移  
信齋前之珍雅宜鈴下之護持雖欲觸之而不忍何  
攀折之能爲彼群芳之名稱載前簡而可稽或賞或  
愛隨地之宜擅隱逸於柴桑標君子於濂溪山礬旣  
收於太史枸杞亦登於拾遺凡天壤之美麗各有待  
於品題未若茲葩託根華省輪蹄不得而游蜂蝶焉

石齋賦

容以逞辟我培于霄漢匪人間之可並沃予心以熙  
怡日坐對平光靚藹幽香之襲人聊三嗅而默領

玉堂仙人垂筆絲綸乃巖廊之大老亦上袞之元臣  
粵有書齋扁之曰石客或見之疑不能釋以爲石在  
萬類椎鈍無匹託義標名莫知所適予曰不然石之  
爲物與地俱生柔中之剛固密堅貞質固有於千狀  
用斯合於衆程觀夫爲砥愈疾爲日春絜爲硯資書  
爲磐定難或練士而投試或取火而續且其爲功效  
固不可勝讚矣彼有袖懷滄海階列洞庭靈璧玉潤

錦川劔撐攜衣搯機醒酒繙經竒播平泉之品怪誇  
永州之亭斯乃瑣瑣於娛觀抑亦非君子之所稱也  
有產於茲胚胎古先其爲德也介而不易其充材也  
確以能全由是移實禁庭輦歸玉卮突兀崢嶸四方  
所視叶泗濱以中韶同南山而節彼當膚寸而生陰  
則枯者莫不悉起茲非公之所以自擬者歟公讓不  
受非志所存惟寒暑而一致冀自守以酬 恩于以  
益見公之謙抑退而遂獻乎斯文也

述情賦

閔予躬之多眚兮奉 明恩而丘園旣絕念於微祿

兮苦二豎之爲患予固甘其遯處兮蓋再退而再還  
豈不量已而冒進兮殆命數之使然美闔戶而無求  
兮乃凌節而超遷矧寡昧而焉勝兮當會府之殷繁  
迫 中朝之嚴召兮孰故意之能全隆冬裝而北征  
兮渡大河之瀾漫天慘慘而晝陰兮風如刀而裂顏  
至脩門而未入兮用飛書而獲愆不繫治而僅以奪  
祿兮荷 聖度之如天逮嗣歲即乞歸兮章三上於  
榻前迄不得 命以迄今兮如坐之於鍼氈小人偷  
以自樂兮使野屋與山樊苟係之以名爵兮是麋鹿  
而巾冠况止足之夙知兮又踈與病之相聯儻見容

於度外兮九頓首而南轅

度井陘賦

出故關之陘隘歷井陘之孤陴崖蹙東而脩邃殆天  
設於險巖慨昔人之安在欲稽考而無碑昔秦氏之  
失鹿紛群雄以並馳惟淮陰之奇士翼卯金而稱魏  
舉三秦以東出據成臯之山谿乃分兵以北渡何魏  
代之能支惟全趙之大國限連山之崎危紫羊腸之  
坂路度魚貫之雄師懼餉道之或絕落廣武之運奇  
覘所圖之不用喜然後而可知夜方半而傳發選輕  
騎以先窺出萬卒使背水命嚴陣而藏威遂安行以

出口建大將之敵旌被開壁以迎擊此倖歟而棄麾  
入水上之勁軍殊死戰以相持敵氣衰而及顧見赤  
旆之群垂忽四散以崩潰懸河決而山摧樓臺等主與  
繆將皆擒斬而無遺擊嚴安之仁義為備上之深咄  
儒術所以立本變通乃能趨時得其名而遺實與宋  
襄以同歸憂北面於降虜受襲遠之存焉無承檄而  
納款齊文公而國莫感項氏於江介開公之宏基  
雖天授之者在得人傑而莫資何鍾室之公計令身  
名之並廟曹丞相之切喻動千載之深悲

抱素賦



味大易之明戒恣飲食而無節值月朔於季秋病駸  
駸而爲重始瞑眩以伏枕繼偏體之黃羸似洛陽之  
劉秋類身毒之金仙非飲河之真人詎餐英之騷客  
胡無妄而嬰災乃中方其賦色面蒙垢兩弗顧髮被  
頰以懶梳但冥心於歸寄遂絕意於絲絳偶覆鏡以  
自照悼故吾之曷在見妻擊之環泣羅紆軫而靡快  
延醫緩以診視召巫咸而問占曰此雖重而可療恐  
日月之沉淹妾屏斥平汗青爰親邇於藥裹苟運數  
之未至將思神之憫我感友朋之見愛紛走禱乎靈  
祠事同周而異孔蓋各行其所知逮賢王之眷存

日交馳乎使介旣賜之以香杭又申之以珍菜凡宗  
盟與戚畹暨郡伯而縣卿咸垂情而問訊豈纖微之  
能勝歷旬浹之至三忽任杖而可起氣奄奄而纔屬  
情脉脉而無喜踞匡牀以偃仰啜土鋤之豆羹似陰  
邪之退舍漸骨爽而神清體顏氏之心齋效晦翁之  
調息欣四體以微和抽群書而再繹唯仁義之在躬  
叅三才而靡虧苟清明之克養庶涵象於靈臺幸瀕  
死以復生敢從欲而違道雖歲月之無多猶性命之  
可保進行義於當世退求志乎斯文非建功而立業  
則著書以垂芬

騷

擬騷

風來兮自東月生兮西方塞中庭兮微步忽嘹唳兮  
秋鴻蘭盈晷兮蕙竟畝芳酷烈兮無與爲伍可以雜  
瑣兮可以間瑀望夫君兮不來黯徘徊兮延佇

長筵兮高堂極水陸兮充圓方絲竹駢羅兮行羽觴  
歡樂未幾兮式慨以慷百年忽兮逸轡事糾紛兮情  
若沸渺崆峒兮何在吾欲逍遙兮方之外

山之麓兮水之滄濠杜蘅兮攬宿莽經復緯兮以爲  
宇左圖右書兮中予處百世兮在前噫昔人兮如飛  
煙樂莫樂兮韋編羌可得兮不可傳松風兮蕭蕭絃  
吾琴兮亭臯擇爲冠兮荷爲袍餐菊英兮吸松醪寒  
遺世兮獨立遊吾心兮清寥

文莊凝齋集卷第一



文莊凝齋集卷第二

詩

擬古 四首

端居絕將迎靜對香一炷方寸煥以炳倏復逐物去  
安得千金劍斷此閒思慮鑑空與水止只到凝然處  
曩從栢軒遊身心得攸攝栢軒去我久新步更故躡  
昔如金在鎔今如虎出柙何當棄簪紱重用脩茲業  
官閒事頗稀平居日多暇每思可人客風雨輒命駕  
斟酌數盃酒款曲一夜話此意良已清寧讓鷄豚社  
一室無長物圖書紛左右糟粕搜餘滓醲郁求可口

妙處忽有得樂事真難朽不必覓前川乾坤總花柳

雜詠

一日復一日一歲復一歲容顏謝舊丹步履添新憊  
自顧非金石焉能久不壞既無經世才又乏入時態  
南陽舊業存先聖遺文在歸哉娛暮年功名非所賴  
一夕復一夕一朝復一朝流光如脫兔顏鬢已凋  
覽古感盈抱撫事歌且謔我念詎復淺物情良亦勞  
鬱鬱掩關卧炯炯不交維結紛莫解置醴招朋曹  
賢聖皆湮沒世運如奔濤及時不爲樂奄忽歸蓬蒿  
吾愛李元忠素筆陳濁醪既醉百慮泯塵務何能膠

井田

井田決可行封建誠難復地理無變更人心有貪欲  
聖人一再傳難必無凶族根蒂既已固阻兵足自育  
除之良未易不除民受毒兵戈或繁興強者漸翻覆  
不若正經界四海如碁局持之以郡縣嚴之以明服  
文之以禮樂守之以雍睦上下寡陵僭內外皆充足  
終古未敢言要亦百世福

金陵詩呈秀之年兄

王氣千年又鬱葱

真人剎起大江東龍吟虎嘯風雲會地闢天開宇宙

功民極再新周六典官儀重親漢三公細將勲業論  
今古湯武猶疑未是雄

紫蓋黃旗動碧空電馳一檄定西東江山鬱鬱騰真  
氣劔履堂堂仰大功比迹漢唐言最淺

見宋太史大明日曆序

邁勲湯武論方公當時誰識生民主吳漢陳友  
張士諒

遊報恩寺

霧散長千里披雲金碧新禪堂經梵晝店舍酒旗春  
陌柳紛如織園花麗若神石頭路頗滑落日大江濱

送薛戶部出守淮安

虎竹新分自帝城黃金橫帶錦袍明郡連淮海當  
三輔路達燕吳屬兩京齋舫往來笳鼓競牢盆遠近  
貨泉羸廟堂擇守君當璧應惜才名獨老成

十五日早細雨晚大雨

海上朝來散赤霞移時細雨滿空斜千絲未入天孫  
杼九制先傳學士麻

用王言如絲意

向夕雲烟驚變化自東  
雷電忽紛挐才踈欲賦慚雄麗端默猶堪領物華

潛觀雨賦甚工

送楊繡衣出守寧國

今古陵陽陝服同山川繞郡極清雄漢符獨喜分銅

虎周道爭看擁畫熊  
謠俗要令歌愷悌  
惠鮮未可後  
疲癯江西寇盜聞  
猶熾好習聞  
民部曲中

四月十日雨

鍾陵雲物午漫空  
頃刻樓臺烟雨中  
瀟灑暫欣風滿  
榻瀾漫又恐水侵墉  
鄱陽山賊兵難決  
北極朝廷信  
不通老我未能忘  
世慮熏衣捲畫任  
兒童

送兵部呂亞卿致仕

詔許歸田佚暮年  
如終完節古難全  
退之縱有留戡  
疏白也能無入剡  
篇某小某丘尋舊業  
一觴一咏結  
新緣人生至樂唯  
閒適何必封侯與  
學仙

宴聚寶門外劉太監園

南郭名園萬木森  
清和天氣盡朋簪  
肩輿度嶺涼陰  
合手版看山爽氣  
侵竹裏行厨時膳  
筭堂前立部驟  
鳴金歸來不待殘  
陽沒猶喜樓鴉未  
滿林

送南京大理茆卿致仕

罷政南還新故園  
都門祖餞盛華軒  
功名已了書生  
事老倦猶承 聖主  
恩寒渚蒼蒼蘭棹  
疾秋堂藹藹  
桂花繁定知把酒  
臨風處細話平生  
教子孫

有感

時俗尚諂詐  
自遇無一淳  
勢在賤軋貴  
利盡越視秦

所以劉孝標著論驚鬼神五交與三譽千載嗟同塵  
日者小不及匪敢寔有因何意錢世儀遠憎温太真  
我欲褰裳去去尋寂寞濱鹿豕物雖野無機良可親

思歸

宦遊已覺怠心生歸思翩翩劇颺旌千里家山憐怨  
鶴五年官樹聽啼鶯乾坤負我閒中趣文字欺人死  
後名擬向林泉事端默未衰此意要分明

絮

院落初晴絮正飛輕烟淡淡柳依依香清易滿吳姬  
店綿薄難裝楚客衣比雪誰家方競麗沾泥我意久

忘機當年萍實知何在獨對長江看夕暉

將進酒

十日不飲形氣清百日不飲精神寧千日不飲證仙  
品虛室英英純白生諸君愛我良已厚一舉百觴為  
我壽不知此物浣天金及謂芳名能不朽古人已矣  
吾輩來藉糟枕麴胡為哉從今進酒聽我語三五七  
行足暢懷

讀逆臣錄

聖祖膺期虜運徂諸公天遣佐驅除逆謀忽起功成  
後重典頻行事敗餘龍虎風雲遭際早河山帶礪誓



盟虛猶憐言錄多遺闕不載當時告變書

隨都憲魏公太原撰試

漠漠寒雲結曉空西郊閱武從元戎影連城闕旌旗  
密聲震川原鼓角雄馳突衆方驚脫兎形容獨愧乏  
雕蟲當年銜霍非難致從此天山可掛弓

北赴大同宿廣武驛

青陽動群木暄風滌層冰鳥聲嬌欲繁泉流消已清  
一歲茲戒始人皆趨所營即安獨何敢遂作雲中行  
雲中何迢迢鴈門何亭亭登高騁遐眺千峯雪崢嶸  
下嶺氣候變寒威凜相迎昏霾暗烽戍白日韜光晶

暮入廣武驛敗構圍榛荆後寢乏堂奧前房闕門扃  
詢知邊候火昨傳朔州城翔州去如咫尺事勢能無驚  
候吏具艱食肴斂山野莽衷腸屬有念暫飡還未能  
蕭然自枕卧耿耿神不寧西風撼窓紙終夜淒淒有聲  
遇事方寸亂底用窮六經大命自有極時至安可爭  
命途或不未衽席生戈兵天眷苟未去履虎身亦亨  
蕩蕩信君子戚戚非耆戎嗒然忽易慮隣屋鷄初鳴

登潞公軒與道亨員外同飲

絕壁千尋背市闌昔賢擇勝構危闌風烟畫納三河  
爽燈火宵連五緯寒石上篇章諧管磬座中談笑馥

椒蘭垂名字，宇宙知無分。且樂浮生半日間。

度太行有作

小隊籃輿上太行，崎嶇石路轉羊腸。嵐光雨過千峯嫩，花氣風來萬樹香。雲物如綿天際白，河流似帶望中黃。當年叱馭忠何補，以此輕生枉自戕。

靈石道中曉行有作

驅馬出山郭，村落晨無烟。積雪莽巨野，堅冰塞長川。千林風一響，迎面如刀鉞。重裘尚若此，無褐誰當憐。平岡走狐狘，高漢翔鴟鳶。征夫鮮勁弩，對之徒悵然。空消髀裏肉，未辦百世傳。視彼幽居子，何異瑤臺仙。

宿佛光寺早行

草徑三叉入莽蹤，一夕留寺寬僧結。夏山近鳥鳴秋澗，月沉蒲壁林風奏。坎僂傳聞多寶氣，時或出巖幽。

凌井驛對雨

昏昏山底雨，來時飄驟難堪席。屢移澗響似千霹靂，雲奔如擁萬後倪。淮陰閣上文潛賦，白帝城中子美詩。深恨才華非二子，壁間留語未能奇。

雲中即事十首 弘治十四年

蒼烟喬木竇家村，說起胡塵總斷魂。眼看妻兒遭擄掠，官軍不敢出城門。

甌脫千家欲避兵不防薰燹盡戕生胡兒鹵莽那知  
此却是華人太薄情

胡裝漢語喚娘娘謂是鄰人莫我防引誘一家俱出  
窖盡馱愛女人窮荒

下馬提刀繞院行烏盧時作怒嗔聲駭然裂腦穿飛  
矢誰信村民也解兵

芻豆連車赴玉林官軍防護戟森森逼人忽值千蹄  
馬冤魄如今尚未沉

村人覘敵或垂弓磚石乘高墮一戎攘善却噙城主  
鄙徧差頭目報成功

婦人汲水出村庄調笑俄逢馬上郎怒罵未終身首  
斷寧知虜作漢人裝

鹿車商賈載醇醪數騎相逢盡仗刀醉卧失弓胡亦  
死雲中酒價近猶高

關前掠得酒家倡顰蹙嬌眉渴覓漿汲水胡兒推墮  
井貂蟬端合付紅粧

雲川城下陣雲屯漢虜相持日已昏金印何人懸肘  
後神鎗不獨更生恩

月食既 弘治十七年七月十六日夜

雲物如鱗砌太空冰輪初上已朦朧玉盤有缺情猶

惜寶鏡無輝恨莫窮半夜光纔留一髮九霄精忽蔽  
重瞳嫦娥謾有長生藥不救今宵坎壈中  
一髮殘暉已足驚那堪抹漆暗深更眼中莫辨山河  
影階下徒喧鼓角聲豈有妖墓天不磔當緣蹇兔藥  
難成到頭非藉吳剛斧終恐瓊樓異昔明

偏頭關

北境偏頭所并州第一關樓臺高復下劔騎去仍還  
西控灰溝堡東連草垛山不須憂寇警衛霍在行間  
五臺夜雨

向夕雲烟欲暮村中宵風雨忽翻盆三春怒浪趨巫

峽八月驚潮過海門歇似銅壺寒咽漏來如鐵騎暗  
移屯梧桐葉上芭蕉底併作繁聲惱客魂

暮雪

暮角聲中雪入飛并門寒峭客添衣未愁薪炭千家  
乏只恐園林一夜非恣似撒沙風有障處如積玉月  
無輝狂夫不解豐年兆鞍馬唯知事獵圍

自述

青蓋西行又四年素飡無補愧周旋  
餽關暮景并晨角刺看名山與大川  
文爲不工思夢筆病因難療望  
逢仙平生癡計多如此猶向時人說禦邊

送亞卿李八公

塞下頻年動虜塵暫分禁旅出三秦班行妙選租庸使綸綍親煩柱石臣徵調有方芻傳冀廓清無柄劔生鱗榻前異日詢邊事勝敗毋忘雪泣陳

驛赴忻州

夜投成晉驛曉赴秀容川戍角初鳴後村扉未啓前山光寒帶雲杯色暖生烟行役雖良苦欣無俗慮牽

徐溝道中

十月徐溝道繁霜楚客襟林疎俄見塔村遠忽聞砧池上冰猶薄山中雪已深由來關地勢造化亦何心

靈石道中

一疊青山一疊雲溪聲林影共繽紛踈髯欲爲清吟斷却恐人呼潞涿君

趙城道中

一片孤城四望遙暮寒風景足魂消青山北繞媯皇墓綠水西穿豫讓橋僵立數村霜後木危懸幾處路旁窵自知不是新豐客獨詠遺編慰寂寥

謁堯廟

松檜陰森徑路微爐烟不斷繞彤扉上階已易磚三尺塵壁還周畫四圍有截當年輕脫履無爲後世謝

垂衣神明合與天同運應慨人間事日非

曉出五臺縣

曉出五臺縣林端散晴旭忽然白雲生俄而遍巖谷  
峯巒須臾出遠近如新沐是時秋已半川原初落木  
暗蛩吟豆根朱棗曬茅屋天宇廓且清禾黍連村熟  
我方抗塵容歸期詎能卜深情託短誼不計辭單復

長子道中

郵亭作小憇煩襟漸融徹白雲與碧空俱發天然色  
鶯聲出深樹山影落遠陌清興故未闌僕夫前授策

襄陵分司

一竇遙分萬斛泉坐移蓬島置鴛鴦風來竹裏金聲  
密月墮池心壁影圓處士扣舷歌小海道人隨柳過  
前川塵埃自愧無清興獨凭橫闌廢夕眠

偏頭關作

組甲雕戈步騎陳書生膽氣忽輪囷風雲舊識江邊  
陣犬豕期清塞下塵生入玉關非壯士死埋青塚亦  
佳人却慚未有封侯相謾撫吳鉞感慨頻

過寧武關

西風動邊朔千里塵沙起枯蓬豈無根河轉何時已  
哀哉塞下人不幸遭驅徙朝為中華民暮作胡地鬼

君仁豈汝忘將帥謀多鄙遂令犬羊群縱橫迫吾壘  
吾聞漢唐時名將不勝紀英雄今豈無誰雪邊民耻

孟縣道中

龍臺先生東行縣彌月蹉跎山之中綠醕不揮勃律  
梳錦囊但佇高麗弓嵐光浮漢散春靄玉氣穿林騰  
白虹風流我愧田子泰未為

聖主夷山戎

聞大同有警

虜塵連上谷烽火照并門

天子方投袂將軍已屬鞬邊功難妄冀廟筭合深論

自治真良策令人憶罪言

塞下

蕎麥川中響寶弓桑乾河上控驕驄何須醒酒臨江  
日纔是男兒一世雄

秋日晉陽書院對雨

蕭蕭寒雨下秋空獨坐清香燕寢中山外密陰藏蟬  
竦井邊繁響集梧桐舊遊易夢揚州鶴遠信難憑碣  
石鴻剩萼殘英看欲盡惟餘黃菊待霜風

襄垣雨後

陰雲如覆雨如懸滿意新涼到客邊怒吹翻葉烏繞

樹急流壞道不蹊田日藏但覺雷隨電虹見俄驚海  
接天試凭危闌看新霽夕陽翠靄滿前川

自寧鄉赴隰州道中

鼓角山城曉園林客舍春雲昏驚有雪路僻喜無塵  
海燕來何暮官楊綠未勻方知寒谷地遲見物華新  
絕壁明苔錦晴峯絢日華水聲逢瀨急路勢過橋斜  
美景已三月天桃無一花上林當此際春滿五侯家  
沿溪水似岸臨路樹如幢牧豎追奔犢村翁禁吠龐  
棧車家一兩山地戶千雙自奉征西賦餘糧不滿缸  
午飯停關上宵眠次水頭殘燈孤館夢踈拆五更愁

韓子心如火潘郎鬢欲秋故園渺何許回首望并州

自興縣赴保德州途中作

緣崖狹徑半空行俯瞰川原夢亦驚踈樹帶烟低若  
齊方塘涵水小於枰雲邊紫塞臨蕃帳天際黃河繞  
漢京莫遣壯心容易耗青編不載腐儒名

由保德赴興縣中途宿民家曉起賦此

鷄鳴已頻櫪馬斃如故風聲四簷清月色半窓素  
房中人語動門外車輪度野麋憶豐草游子念歸路  
攬衣索燈火出戶看氛霧匆匆與漱終已覺東方曙  
主人田舍翁坐進惡草具感子意勤渠為一舉筋



自河曲赴保德觀天橋有作

南來北去一洪波幾賦劉郎瓠子歌十里風霆千仞  
壁又從此地看黃河

宿雁門關

霜飛月落戍樓寒獨宿山城自鮮歡曉角一聲鄉夢  
醒不知身在雁門關

出關赴陰山途中

二月驅車出雁門塞天風景異中原暮雲低厭嶺頭  
戍白草遙連烟際村牧豎時時歌敕勒行人往往屬  
橐鞬 太平天子今堯舜已遣匈奴作近藩

送楊僉事守禮河南兵備

沿牒山西歲屢移每從文字識英竒妙齡秀發諧真  
賞清世翱翔副夙期會府已聞精出納監司亦在恤  
寒饑即看風績傳河朔優轉還蒙特達知

致仕後作 正德元年夏六月

一夢山西又十年歸來朋舊半華顛三間未結溪邊  
屋二頃先求郭外田但要光陰同栗里不將草木鬪  
平泉養生欲盡蒙莊術唯有頻尋木雁篇

偶書

富貴固多耻賤貧仍鮮歡人情何易變世故詎堪觀

念亂誰當肯忘憂非所安中宵耿無寐明月入窓寒  
內丘丞楊文盛回任話別

退食焚香際當關報客來爲言將叛袂與坐暫嚙盃  
岑寂予方滯翱翔子復迴開春經候館還得小徘徊  
調息

蕭條白日中孤坐但瞑目靜急急綿綿天地如一屋  
偶爲汗漫期忽脫樊籠局冰影棲太虛可存不可掬

奉贈總制彭濟物先生平寇詩

妖孽俄興累洽餘初從冀充及青徐間固有物皆搜  
括郡國無方爲翦除河上傳聞航葦過淮西驚見抗

旌驅吳粵萬舸燒皆盡齊服千箱掠並虛孕婦剖身  
資射覆嬰兒承檠助軒渠狂瀾浩蕩誰能禦雲焰飛  
騰更復噓 聖主撫髀思李牧元臣扣額薦穰苴咸  
寧英氣汾陽似北地精兵上郡如遼海羽旄連薄落  
五原金鼓列周廬射聲校尉犀爲甲破虜將軍錦作  
祛朔野狡童咸就縛中原善姓免爲菹凱歌已見喧  
軍市露市行看達帝居威動山川驚草木惠流耕稼  
被樵漁小詩未足鋪鴻業自有中朝太史書

嘆老

九月衣裳已著綿精神足驗不如前志慚老驥在千

聖飲異長鯨吸百川黃紙紅旗銷舊念短衣匹馬度  
殘年病來謝客門闌靜卧看金鳧一縷煙

答莊國賓

風雅皇朝未就編仍披新卷喜堪傳暮天樓閣重重  
出秋水芙蓉一一鮮擬古慚予空費日論交得子合  
忘年錦袍自是詩家物麗密懸知鄙荷旃

戒飲

頃者赴賓召醉後多顛狂戲言侵四座坐起違端方  
歸來興未極拉友重舉觴往往燭見跋猶扇門與房  
客或振衣起予行已踉蹌追留不可得就寢天地忘

五更鷄初鳴殘月斜照床醒來一念之無異背負芒  
平生喜著述積書盈篋箱理務窮一貫法期關百王  
今年四十一鬢髮行蒼浪昏酣既如此夙志何由償  
天地賦予重祖宗傳序長柰何自暴棄不爲時所滅  
名教有樂地何必遊醉鄉敗名姑勿論不畏腐汝腸  
作詩糾愆謬兼用銘坐傍千金或易擲此語不可忘

效孟東野體

萬聲合一聲雷霆不可驚萬情合一情山嶽不足傾  
采葛雪讐耻浸瓜銷兵爭古人知勝負在心不在形  
所以秦關險不柰齊鷄鳴

流賊

干戈生宇宙戰守歷冬春  
火照襄城野烽屯子路津  
圖南淹一月奔北喪千人  
破賊今如竹何煩萬騎塵

輓余中之

自別先生欲十年一思風度一忻然  
簡齋書疏忙雖少康節行藏老更堅  
林下談經期後會江頭載酒記前緣  
南山信到警捐館不覺臨風涕泗連

新秋

曆上新秋欲到時人間酷暑未清夷  
不須樹底觀黃葉自有濃家病骨知

城均答王司業思獻

鍾鼎絕豪想瑤華忘遠音何圖鳳尾詔  
欲降龍岡岑交謁朋友萃勸駕州司臨親老  
不暇顧泪迸誰能禁遙遙赴嚴召戚戚居泮林  
內顧無所有何以儀青衿幸值金閨彥得與盍華簪  
宗盟我愧長風誼子誠深相期百年內共保仁義心  
勲名與學術外此非所欽昨枉霞上句不啻雙南金  
戢藏以爲寶尚願垂良箴

觀雨

雷雨宵興楚簾涼曉看雲色暗非常  
溜懸簷際珠千串水積庭中玉一方  
灑洗炎蒸天亦爽悉沾潤澤草

猶香清雄未辨文潛賦對景吟懷謾激昂

送楊禮部晉叔北上

白下三霜屢盍簪非陪遠望即幽尋兼設倚處君誠  
玉翡翠磨時我愧金相業有傳黃閣峻卿材今列紫  
垣深一尊不惜都亭別爲識吾皇願治心

郊罷駕獵南海子

正德十三年正月十日

禮成郊祀講蒐儀南苑非遙御輦移修陌雪明屯素  
甲廣川雲動且朱旗去如風雨行兵疾獲若丘陵凱  
奏遲法駕還宮應燕喜五篇誰奏孟堅詩

丁丑除夕

故事流傳久繁華在

帝京火城喧爆竹金殿進儺名街陌紛紛纒樓臺  
處處笙今年殊落寞應爲國西營

送楊晉叔巡撫兩廣

持憲仍兼仗鉞雄人門地望更誰同華資內外多敷  
歷輿識圖書總貫通國定危疑由學士家傳清白自  
弘農倚恢前烈熙元化南服安能久滯公

久宦

久宦寡諧適頻年謀便安逢人言動錯居世古今難  
老尚班鴛鴦歸當匣鎖千青山與黃卷飲罷任情看

新正紀事

冉冉流年六十春，雪霜俄向鏡中新。  
情懸故國徒傳信，慮切明時未乞身。  
燈下韋編祛鄙吝，枕邊蝶夢出風塵。  
桐花竹實雖堪戀，其奈遷非立事人。

元日

曙色分宮柳，晴光動苑英。

三殿奏玉帛，萬方來烟霧。  
沉檀合旌旗，日月開漢家。  
當此際，醇酎薦瓊杯。

角韻風中斷，星芒漢外稀。  
雲龍欣有會，珂馬蕭無違。  
日氣浮長樂，鑿聲度却非。  
千官稱慶罷，一聖金扉。

閏九月初三日侍經筵

竊祿東西二十年，承恩初得侍經筵。  
袞明日月天顏近，令發雷霆聖語傳。  
細仗立班衣綉綺，大官給食酒盈船。  
感深一効封人祝，周室成康漢武宣。  
祕殿清嚴繞直廬，偶隨群彥玉階趨。  
徹侯元老東西入，黃案青編上下舒。  
衣錦何慚周士貴，談經何取漢儒拘。  
皇朝盛典關熙運，太史真當不一書。

和詠省中鶴

旅懷病思酷難開，闕矚胎禽羨異才。  
唳走秦軍風外度，飛驚蘇夢月中回。  
軒墀此日憐承寵，雲漢當年想

軼埃知上揚州非所願烟霞會以素琴陪

和遂菴閣老侍宴慶成

真玉歸來輦路清

天顏微似醉霞觥騎參豹尾嚴前警 駕入龍樓度

左平百辟賀時方樂作兩班退處更鞭鳴蓬來雲氣

迴瞻異明日仙洲看集瀛

賀宮保李司空壽七十

章疏頻繁沃

帝聰立朝真存古人風慮存宮闕經營外情在閭閻

疾苦中壽考天應酬愷悌高華世已屬宏通賀進未

用誇今盛還擬齊年衛武公

送王國寶赴陝西僉憲

鄉里過從自昔年英竒獨愛出天然既雕瑚璉姿偏

潤初發芙蓉語更鮮塞下監倉勞憲節幙中借筋佐

戎旃殷勤此去無他祝兩字公廉比贈鞭

楊少傅遂菴

禁城側畔寓精廬堂序深巖花木踈弟子弛擔羅巾

弁友朋下直集簪裾作人業在沉潛裏輔世功收密

勿餘莫便江南尋綠野 聖朝方愛治安書

和彭尚書觀西山霽雪作

朝退天街意稍安雪峯同向郭西看晴空似展王維  
畫暖日難消范叔寒衛士繽紛龍尾道獵夫馳驟虎  
皮鞍英風最有都臺客賞愛全勝破敵歡

壽彭尚書

間氣生賢擬致君頻持白羽立鴻勳修期露布元戎  
服諸葛儲香敵壘聞西鄙已清方振旅中臺木庸即  
臨文一尊敬祝千金壽烽火新傳照塞雲

楊公待隱園

粉壁週圍柳映門拂烟新榜照江村花邊洗硯深開  
沼月下彈琴小築墩  
僖父每容看竹入道人或共據

梧論一行作吏俱違願總擬歸年日置尊

和梅一之寄韻

美酒平生斗十千于今憔悴感周年故人龍劍憐分  
隔遠客鸞臺愧傍綠白玉心誰雕馬異黃金像合鑄  
崔圓退朝每向長安陌西望青山輒憶綿

送少傅遂閣致政還京口

畫卷圖書載一航閣門連上乞身章 龍光直被桑  
榆境鳳詔長留政事堂寺有金焦江益勝庵無海岳  
地猶香定知月夕登臨處太乙勾陳耿未忘

送李師孟尚書致仕還曲沃



得謝西歸發有期  
交游咸動別離思  
鈞天應夢趨朝  
日化雨猶霑去國時  
表裏山河形自勝  
涪湛里社老  
還宜一丘一壑平生志  
此際因君思欲馳

送幸菴公致仕還關中

送別東郊共黯然  
干旄轉首隔晴烟  
賈生議論關宗  
社裴度功名著  
廣甄聚散無常人  
已老行藏如此道  
方全幽懷重  
焉知何地莫惜音書便驛傳

送都憲胡公巡撫大同

雄鎮連畿壯北門  
爾書臨遣督師屯  
軍中韓范從今  
著塞下金湯自昔存  
風起龍堆迷戍角  
雲飛魚海暗

烽墩定知校獵平  
城外虎帳貂裘搗玉尊

京華秋興

城郭山川籠薄烟  
倚闌風景亦堪憐  
殘英未脫猶棲  
蝶落木全疎尚帶蟬  
滿目塵埃詩卷外  
半生襟韻酒  
尊前老陪鴛序知何補  
依隱深慚魯仲連

烈烈風聲肅肅寒  
不勝惕厲一凭闌  
居官祿厚誠多  
幸作客年深自鮮歡  
漸老已思靈壽杖  
得歸須製楮  
游冠南山秋色東  
籬菊應待淵明醉  
裏看

西抹東塗爲斗升  
欲歸苦恨乏因憑  
愁難獨飲苛留  
客懶欲皆房強學  
僧霜後園林偏慘淡  
病餘筋骨自

凌兢塵緣未審何時斷  
悵望金波與玉繩

神京再到欲三春  
無補何顏列縉紳  
忍欲忍貧平日志  
憎寒憎暖暮年身  
浮沉似梗俱知泛  
從革如金敢避辛  
病自宜休非業就  
曾將何事報君親

溫綽遙從塞下傳  
始知宵旰在憂邊  
漁陽地控烏桓部  
上谷兵雄敕勒川  
拊慰師人皆挾纊  
訓齊將領敢亡旃  
雲中聞說全無虜  
早望班師慰溥天

曉夢初回風怒號  
哀鴻獨叫朔雲高  
無窮世事來孤枕  
有限年光在敝袍  
物理易觀消長運  
人情難得死生交  
元龍自昔輕餘子  
萬里真看一羽毛

送都憲魏公巡撫南畿

昔忝江南役畿輔  
竊所詳豈惟佳麗地  
寔云財賦疆  
明公漢廷尉維時  
居建康玉趾肯左顧  
盛德何能忘  
代匱戾茲土南望日  
慨慷忽聞登憲府  
旋見臨晉陽  
重蒙國士遇再升  
君子堂敝帚歛騰  
價腐草俄生光  
清塵亘六祀休聞  
流千霜恩綍一朝  
降皇情軫朱方  
進秩蒞吳會建節  
出太行舊遊跡未  
陳新除寵難量  
受知良已厚見遠  
能無傷昔如清廟  
琴音響何洋洋  
今如泗濱磬誰扣  
宮與商關河凜秋  
色風隕陌上桑  
愧乏白雪唱載侑  
青瑤觴蒼生望霖  
雨早願登巖廊

卷之二  
三  
聞大同事

胡塵兩月暗邊州  
盱食誰分

聖主憂烽火四郊俱甌脫  
腥膻百里盡兜鍪  
聲振野人遭虜殺  
氣連雲鳥不投  
寄語元戎休按甲  
九重不惜冠軍侯

應張都督 銳八十

八十康強富貴并  
何人備福可同稱  
玉樽滿尚淋漓  
飲金勒驕猶矍鑠  
乘歲祿千鍾  
周內外武階一品並  
疑丞從來燕趙多  
豪傑今日風流又足徵

早涼

日未三竿小院涼  
盥餘輕幘坐依墻  
烏絲織網蛛當戶  
黃土分封蟻繞堂  
棊枰生鼎味  
火新榆柳改廚香  
赫醇酎原同調  
避暑何緣入醉鄉

感事

暴露窮邊欲四旬  
凡民無日不驚神  
起居別後都如絕  
消息傳來總未真  
或說釣魚臨野水  
又聞射虎近殊鄰  
瑤池隔斷三青鳥  
縱有幽懷莫可陳

閒坐寫懷

功名過始願  
身世逼衰期  
老態樗猶媚  
歸心箭亦遲  
買山營別業  
結社會新知  
從此朝朝醉  
都能得幾時

送襄陽余大綸指揮

峴山漢水帶城斜，羊祜風流迹已賒。  
投筆不師班定遠，荷戈能逐李輕車。  
貂蟬果自兜牟出，虎豹還將袴褶加。  
同學少年相會處，儒冠應嘆髮成華。

思歸

金闕重瞻昔所期，虛名晚誤廟堂知。  
驅馳何止三千路，反覆難忘百一詩。  
上國樓臺橫鉅麗，故園竹  
擅清竒平生取舍心，猶定況是衰年髮已絲。

送太僕寺陳卿之任甘肅

紫陌清樽別舊遊，石州唱罷唱涼州。  
情關離合醒難

醉志在功名去莫留，采玉河遙通漢使。  
彈箏峽近絕蕃酋，天西廐牧君休薄。  
一馬人間省十牛。

感事 正德十三年

自從解組謝明時，語默人前總不宜。  
蓮社但思依慧遠，蓬丘仍念逐安期。  
機心盡息鷗能識，鹿夢都忘蝶也知。  
閑對青編閱今古，愁來只恐髮成絲。

雲物淒涼草樹衰，衡門晝掩獨支頤。  
河圖鳳鳥來無日，滄海桑田變有期。  
鄙塢金珠空至斗，易京樓觀竟成池。  
古今得失明如火，却恨諸公未盡知。

題雪

神妙誰能識化機倚闌終日候晴暉玄黃色變乾坤  
一高下形遷岸谷非較獵秦原金勒驟賦詩梁苑彩  
毫飛風流纔讓清狂客且免緇塵上素衣  
擬絮論鹽總逼真憑闌一望不勝春飄零祇向瑤臺  
集點綴偏憐玉樹新煮茗我方思學士燒金誰暇學  
仙人常疑剡曲乘舟客興寄雖高事不倫  
春雪飄飄下碧虛人間樂事正紛如雕蟲小技詞人  
賦汗簡豐年太史書湖上林亭朝放鶴澤邊簑笠晚  
求魚寒光不屬東君管回首晴泥已沒車

雪後

窻紙無聲夜達晨薄帷如鑿月華新爛銀白  
院南陌東阡總絕塵門外後猊冰結體階前郭索竹  
傳神曉來莫恠巡簷笑墻角疎枝已露春

蘇秦

六印纍纍佩一身關東從約屬斯人尋王誥輔成何  
事回首山河已屬秦

題竹圖

誰寫淇園半畝真湖州筆法漢川身裁筍可引秦臺  
鳳削簡宜書魯國麟風月人皆憐影響米霜我獨愛  
精神碧鮮縱落詞人賦獨覺桃花隔幾塵

寶劍篇

大夏雕龍雀昆吾瑩鷓鴣尚友曾斷萬南土屢削犀  
擊刺泉流地揮揚玉化泥始隨劉鑿北再還謝征西  
冒頓城初破康居衆已携惟應實黃犢教子事耕犁

竹枝詞

綠衫青帽下江郎首倚金多作巨商一處酒樓停五  
日只應留戀竹枝郎  
新梳雲鬢早偏遲女伴相邀看水嬉行過前村烟乍  
歛杜鵑花滿竹郎祠

三月大風

正德十三年

樹聲蕭蕭曉逾驟飄礫擊窓窓欲透東南半天雲霧  
屯遮斷不令日光漏添衣猶寒下簾坐未應春盡須  
羔袖麥收正資三月雨不雨而風麥寧秀去年大水  
徧河朔沿漢南北淮左右船行屋脊并樹杪人畜蔽  
川莫能救元光瓠子熙寧徐似聞此變踰前後至今  
尚餘流離子滿路纍纍老兼幼腹枵骨露值風雨十  
百爲群死溝竇父母棄兒夫棄妻易食纔能易糶豆  
太倉發粟計斗升使者行部空宵晝斛水寧瀟萬險  
喁誰挽天河沃宇宙平生愛讀活民書事到豈知一  
莫售令人却憶富青州老死無能並仁覆

回文

紅燈一夜徹  
恁紗短夢秋  
隔彩霞風院  
滿廊空落  
葉同心  
此際髮添華

擬揚鐵崖小遊仙十首

錦瑟紅華夜未央  
蔚藍臺殿醉霞觴  
請來不覺三千  
載回首仙遊夢一場  
鶴背天風載玉笙  
右携子晉左方平  
十洲一夕經行  
遍日觀天鷄尚未鳴  
酒壚客舍已塵埃  
憶與回公舊往來  
鐵笛一聲鹿夢  
醒岳陽樓下水如昔

太華峯頭夜半過  
鐵船搖蕩玉池波  
山精竊候希夷  
睡偷採池中十丈荷

方壺圓嶠月初生  
海色如銀萬頃明  
一片綵雲當面  
墮東華童子召飛瓊

王母招邀出大荒  
瑤池小宴月如霜  
歸來袖得蟠桃  
核方朔猶驚見未嘗

青鳥西歸歲欲徂  
上元相約集蓬壺  
劉郎自是無仙  
骨難授真形五嶽圖

戲拋白鳳下青真  
蒼鶴樓頭雨正晴  
十八女郎歌勸  
酒人間誰識是龍精

一別良常歲月賒，芙蓉君相念寄瑤華。五雲關吏無人  
換，猶是當年蔡少霞。

閑與麻姑賭玉璫，綦絲忽見海生桑。蔡經未覺貧心  
絕，欲乞桑田養鳳凰。

讀東漢外戚傳

金貂赫奕侍中家，恩託椒房寵莫涯。連苑高樓臨紫  
陌，傾城名妓按紅牙。君王自是光明燭，堅子終爲頃  
刻花。所惜覆車無戒者，青編常遣後人嗟。

十月葵花猶開

十月霜清木影疎，戎葵幾朵映階舒。斷霞冉冉飄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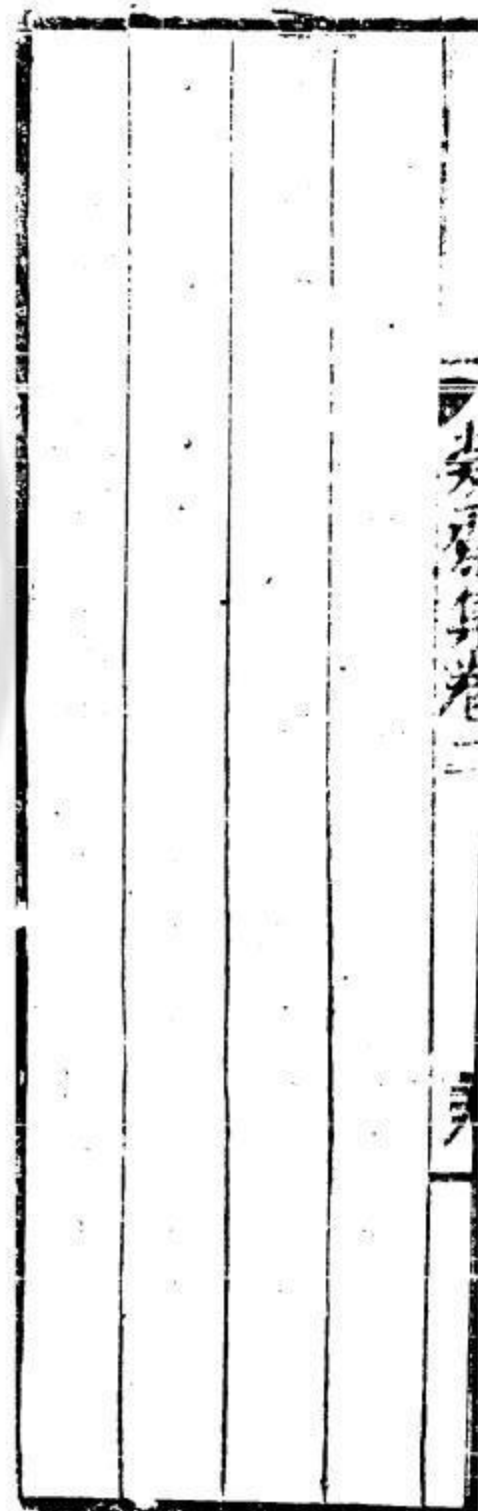
後，殘錦熒熒剪截餘。今與橘橙同好景，舊隨薔薇伴  
閒居。斂華藏艷知非久，擬待寒梅復起予。

題紅梅分韻得紅字

數朶初開尚怯風，細香不雜麝烟濃。枝橫似與波爭  
綠，苞嫩如將玉刻紅。韻勝自超桃李外，骨寒仍在雪  
霜中。賞心幸值文章伯，猶覺當年賦未工。

文莊疑齋集卷第三







文莊疑齋集卷第三

序

大司徒周公保完堂集序

弘治庚申

皇上念海內災眚屢彰邊塵狎起然不欲以漢制冊免大臣乃用御史言聽自陳乞以全禮遇其不勝任者固不能以圖存而素號剛方有風節者亦為時所忌而隨例罷去若今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周公是已始公在戶部所以節財贍用安擾萬民者一遵國憲遇凡有所賦發必因其盈虛而通融之期不至病



民而妨事其有非分之求若侵牟民利者則執法拒抑用是

天子納其忠誼上行私者獨不便之而有是去也然進官宮保又勅璽書有廩祿輿臺之畀此皆近代大臣去國者之所鮮有也既而兩京公卿大夫郎吏諫官御史抗疏薦公者凡五十餘上公既摘璽書中保躬完名語顏其堂曰保完矣又攜薦章編爲五卷其有慰贈書啓若詩各以時類而附於其後總名之曰保完堂集命鴻儒爲序鴻儒竊嘗考古今士大夫逢時遇主大抵有二致焉而兼之者恒少也蓋得於君

者恒不必得於義得於義者恒不必得於君此身名全滅之由也故得於義而不得於君則名全而身滅矣得於君而不得於義則身全而名滅矣兼得之則身名俱全矣兼失之則身名俱滅矣身名俱全者上也身滅而名全者次之名滅而身全者又次之身名俱滅者下也此無他惟繫於臣王遭際之間耳昔公之請老也大臣借退者數人於公獨以保躬完名美之乃所謂身與名偕全者此豈易得哉今中外之論尚持公不置且晚

聖心感悟求黃髮之可以寄安危者而屬之政吾知

鮮車之召莫有先公者矣如此則善類彙征公道再彰豈非否泰之機所繫者哉公名經字伯常太原陽曲人先莊懿公由郎署致位尚書公自翰苑累遷至今官厥弟厥子若壻亦並列華顯人門地望於今爲盛敢併列云

慶大司徒胡公壽七十序

正德九年秋八月二十五日南京戶部尚書績溪胡公自懸弧之辰至是蓋四百二十甲子矣其郡邑舉子貢士鄭烈等五人造予請曰吾郡入國朝以來固號多賢然由布衣而位尚書者自楊程二公至公

才三人楊公胄錢唐而占籍於歙程公起河間而反始休寧皆未純乎爲徽人也惟公自上世以來爲績溪著姓則徽之貴宦當以公爲始公以高年居大位兩都士大夫一時所鮮雖前代洛社睢陽諸老亦無所多讓願得敷其盛美著爲辭章諸生幸得藉以爲壽焉予自代匱南都得侍公杖履一載于茲矣是何可辭予嘗觀聖賢致壽之論驗之於人公所得凡五焉人壽修短多由父母一氣禪續無大盈縮惟公之胄出自虞舜舜以大德而得其壽矣後嗣至胡公周以元女大姬配之而封諸陳以神明之後獲帝之配

襲大德之隆以傳序至公此得壽之一也凡壽康天  
闕必地得其居則克資人以壽觀之菊潭可驗公先  
世唐常侍公數來居龍峯之陽水環山合土沃泉甘  
公又多所鍾聚此得壽之二也瀆貨者惡於天則期  
顯不降公自教諭公仲芳以代傳清白未實以富潤  
屋至公之身崇儉尚質業不求豐老而彌篤此得壽  
之三也自昔名流高顯暮年多置姬妾名為攝生實  
有所失公則遠於聲色自奉清虛此得壽之四也古  
凡稱仁者壽不仁而壽史無所徵公自歷官以來凡  
所以行仁者諛諛然如一日此得壽之五也由是言

之至于今七十以獲古人之所稀有由然哉此以  
往如齊太公八十而出統戎政衛武公九十而入爲  
鄉士皆可致而無難矣而樂易溫厚之懿尤不可及  
詩曰樂只君子遐不眉壽其公之謂歟乃書以爲序

壽太宰陸公六十序

干支相配謂之甲子配而徧焉爲六十謂之周小而  
紀日大而紀年率由是也積日二萬一千六百爲年  
六十古之人壽至是者禮特重之養於國杖於鄉不  
與服戎不親視學居則耆而指使飲則坐而列豆自  
是每十年而一加隆焉今人之於賢人君子也亦莫

不慶其壽考而以古所重者爲之節豈直私親陰厚而始爲是哉蓋亦據彛典以爲重耳何則人實資世世實須人輔世之道夫豈一端哉此則類非小夫俗吏所能荷必敦大聰明奇偉之士而後可以任屬之而効又不可以歲月期也功必久而後定材必培而後成不然其何能收不世之功哉故詩之作人歸於壽考書之罔愆本於黃髮皆此意也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吳郡陸公自懸弧之辰至今正德丁丑正月一日實環周命之候予與少宰三江毛公實往修禮嘗聞孔子曰仁者壽世之言仁者類以溫謹善柔包涵

容覆當之一有發揚蹈厲懲姦而肅物則以爲不類而不知所謂仁者文武兼資剛柔時出之謂也文以著儀武以存威剛以禦侮柔以懷良必備而無虧乃爲全德若有文無武棄剛而用柔美惡混并而臧否莫辨是乃孟子所謂鄉愿者也仁之道豈其若是哉公自持憲中外所以伸鳴冤抑挫折貪橫以安利元元者固已不可勝紀至陳甲兵於原野誅虜宥良以成偉勲其爲仁也至矣自天祐之壽將焉往吾知自六十而七十則張柬之之微於唐也自七十而八十則太公望之起於周也自八十而九十則衛武公之

爲卿士也自九十而百歲則漢張文侯之在相位也  
由是而往甲子之再周可期而上壽可躋矣然非正  
好惡以盡仁之道而合於天夫豈能至是哉公自陸  
終氏受姓以來數千年矣世爲吳會著姓中間上公  
元侯名將良相鉅儒宗工忠臣孝子譜無輟系史不  
絕書至公而道益光焉異時熾而昌昌而大綿椒聊  
瓜瓞之休衍公侯復始之慶又將自公以始詩曰樂  
只君子萬壽無期其是之謂乎

彭公仗鉞平戎詩序

正德十一年冬吐蕃入嘉峪關犯肅州戕吏士聲勢

張甚邊遽以聞 詔外廷議推文武大臣各一員提  
督軍務與 勅使御用監太監張公偕往於是太子  
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金城彭公寔被 簡命以行  
蓋公生長西州小游容思段先生之門講明伊聞之  
學以成其材關中豪傑未能或之先也自頃盜起河  
朔延蔓中原公旣平之矣蜀川大擾西南弗靖公又  
戡之矣會吐蕃無故劫奪哈密城印公又征之矣凡  
此大功皆 九重注眷之寄公克建立以寧 國憂  
則公之武畧忠規已昭暴於天下矣若茲行也先聲  
所及羗人膽落其不卷甲而潰遁者吾未之信也或

有謂河西非門庭之寇而陰疑

聖心若以爲甚急而處分異常者是未知天下之勢者也自漢武帝忿匈奴兼并西蕃強盛雖制因建河西四郡開通西域隔截南羌謂之斷匈奴右臂而空其肺腑所以爲中國計者甚遠非直欲伸威拓境而已也由是觀之涼爲要地固非限山隔海之國矣宜乎烽煙一警有以上厯宵旰而厲公以往也公機藏韜畧忠誠體國今之仗鉞還臨鄉州行見振旅還京有過家上冢之樂數俘獻馘承勞旋錫命之寵使此虜消沮不敢復牧馬塞下將與漢鄉人皇甫規輩同

書竹帛豈不誠大丈夫哉其行也朝賢皆贈以詩積爲巨帙而鴻儒序之鴻儒託契有年義均昆弟故不敢以不敏辭

送河南僉憲汪君序

正德九年春南京浙江道監察御史汪君有 詔陞爲河南按察司僉事賜以 勅書俾之整飭直隸大名廣平二府兵備行有日矣其同官孫君世亨等謁文以贈其行予省人也義不可辭乃爲之言曰河南在九州之中二郡亦密邇示省去邊鎮遠民不識干戈戎馬戰鬪之事自大盜繼起誅剝旣極而鋒鏑隨



之所至子女金帛席捲而去室廬焚蕩老弱委溝壑  
數千里之內幾欲如東坡所謂蕭然者賴天之靈盜  
既殲矣百姓迄今瘡痍未起或長吏者昧於撫慰荒  
殘之道不知勞來安集以期復承平之舊其征歛繁  
急尚循昔弊雖制不由已而乘機因隙陰自潤入者  
亦多有之猾胥奸魁幸脫變故不知懲創猶豪奪武  
斷於鄉曲之中此而不治何以爲政且善良寡弱將  
誰恃以爲命邪前元不競議者歸罪於風憲與將帥  
雖其立論頗傷偏激然不可全謂之誣也由是而觀  
其所繫豈輕也哉予自代匱南都亟與汪君接其爲

人也行廉而識明議論風采清映一時在南臺日多  
所建白而進退人才尤合時變今茲大河南北受禍  
之慘如前所云者君業已知之矣是行也雖典刑罰  
亦柄兵戎其施政之先後緩急所以使中原之民有  
所庇賴而免於徵求劫奪之苦以寧幾輔而安京邑  
者必有其道夫豈待予言哉然御史之道竊以爲必  
如富鄭公所謂斧鉞飲食左右並行禦寇之道必如  
張南軒所謂赤子就蛇恩威交致乃爲得之也寡見  
如是君定以爲何如請書以爲贈行

送山西行太僕寺卿陳裕夫序

弘治己未以來北虜亟犯塞驅掠吏民

聖天子申勅邊吏整軍經武謂兵政莫先於馬廄慎選大臣專典其事又納用廷議凡在外行太僕寺苑馬寺俱進其序卿少有缺推藩臬二司佐貳補之由此官常以復馬政一新而軍威克振日者甘肅行太僕卿缺員於是新河陳公曰山西按察副使往蒞之瀕行按察使隴西李公率同列餞之又推贈言之義而授簡於鴻儒焉按周禮太僕之職非典馬也掌諸侯之復逆及寢門之鼓節軍旅田役則贊王鼓王燕飲則相其法王射則贊弓矢王胝燕朝則正位不胝

朝則辭於孤卿此其職也獨以王出入則太僕自左馭而前驅夫左馭旣馭馬之人而前驅又馳馬之事此其典馬之權輿乎是後穆王之命伯冏漢祖之命夏侯嬰猶專掌車騎歷代因襲則變而爲廐牧至我聖朝遂亦由之而不易也惟公起家進士除縣令有聲其爲御史也值四方諸侯覲見闕下黜陟甫畢公率同列抗疏劾大臣不職者十七人惟二人得留餘皆罷斥一時朝端震悚迨後副憲山西分巡大同以闇懦無功效總兵官以下一二人俱被譴公平生行政率類此其於馬政吾知其不難集也或謂河西之

地辟陋在夷居處爲難地無水草畜牧爲難以故士大夫往往憚於之適嘻此誠不考故實而不盡人情也昔漢武患匈奴疆盛開涼州五郡徙中國舊族三千家以實之歷世既久遂爲樂國而漢書地里志亦稱涼州之畜爲天下饒用是觀之夫又何難公其行哉所謂色別爲群視之如雲錦者行將見之吾知塞垣之下胡兒不敢南牧必矣公之樹立豈不炳耀於當時哉於是推原古誼以爲公告將俾駉牝三千足供邊騎而九重無西北之憂也可不勗哉

壽徐母太宜人八十序

聖天子嗣登大寶致孝

兩宮凡懿號徽稱固已盡崇極之意而又推恩海內錫類臣工有親老者許歸養於是河南僉憲徐君以太宜人在淮西援例以聞于部使者與得解職還侍膳羞部使者難之寢其事徐君乃告於鴻儒曰母氏今年八十僕旣爲薄宦所縻計鄉之諸兄弟與凡族從鄰曲值今誕辰必相賀也願得吾子一言馳獻於奉觴之際庶足以慰北堂千里之思焉予惟三王養老之制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所以敦孝道厚風俗也

聖上發詔之意良在於是而部使者則以周公在周而伯禽之魯自奮期頤而四子典郡故不聽其去也予則以爲昔韓魏公初任淄州通判日迎其生母大夫人胡氏之官下與其夫人晨昏侍養當時稱之而魏公在淄三載胡夫人亦逝去後雖位居宰輔無與共享富貴者而徐君太宜人亦生母也獨不得迎養此其中不能無耿耿然聞太宜人居家康寧強健耳目聰明享有諸福且未艾又安知徐君他日官不躋於極品而以非常之養養其母者哉是則其可賀者又出於前賢之外也乃獻詩曰

淮流湯湯自西徂東淮山蒼蒼載繞離宮離宮有衛奠淮之澁赴赴徐侯干城之器侯得少房維女之良是生國器如珪如璋昔也佳婦今則賢母保佑自天遐不黃苟九十而耄百年而期自今以始何福不躋

送陳貞外子居掌武學序

國家以武臣世胄徃徃生於富貴而不知兵且慢於義故勇爵充環衛而緩急之際或至乏使乃納用外廷之議自公侯而下至於卒長令其門子悉入武學又以教者或非其人群居混處曹邀而伍嬉變其純良之性而流爲邪僻之歸者亦或有之則擇文學行

義有聞於時者優其官資俾掌教事南京京衛設有武學舊矣 詔下當如新制置師同年友汝州知州陳君子居資久當遷為京朝官天官卿用例奏為南京兵部武庫員外郎掌其教授事部符既下其同僚陳君範等走書南陽索鄙言以贈南陽去汝州無三百里予時家居與子居相好也或曰他進士作州者皆實授部職居曹治事赫赫有所為子居是陞不為愜噫是豈知務者哉嘗聞洪武末 朝廷嘗命吏部尚書張公統考試州郡賢良選有德望耆儒為武學師訓育勲舊貴戚子弟而以梅謝二駙馬總提學務

祖宗朝所以望里武者如此

皇上御宇之初首念以戎昭經國而聿修其教事蓋將作育人材以尊國而庇民以上復

太祖設學之政其盛心也子居往蒞乃職日坐堂上取武經七書訓迪髦士俾管葛衛霍咸出其中將來為 國家干城之需使四夷畏服而海宇晏清顧孰有重於此者哉然則此乃推擇非常之選視彼居曹治事者直常流耳是不當欣欣以喜哉如曰廣文先生官獨令此則庸俗所見非功名之士之所尚宜勿置齒牙間勉之哉是為序

后山先生集序

后山先生集凡三十卷其詩典重峻潔有法度如天  
球綴輅陳列廣庭大劔高冠班侍左右其執敢狎而  
玩之雖大儒先生如晦庵者亦咨重不置至取其與  
林秀書列之儀禮經傳通解之中是可見矣然先生  
並世有二程夫子者倡明道學於河洛之間樞衣之  
士幾徧天下斯誠千載之一時也而先生方且學文  
於曾南豐學詩於黃山谷周旋於東坡淮海之間而  
不知遊二程之門以學其道是以雖有所成而人猶  
有所憾也以爲持是資而能知所從聖賢可學而不  
則其所可傳豈止於是哉潞守馬暉者字廷震先  
生同郡之名家也購求遺藁近二十年矣比聞予有  
是集欣然請錄既付於梓而併斬序之憶昔弘治癸  
丑春余以南京戶部主事考績如京師時冢宰耿公  
方爲大宗伯余往候焉公問頃在江南有新收書否  
予對以所得后山集公曰是書固艱得歸日幸錄寄  
我予應曰諾奈何未報而公逝矣今馬君託梓以傳  
恨不令公見之先生姓陳氏名師道字履常一字無  
已號后山彭城人其言行之詳官閣之次宋史有傳  
門人魏衍有記茲不復列云

新野縣志序

昔劉知幾以才學識爲作史三長信古今不易之論也高祖戰垓下武帝三皇世家韓信井陘之役史漢叙列如畫是其才也子長會詩書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之言通黃帝堯舜至于秦漢勒成一書名曰史記百代史法莫能易之是其學也才與學具識在其中矣然是三物必統之以道可也是史之難矣夫郡縣有志即古之國史史家凡例旣未能知而於劉氏之所謂才學識率有愧焉又豈不難哉新野教諭冷君西蜀人也一日受事來郡見顧敞左清譚移晷因袖出新野志藁見示其言曰自有三史以來世所宗尚雖蕞爾邑然有可以備史法者蓋光武初乘牛得新野尉馬始乘以戰茲固王跡之所由起不可爲帝紀乎陰鄧二氏累葉皇后不可爲后紀乎古今王侯之封與夫名卿良將孝子貞婦之出於是邑者載於史冊班班可考不可爲世家列傳乎分野之爲天文災祥之爲五行山川城郭廨署陵墓之爲地理科貢之爲選舉賦稅之爲食貨不可爲諸志乎今用竊取此義以爲此書願先生序之吁予病志之不古若久矣子能若是乎之書良矣冷君氣清貌和

言辭詳整有序操心制行以前哲爲法取予不苟誨  
誘勤篤此固進於道矣而又論秀於鄉以至今官其  
才學與識固不待言也此書一出有所作者必來取  
法焉夫然後吾與子也始謂之得言矣

賀新野主簿楊君修城序

正德五年秋冬之交盜起燕趙間河朔山東俱被其  
害蹂村落劫州縣戕賊長吏殺戮齊民子女金帛恣  
意虜掠山西河南湖廣江西所過之處人莫敢嬰其  
鋒蓋民不知兵兵不習戰百四十餘年於此矣宜其  
見賊輒北而不敢與之角也河南監司郡守議以爲

保民制寇莫如城郭故符下屬縣邑各委幹濟佐貳  
董版築之役增卑培薄務在完雄新野縣尹高侯曲  
沃人也以其薄安定楊君鉞負有爲之才善於部分  
而敏於賦功且嚴而能斷集事無難遂以委之君乃  
爲之徵徒役具畚鍤計丈數揣高低度厚薄立期會  
財用出於官餼糧備於民凡用工若干而功以成真  
昔人所謂不愆于素者由是邑中士夫以暨民庶俎  
肉觴酒各獻頌以爲壽而喬氏二昆玉曰善曰海者  
乃遠遣使侷具書與幣乞言於予焉予按字林城者  
盛也所以盛民以備不虞也月令孟冬築城郭



任力矧今烽火交馳寇盜壓境危機交逼人情所當是時也不尤急乎然木土之役尤非人情所樂是以周公營洛而有咸勤之慰楚子伐宋而布挾纊之言興大衆舉大役古之人亦未嘗不以恩煦爲先也若嘗修布按分司廳事儒學號房傳鐵城扉設柵衢巷以及望樓縣門無不新整悅而後使信而後勞其得之矣是故功成無難而底于是役也能無賀歎然宋王無咎有言教化衣食民之急也城郭完矣尚思所以急民者可也君其勉之哉於是乎序

賀周侯禱雨有感序

宣城貢生王宗聖言於予曰吾邑頻歲困於旱曠民之填於溝壑者十且七八矣今歲三月不雨至於六月華容周侯來爲縣鄉時裁半歲心重閔焉乃以六月二十七日爲壇設位請命于境內山川其夕即大雨連四日方止闔邑霑洽遂以有年宣民之困一旦而紓歡聲四起雷動田邑頌德歸功萬人一喙侯且退然不居曰是偶然耳且侯自下車以來古法可行者舉之不疑凡仁民利物之政悉出於忠信誠懇之心雖周之惺惺漢之循良不是過也能惠數語以紀我侯憫農恤下之意映蔚於無窮是所願也敢

請予聞而嘆曰周侯其賢矣哉自姦逆擅命以  
征暴賦剥膚及髓四海之民如踞膏火然此豈盡其  
罪哉亦或爲長吏者假公乘勢哀聚無厭名曰緩禍  
而實藉以爲豐財潤屋干進務入之資其視斯民無  
異草莽踐踏斬艾不遺餘力處懷如此使當旱乾水  
溢之變有肯興哀軫念如周侯所爲者乎抑子產之  
言曰山川之神則水旱疫癘之災於是乎崇之而靡  
神不舉著在周詩八蜡不通載於禮記是則求澤於  
昊蒼默默之中其來固有素矣周侯誠意內充天應  
響答使斯邑之民將困而復蘇宜盛美之有掄揚也

遂書以貽之

樂壽詩序

上虞潘一庵先生今年七十有五以其子孔脩宦南  
曹遂至金陵視之及還與孔脩常所來往者多賦詩  
送別客有題其卷首曰樂壽者命予爲序予惟人之  
能樂者斯壽人之有壽者斯能樂也今夫世之馳逐  
於窮達得失利害之途而憂愁鬱抑不能自解於中  
者固無一日之樂而往往年未逮壯而衰老及之如  
此而望有含飴弄孫之興杖藜觀稼之事登山臨水  
問柳尋花之趣者固難矣先王襟懷坦夷不以事

心所遇皆適而無疑滯望而見之者皆以爲神伊  
人也衆同契養生之書其要語乃在於常樂無憂之  
一言今先生樂以忘憂如此則享期頤之年登喬松  
之壽有必至者矣先生茲來渡浙江泛西湖上姑蘇  
臺抵金陵徘徊乎鍾阜之下凡山川池館臺榭會心  
娛目之處無不至焉間發而爲詩以寫其狀欣欣如  
也其樂可勝言哉抑予聞至人多尋五嶽先生他日  
或欲翱翔遊名山水計高少漚穀必在所不棄予雖爲  
宦鞅所羈而水邊林下之心固無日不在也先生能  
先期相聞當於少室之下以俟

### 送史先生序

河中史伯恭先生以南陽府經歷致仕家居四年矣  
其子宗道魯任南京刑科給事中遣人迎養先生乃  
沂大江以至於金陵予與先生舊且宗道從予游胥  
會于此以爲天幸先生故負奇氣在南陽幕時遇事  
有不可輒抗言直論期合於義不卑卑爲柔遜態此  
其平生大節也今來金陵觀

帝王之州佳麗之地山川之環繞城郭之完壯旣足  
以廓曾懷而新耳目至于追憶

高皇創業之初謀臣猛將雲附影從熊羆之十五

在握星陳山走海運天移及寓縣旣一

皇基斯建經營締構悉出

聖謀制度奇新規模宏遠又不能不憮然而興感此固先生之所徘徊而不能去者邪予每與先生把酒相對先生數爵之後輒歷舉南北朝英主良臣荒王孱輔事且飲且誦娓娓如貫珠而意之所存淵然莫測誠豪傑之士哉先生比將言歸宗道之僚案請予言以送予聞昔司馬子長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鄉射鄒嶧過梁楚以歸於是乎有史記今先生之歸也其能無

所著述如昔賢者乎世道多虞人情恒擾寇竊時發邊塵數驚出處之間所冥慎擇要之無負於茲遊而有裨於當世乃大善耳先生其審之哉

賀守固郭先生生子序

人之老也貴有傳而不孝則莫大於無後故不必于乘之尊萬金之產微而琴書苟無所付授雖樂天之達亦不能不動于懷綿綿無替誰不願之若百世之族一旦或絕則餒而之嘆雖令尹子聞之賢有不能免也是以蕭徹不喜拜相而喜生孫柳宗元不悲謫官而悲乏嗣豈非天理人情之至乎上舍郭先生守

固者南陽著姓也久未舉子今年已六十忽有弄璋之慶親戚朋舊喜賀無虛日而中表之賢若克敬廷儀輩又相率索文以贈予姻連也曷敢辭乎竊惟人之有所欲於天者亦視所以感召之者何如耳譬之池沼鑿則日星涵林樾盛則風霧集也若所積非其道而求得其應焉雖散髮沒齒亦豈可冀邪守固之先世種德植善服循詩禮足以保後生而延雲來也必矣中忽缺然人皆疑之至是僂果忽生而芳蘭夢協豈非感召有素足以塞衆望之方感者哉山谷詩曰能與貧民共年穀必有明月生蚌胎亦言天人之機有必然者守固天性廉介不苟取予既能嗣先而裕於德矣况今久淹選調行服官政必能忠國以便民廣其德而獲於天似續之來雖行而爲徐卿極而爲竇氏可也豈直如今日之所得者而已哉因書以爲賀云

文莊凝齋集卷第四

記

大同新修察院記

聖朝混一六合建邊衛以百數而北境爲要北境東起遼海西盡玉門關宿重兵以十數而大同爲要大同據京師上游凡北狄款塞効琛率由是入其入也多或至二三千人就館於城外行留之數待報而定中間飲飫餼饋以悅其心戒備警巡以防其詐勤亦至矣狄日出牧因亦覘知川原道途之險易與夫亭障寨堡之修壞村落人民之多寡徃徃出塞未幾而

邊烽舉矣地之要重信非他鎮所可比也弘治十一年狄人入貢至十三年春遂入寇散漫數百里間吹唇沸地巷無居人道絕行旅歷夏秋而後遁逃人被荼毒極矣一時文武將吏悉得罪罷黜朝廷懲前之弊妙簡人望於是召山東按察使潁川劉公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被以璽書來殿茲土公至會同鎮守太監陸公總戎都督張公協規一心經紀政事訓齊師旅號令一出三軍之士人人畏勸又以塞垣久圯村墟野列非所以示重閉戒慢藏之意也因外築崇墉以嚴其禦內修壁壘以固其障自是虜雖至不能入即入亦無所得潛折奸謀坐奠民業制戎之策可謂得矣政成上聞

聖天子嘉之用進律之典即拜公本院右副都御史以勸功也惟巡撫廨署未考興創之始而儉不中禮又歲月旣久漸以摧壞公以爲受命于此寄委匪輕昔人記御史中丞壁有所謂統兵戎按州部專貨食柔遠人齊風俗者蓋一人出僅領一事已號隆重今實兼之其所以壯威張聲以旌寵命者宜如何而猥陋若是邪乃召鳩工庀材悉易其故狹者拓之卑者崇之漫者飾之布刑賞受訟謁判署臨訊則爲

前堂五間延賓客議政事饗燕好會則爲後堂五間  
嚮晦宴息節宣其氣則後堂之後爲寢室三間各有  
廂房翼其左右而前堂之左右又各爲小廳三間左  
以治文書而右觀圖史焉後堂之左右又各爲小軒  
三間左以待親客而右以休倦體焉至於環墻外週  
重門前闢神祠仗庫駢列大門之中高坊鉅榜對峙  
行馬之外下至府史胥徒各得其所無不足以稱大  
臣之儀形而彰吾

君之賜也已。是役也經始於十五年八月而以次年  
三月落其成於是分巡冀北道按察副使新河陳君

寬開封李君惟聰僉事天台王君從鼎咸以書來屬  
爲之記。惟公者端方嚴重之德有通敏果斷  
之才以長萬民以建庶事茲功雖美而非公之志也  
志在却虜安民而已然功之大國史書之功之小屬  
吏籍之亦禮之宜也且公自爲御史風力有聞雖嘗  
以亢直左遷亦不少貶以徇卒以是獲伸其志者以  
緩急之際非依阿澳忍者所能爲也。行嘗膺封受錫  
入贊邦經以大厥施設固宜鹽梅鼎彝霖雨天下將  
竹帛旂常不勝其書也。奚今日之足云哉。視成之月  
某日謹記



唐府若虛齋記

唐王殿下以

帝室之胄豈有大邦猶以崇高之地驕心易生世祿之家由禮者鮮而智出於物者或至輕世也乃壁保和堂之東西室闢戶外向列啓四齋其一扁曰若虛蓋取曾子之言庸示謙謙以保其社稷此漢河間東平之用心也間命鴻儒闡發其義竊惟空陋其何以奉答睿命豈聞古之君子有力雄四海而示之以弱智窮萬物而守之以愚辯屈千人而持之以默才周一世而行之以拙此豈無故而然哉蓋以位言之則

富貴難守以學言之則義理難窮故功如大禹不形矜伐而天下莫與之爭能才美如周公一有驕吝則孔聖不取此知德之士所以保躬存位者必業業洞洞而不敢肆也故易有謙亨之誠傳有以約之訓若虛之義在於是矣其行之也苟不以禮然則手足之所措或不能從容而中道亦豈所以爲虛者哉故強有力矣富有財矣博學於文矣然不免於爲暴爲僭以至於揚已而傲物是何也由其不能以禮節之之故也

殿下貴膺王爵有千乘之尊宜無所不遂其大而乃以虛自居其賢於人遠矣愚也敢以

周孔之說獻惟 殿下既謙且約以益增其虛而尤莫先於執禮也將見河山帶礪與國同長福祿攸鐘而無窮焉豈非鴻儒之所頌禱者哉謹書以爲記

南陽重修布政分司記

南陽當豫荆秦吳之交爲中原之南蔽北州之走集漢高因是以入關光武因之而離隱新室立市並於四都張衡奏賦參乎二京其地之要重有自來矣前元失馭四方兵起千六之餘莽爲荆棘三紀之前尚多曠土流聞遐壤以爲樂國來適者襁負相屬積以歲月過於土著函經審覈俱爲編戶然郡北西南境

多深山大谷峯連嶂疊綿邈無窮其可知者高邱瀍穀隣吾北土金商巴蜀邇吾西封均房襄郢接吾南鄙夫民雜五方故情難一地近險固則志易搖而以難一之民處易搖之地統御彈壓之寄其可易擇而輕昇乎弘治末東阿劉公博之用薦由尚書郎遷河南參政奉 勅而來撫民兼分守汝南道而南陽實其治所弭節于茲將三年矣科條敷設綱目畢張政令均於吏惠澤流於民威刑加於姦方略施於盜本以忠信行以勤敏庶功即叙百爲底成顧厥攸居即官寺也入其門束於窮壁僅爲狹徑無賓主之階至

其廳迫於隘序纒可旋馬闕上下之位自燕寢以下推是可知也而又歲久弗葺傾歆相望或支以木或維以繩將覆壓是懼寧暇顧制度之未備乎公用是以聞于撫按二府悉以允報公廼相地度宜諏日命匠拓其東以盡廣遠於西以處中木採於岑隅瓦陶於河濱夫役屬至料物筭集或有未給則規措以足之始事於冬初而訖工於夏首寢室靜深廊序清整由是或賦政于外或聽訟於中臨之以莊高而不亢吁政至於是亦可謂成矣公又陷石於堂之北壁橫施外向而命鴻儒記之昔劉越石在并州長於招懷

而短於綏撫故一日至者千人去者亦千人越句踐先以生聚而後以教訓然亦必二十年之久方能沼吳而霸越今公至止僅一考耳民以樂生安土有勇而知方可以即戎而待盜則所以招懷綏撫生聚而教訓者視越石句踐殆未知其孰賢或者尚謂古今人不相及豈知言者哉公爲此役蓋出於上下信孚之餘誠所謂知所先後者美然君子之道使民也義春秋之法興作必書公之所以命記于鴻儒者意其在茲乎是役也佐其規措則大尹高平郭侯淳稽其勤惰考其出納則太守曹南李侯智郡推寧國江侯

文敏揮使郭侯景隆千兵度侯麒云

三城王進修書樓記

唐國三城王殿下幼知嗜學長而不倦天性聰悟多所通解字畫得晉人筆意詩効盛唐畫兼取古今名家識者以爲欲臻妙品旣而以游戲翰墨可以陶情而不可以適道啓今國主爲請於朝得賜書數百卷建樓於宮殿之東以藏以繹仍立庭廡爲書院之規國主又爲上請詔扁曰進修書院樓則國主所題因賜扁也樓之高突兀城闕金碧丹雘炳耀半空四柱中樹萬拱外出重櫺複楣梯凡三折而

後至其顛焉下不盈數丈而上可容百人蓋通國之所無也此皆出於殿下意匠經營羣工受成而已間命記於楹儒不敢以不文辭竊惟古之爲高必有爲也或以宣湮鬱或以望氛祲或以發感慨之思或以暢笑語之懷若魯公書雲於觀臺秦皇求仙於岱宗寄情雖異非無事也乃若殿下之爲高而登也則異於是矣踈簾清簾左圖右書延接儒生陳說禮義誅唐虞之遺風求孔顏之至樂致知而至於知化窮神力行而至於盡性至命此固殿下之意而豈諸餘之所可比哉殿下曰子之言善則善矣然未盡乎

懷也不嘗齒子倚檻而北望乎崔巍龍從綿延而西  
東者紫山也吾先憲王之幽宮實在于此予進修之  
暇庶時一遙望以伸予思歟鴻儒敬惟殿下既建茲  
樓以侈

上賜將以肆志聖賢之書增其著學固已出尋常萬  
萬而又不忘先王時一寓目其墳塋焉凡書所言  
莫先忠孝則殿下之進修也其諸異乎人之進修者  
歟鴻儒既服殿下之英逸因謝不敏遂書其事於壁  
謹記

### 山西新修察院記

山西察院不知創於何時然棟梁榱桷朽腐欹側瓦  
毀墁剝雨風不蔽入其門湫焉漉下行其庭漫焉草  
積升其堂造其室慄焉惟覆厭是懼且左近民居婦  
姑婢僕歌笑悲怨鬪暴囂雜之聲或有聞於耳右比  
按察司昕夕聽斷出入傳呼以至屬曹白事寃民投  
牒倚行馬而立鋸笏者紛紛藉藉喜而相語怒而相  
詈喧呶叫呼終日不息用是三司合辭以請於鎮守  
太監劉公巡撫都憲侯公議擇清曠地徙而新之時  
監察御史鄧君實按茲土持不可曰易恒雜而不厭  
雜而厭非德之恒也諸所陳者皆人事之常雖雜矣

其可厭乎有禮與法以懲之令不至於過斯可爾惟  
夫上棟下宇所以庇身今早夜惴慄不免有性命之  
憂是固宜撤而新之毋用徒也於是左方伯陳某右  
方伯王某暨其寮案專司其事山虞獻其材土均供  
其埴陶人運其甃畫史彰其采六府俱展其物百工  
各奏其技有廩人以給食有司刑以懲怠始事於弘  
治某年月訖工於某年月堂舍門廡階祀廉級高壯  
完雄宏深曠明煥然無復昔時之敝陋而凡受事質  
成者瞻顧森肅不懈益謹則是役也豈徒庇身而已  
哉固有所以為壯威嚴振風采者矣御史君以春秋

之義重民力興作必書乃屬鴻儒記之於石御史君  
名某字某涿郡人予同年進士也於是乎書

甘肅都察院題名記

甘肅在中原之西數千里當玉門陽關之內漢史稱  
為故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予考之於書殊不其然  
昔唐虞都冀即今平陽帝都四距各五千里所謂弼  
成五服至於五千是也書亦曰黑水西河惟雍州燉  
煌在甘肅為極遠郡後漢志注謂燉煌去洛陽五千  
里則去平陽又不充此數矣且黑水又在其地昔商  
道既衰棄稷不務不窳處豳郃之壤而猶曰自窳於

戎狄之間周末小雅盡廢四夷交侵畿甸之中尚有  
戎落况甘肅之遠乎由是觀之甘肅在三代之前固  
中國諸侯封畛也其疆域如此初武帝徙民或以關  
東下貧或以報怨過當或以悖逆無道後皆爲衣冠  
大族名臣良將策畫之士藝能之人累出其地其人  
才如此酒禮之會上下相通賦政寬厚吏民親服風  
雨時節米穀常賤盜賊稀少和氣之應賢於內郡其  
風俗如此地廣民稀水草宜芻牧其畜爲天下饒其  
土產如此王莽末關東兵起竇融獨以河西殷富帶  
河爲固屬國精兵萬騎一旦緩急杜絕河津足以自

守其險固如此由是數者而觀之夫豈可以荒蕪其  
地而鄙夷其人哉

太祖高皇帝既定中原之五年命宋國公馮勝拓地  
西陲而甘肅始入職方氏自是而後率以宿將鎮守  
其地後復益以文臣與中貴凡整軍經武實共參懷  
其所以南輯羗戎北禦胡虜西扞西域諸國者無復  
遺筭自是關中無事而海內晏然矣正德戊辰內鄉  
胡公由山西右布政使進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  
勅出殿茲十公至鎮與元戎敕使協規一心蒐軍實  
繕卒乘積爲粟完亭障謹斥堠校功簡士號令精明

暇日因稽揆故牘求嘗巡撫于茲者礮石題名置于公署用存故實遠遣使幣而命予記之竊聞自宋司馬溫公著諫院題名記而有忠詐直回可懼之說天下之論莫能易之予嘗以爲中人之資可導而上下者以是懼之可也題名之意疑不止此昔趙文子枚數晉之名卿而獨取士會謝混歷評族從子弟而深與弘微君子尚友千古之士而論其世必有所從違以爲處身應事之則而况居邊陲之雄鎮當國家之隆委而前人之政或寬或猛或繁或簡年歲雖遥事端相接具在故府可以覆視勒其名於石公事有

間召老校退卒指其名而問其事事會之來資之以應卒不亦善乎比之徒懼之以忠詐直回之跡而不示之以主善得師之方者亦若有間矣公之意或兼出於此乎予昔與公同硯席每見公屬綴如流及公之士也鳴玉禁庭均逸外服者二十餘年益明習天下事今茲建節一方統制千里其機神筭畧雖非愚淺所能測知然即此而求之亦可以得其梗槩矣傳曰作而不法後嗣何觀公之作法矣公行還朝此則當附涼州故事云

南陽重修城隍廟記



城隍之名見於易若廟而祀之則莫有究其始者唐李陽冰謂城隍神祀典無之惟吳越有爾宋趙與峕辨其非以爲成都城隍祠太和中李德裕建李白作韋鄂州碑有城隍祠又杜牧刺黃州韓愈刺潮州趨信陵刺舒州皆有城隍之祭則不獨吳越爲然矣而蕪湖城隍祠建於吳赤烏二年則又不獨唐而已予以爲此說辯矣猶未得其原也記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注曰伊耆氏堯也蓋蜡祭八神水庸居七愚嘗以爲水則隍也庸則城也此正城隍之祭之始而春秋傳所謂鄭灾祈于四鄘宋灾用馬于四墉

皆其證也庸字之不同古通用耳由是觀之城隍之祭蓋始於堯矣然自五季以來廟或有賜額神或有錫爵亦有具神姓名如紀信灌嬰周苛英布等類者其冒昧誣淫不繫於聖蓋至於元極矣我

太祖高皇帝既定天下大正祀典其於城隍之廟額神號各從府州若縣之名非聰明聖智知鬼神之情狀者不能及此也南陽秦郡也城隍有祠其來宜久歷代遷徙莫可考徵 國初平章郭公始奉 命來守茲土以創建城邑則廟之立也或於此時正統中太守泰和陳公嘗一新之嗣是而後有致意者徒加

潤色之益未存宏遠之規墻宇傾歎丹青剝落又數十年於此矣正德四年夏唐王殿下以旱故請命于神瞻言興慨顧今太守石首張公命新之且捐金十兩以爲倡公乃與貳車金臺劉公判府青城石公節推武都周公得羨餘金帛以易木石瓴甍等物以重加修葺經始於正德五年正月落成於是歲季冬堂廡門闕巍我顯敞神像尊居侍衛森列善惡諸司各極態狀升其階者敬生循其廊者心革禮成於鬼神教行於黎庶舉一物而二善得焉賢王是舉可謂知所先務矣府公間以其事命記於予竊惟南陽在

古爲大郡地重路要介乎孔道之衝其城隍之宜築浚固有不得言者而神之憑依亦於是乎在若墻上䟽惡其卑可踰池水汙塞其淺可涉則雖廣殿千雲牛鬼駢立亦何有於靈哉是知幽明交修乃爲無關而捍禦之計尤不可不講也敢併及之以見欲事神者必先急於民務毋徒以巫祝禱祠爲足尚云

鄧州守禦千戶所廳記

鄧古諸侯國也縣于楚秦漢以來因之州于隋唐宋以來因之至于軍額則始自五代兼置宣武軍唐改威勝軍宋改威武軍迨元有國軍額始廢

太祖高皇帝既定中原洪武二年以前車臺郭公雲  
爲南陽衛指揮使今收管將部曲屯守南陽又察  
地理襟形之要取衛之前右二千戶所分駐鄧唐爲  
兩翼焉是時無孔顧以前所來鄧唐文武之任摠  
軍民之事創立城市建置公宇蓋其變之餘人物衰  
耗制度規模悉從儉約故軍所屬事煩爲平陸加以  
歷政以來惟置軍剝落補葺隙漏憚於役費益敢改  
作蓋百五十年於茲矣朽蠹傾欹將與壞會今軍政  
千戶蘇侯懼於覆壓乃謀於同僚李侯黑候等同心  
規措撤其舊而新之經營於某年月落成於某年月

高壯廣深爲一城之甲上而會政出令下而受事承  
式咸於是乎在侯以鴻儒有婚姻之故書來索記予  
嘗謂成毀相尋理之常也成必有毀毀必有興以至  
於成此固人事所不能已者而實生生不息之理也  
若旣毀而不復成則靜修所謂天地之間化爲草莽  
灰燼之區矣夫者所不免也况漢法長吏以官寺鄉  
亭漏敗墻垣圯壞不治無辨護者爲不勝任宋制觀  
察等官罷任日慎職等官得替日官舍屋宇損壞不  
完者殿一選然則壞而必修固當世所許而不禁者  
但令申失傳有司無據以故今之君子上下相伺一

有營爲上則疑其有所侵侔潤入下則傍祈曲請求  
訴百至而後可免此所以一切頽廢不治而莫有以  
爲非者上下各有其責而上之責爲多也今蘇侯不避  
嫌疑不畏讒謗爲人所不肯爲固足以見其公忠勤  
恪之心而在其上者恣聽不問非知古誼通時務能  
相體亮者烏能然哉其賢亦可知矣昔漢顯宗臨辟  
雍歷三公府見司馬司空府完靚壯麗而太尉府獨  
卑陋顯宗嘆息謂曰椎牛縱酒勿令乞兒爲宰時太  
尉趙熹甚以爲恨由是觀之小大雖殊其當體亮亦  
美則無異也吾知侯自是無所復恨因其請也  
是爲記

南陽重修文廟聖賢像記

南陽太守石首張公臨郡旣三年矣賦事行刑明而  
能斷修舉廢墜先後有倫嘗謁郡學之禮殿拜瞻先  
聖若四配十哲龕幔像設神牌之類歲久朽暗於是  
悉取而新之退閱兩廡見從祀諸賢繪像於壁已有  
剝落者且宇覆踈漏無以妥靈乃易繪以塑焉經始  
於某年月日斷手於是年某月日於是郡博保定崔  
君礪石請記予惟爲政莫先於禮爲禮莫重於祭廟  
則祭之所施而夫子之廟則尤郡縣之所宜重者張

公爲政可謂知務者矣獨嘗憶元姚牧菴汴梁廟學  
記云今所在之廟皆泥像其中北史載造泥人銅人  
有禁則泥人固非中土爲主以祀先聖法也後世莫  
覺其非亦化其道而爲之郡異縣殊不一其狀短長  
豐瘠老少美惡惟其工之巧拙是隨就使盡善亦豈  
其生前盛德之容神而明之之道也予謂牧菴此言  
謂所塑不肖其形則是矣謂不可以泥爲像則前乎  
北史者成都府學漢時禮殿諸像皆席地而危坐以  
琢石爲之是已有像矣後乎北史者朱文公先生白  
鹿禮殿皆塑像也然則以泥爲像烏可以爲非哉予

昔年提學山西時見潞州學藏有聖賢畫像四十餘  
軸當時不及求善工而摹之彼一州學尚有此像焉  
知祕殿延閣之所藏不有聖賢之像之全哉昔文公  
先生在臨漳日以祭器不合三代器物遺法尚申禮  
部乞別行圖畫鏤板頒行州縣依准製造今日聖賢  
之像倘能用文公故事以請於朝焉知有不從者  
哉從而正之宜無難者若夫開元禮所謂除去塑像  
而臨祭設位則殿廡之間空無所有入者不敬過者  
不式甚非嚴奉之意不足法也是役也協恭張公者  
貳車金臺劉公判府青城石公節推武都周公其名

皆列于後云

睢州重建城隍廟記

睢州古襄邑也北枕洪河南通江淮西屬汴洛東走徐沛蓋隱然中原一襟要也自秦人創邑以來二千餘年沿革不一然皆有城有隍以捍患禦侮保固民居若建飾廟貌以祀其神則起於唐代而崇極爵號以侈其禮則興於近時我

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以有天下四海嚮風百神受職迺洪武三年大正祀典以爲鬼神皆陰受命於上帝非人爵所得加也故城隍之神皆從州郡之號

仍除去像設易以木主是非通幽明之故知鬼神之情狀者不足以與於此也歲甲子黃河汎溢州城圯於水而廟亦傾壞其後河流就道州人父老合議起廢勸施募工不煩有司旬月之間五材山積臺殿門廡一撤而新之金碧丹青藻朗映發几筵俎豆敷列有容歲時伏臘水旱疾疫遠近士女麇至堂下牲酒樽爵豐腆靜嘉有求必獲不啻影響之答父老以廟貌既成而麗牲之碑未有述也具書請於今都憲李公公屬筆於鴻儒焉既受命乃爲之言曰昔春秋之世楚莊王以使者之故圍宋凡九月以當時申犀之

謀當不遺餘力一鼓克之而城竟不下雖其一時君臣善守以克圖存而城隍捍蔽之功亦豈可誣哉由是觀之則城隍必有神焉以司其間百世無廢猶足以震動民志也或謂城隍土神也既祀社矣何以復祀城隍是不然周之群祀既祀火復祀竈也且神依形而立有是形則有是神而求有神必於是形薰蒿之義彰矣居是州者其尚無忽哉若夫始事訖工之月日與夫捐貲助力之名氏當於碑陰載之茲不暇及也既以是復於公仍書以爲記

文莊凝齋集卷第四





文莊凝齋集卷第五

墓誌銘

大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杜公墓誌銘

昔大儒先生論仁義之心人所固有而此心甚微必  
用力於語默之際乃充塞而可大若宜語而默宜默  
而語因語之以致其情皆以為穿窬之類可謂嚴矣  
後世薄夫顧反迷此義陽開陰闔神迎色拒益以眉  
目佐以手足鈎距揣摩端倪不露而誘掖如神俾人  
出心腹腎腸傾輸無餘蘊然後操以為奇貨而人或  
有不得其死者吁其惜矣天賦人以仁義豈端使然





哉若故都御史杜公則不然公資稟垣夷內無城府  
意氣軒豁加問學勤敏剋治融釋愈益完粹與人言  
洞見底裏人有小善亦游揚不置或不及而請益則  
懇款詳至無少留藏事有難處公必爲之盡異同雜  
利害以求其善即成敗不驗於後人亦感其忠蓋也  
性剛毅疾惡如讐值頑率悖傲賊仁殘義麗刑書者  
雖要且近不少貸如公者豈非所謂不失其本心者  
邪公諱忠字世臣先爲盧氏人祖恭用薦授河陰訓  
術遂占籍焉公自少修謹性不樂遨放補邑庠弟子  
貢家居去縣十餘里晨往夕返手一卷於塗且行且

誦其勤如此成化戊子舉於鄉戊戌登進士明年除  
濟南新城縣令越五年甲辰召爲浙江道監察御史  
弘治辛亥出守平陽庚申遷山西布政司左叅政乙  
丑遷四川右布政使正德丁卯轉左布政使仍臨山  
西未幾即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 勅巡撫延綏  
地方居一歲卒年六十有八卒之前三月公嘗上章  
乞致仕得請 命下而不能起矣實戊辰冬十一月  
十三日也始公之令新城也分寧周公公瑞稱其質  
直忠信議論操履皆有前輩風其爲御史也四明楊  
公維立稱其剔蠹治姦蹕厲風發其爲太守也括蒼

俞公尚賢稱其百廢俱興爲民所愛戴其爲都御史也太原周公伯常稱其篤實老成無所往而不宜此四先生者皆當世元臣舊德人所取信者其言如此則公爲仁義之人可徵不誣矣公父諱禎累贈平陽府知府母王氏累贈恭人娶張氏累封恭人先公二年卒子男三人汝松汝栢俱生真汝楠醫學訓科女三人長適衡琇先卒次適陳鑛次適張嘉儀孫男四人守經守約守綱守紀女三人汝松等卜以四年十一月七日葬於古滎陽成臯之間先塋之次託今光祿丞許君本謙命銘於鴻儒鴻儒於公託交頗早而受知最深是曷可以辭乎銘曰

維杜氏先自西徂東河山之勝占籍其中淳涵蘊涵至公而發質夷學粹夙立以達爲才長吏爲名御史藩垣蜀晉事皆可紀西鄙宿師公爲中丞邊塵不警軍政有經言如其心表裏瑩徹貴如其賤始終一節廣武之南成臯之東松栢勿翦是維幽宮

大明山陰王墓誌銘

王諱某

太祖高皇帝之曾孫 代簡王之孫 山陰康惠王之子也始

高皇帝冊王諸子以填撫四海而簡王寔封於代以享有桑乾之地未及百年支裔繁盛供億悉出大同大同爲山西北境控制外夷朝廷常以大將統虎士屯戍其間轉輸良苦天順五年

英宗睿皇帝思變通之道乃徙代邸諸郡王於腹裏以省饋餉由是山陰王徙蒲州是時王自代來甫六歲及長事康惠王及元妃羅氏母夫人林氏承顏順志克盡子道且天資聰睿博通群書至易與太極圖說尤玩索無斃兼邃文藝律呂琴調繪事美術咸臻其妙禮賢下士如恐不及所居宮室僅蔽風雨

閒居衣惟布素食惟常品出入導從簡寡人不知爲王者或誤犯之亦不校處崇高之位居富貴之地澹然無欲不異儒生人以爲難王生於景泰丙子二月十八日薨於弘治癸亥十一月二十一日得年四十八歲訃聞

上輟視朝一日遣官諭祭命有司治喪葬如制

東宮及文武臣皆制祭焉妃李氏先王薨子男二長某宜嗣王封配張氏宜正妃位次某封鎮國將軍配盧氏封夫人女三長澄邁縣主儀賓薛繼賢次寧鄉縣主儀賓孟繼儒次石泉縣主儀賓楊繼哲嗣王將

以弘治某年月日奉柩合葬於三張里李妃之塋以  
鴻儒沿牒往來河中受 王顧最深廼遣使賫教授  
劉道濟所撰行狀委以幽墟之刻鴻儒雖不善文顧  
於情有不可辭者謹再拜銘曰  
於赫

太祖旣訖武功列藩樹屏爲磐石宗代邸就封雲朔  
之野地當北門控綏夷夏金枝日繁玄甲復多轉輸  
孔庶民棘柰何懿我

英宗變通盡利諸是郡王詔移內地皇皇 康惠始  
來河中 王嗣厥統式固乃邦左圖右書朝師夕傳

如玉如金惟王之度易有太極五經之源潛心玩索  
忘晨與昏餘力剽時載游于藝琴律繪筭咸造其至  
鉅公名士一見蓋傾布衣陋室無異儒生凡今之人  
麥羸十斛怒馬鮮衣馳騁坊曲王時出入誰何甚稀  
或觸其導笑而遣之百年之中宗英幾見兩漢之隆  
寥寥二獻遺音未絕世有哲王以嗣以續令聞不忘  
松邪栢邪三張之里後千百年視此石矣

大明蓬萊郡主墓誌銘

正德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唐國蓬萊郡主卒自  
祖母太妃暨 父王母妃無不痛哭傷悼而其夫儀

賓莊士雋下逮保母侍人皆哭不絕聲者累日既殮  
既殯擇葬地於郡城東北豫山之原擇葬期於次年  
十一月二十六日士雋乃狀其內行之懿託銘於鴻  
儒因按狀而序之曰郡主 唐定王玄孫 憲王曾  
孫 莊王孫 今王之嫡長女也母妃寔眉山蘇氏  
之裔生而清瑩婉粹雪潔玉溫秀穎不凡 莊祖尤  
所鍾愛前後賜予金銀百玩以爲嬉且多至累篋稍  
長讀孝經論語內訓女誠等書過目成誦作五七言  
詩出語輒驚人父王母妃擇對求其宜者得士雋焉  
時士雋方爲裕州庠生籍籍著聲稱於時河南憲副  
廣陽車一之適提督學政薦之遂被選焉實弘治十  
一年七月也裝送資賄盛麗莫比既歸士雋所以事  
父王母妃者如一日每遇千秋節必豫營水陸之珍  
奇手作繡服以爲壽事今太妃亦如之郡主愛蓄古  
法書名畫閒居手不釋卷善作小楷繪事亦有天趣  
精於琴每鼓一再行睿情欣悅甚加賞重女紅不待  
教而工緻過人且組紉晝夜不輟初先太妃疾革呼  
母祀今抱視一見而薨故每遇 莊祖及先太妃忌  
辰即敬陳真容慘然悲涕孝於舅姑待王室親屬尊  
幼各得其宜撫臧獲有恩即懲其過亦未嘗疾聲厲

色奉身甚約士雋或有佳客則命盛酒饌以罄其歡  
若朝紳至必躬詣庖厨一一處分務極豐潔以似續  
未立祈請百至凡有益於得者無不爲也病凡四載  
父王母妃寢膳爲之不寧祠祭醫療月無虛日而竟  
不救其命也夫距生成化十八年五月三日享年二  
十有九生一男一女皆不育嗚呼郡主其賢且才如  
此而不得登期頤之年衍螽斯之慶甚可哀也謹爲  
之銘銘曰

焚蘭蕙兮庭中毀珠璧兮匱內伐菌桂兮窓前刈美  
蓉兮浦汭慨巫陽兮何在意芳魂兮可招俾宋玉兮  
陳辭竟何覲兮寥寥壽夭兮有時衰榮兮無定自古  
兮迄今莫非兮天命豫山南兮古原華表屹兮新阡  
埋黃腸兮下里安營魄兮千年

南陽府知府張公墓誌銘

公諱澤字堯民世爲澤州人少穎敏沉靜寡言笑弱  
冠父雪軒先生任陝西朝邑縣學訓導隨侍就學輒  
通大義旣而從河東薛文清公講聞道德性命之理  
通詩書易文清深與之成化戊子中山西鄉試戊戌  
登進士第授河南武安縣令下車認認然以閔農善  
俗爲先務化洽政成聲聞騰徹甲辰徵拜河南道監

察御史連丁外內艱服闋改南京浙江道弘治甲寅  
勅贈父如公官母袁氏孺人封妻王氏同母號焉時  
南都大臣有持憲乖方者公與同儕連章劾而去之  
丙辰陞南陽府知府未及期感疾遂丐歸公於學無  
所不窺而律曆尤精嘗與同志論宋竇儼知五星聚  
奎之期公曰此不難也五星行度雖有遲速然皆定  
數據筭經五女歸寧日期各異以法衍之必得同會  
之時如此可坐而定衆皆驚服公自歸田里兀坐終  
日惟深探太極圖皇極經世理數之奧造詣益精內  
翰南昌張東白先生數有書咨白甚相推重壬辰三  
月二十八日卒于家距所生正統丁巳十月九日得  
年六十有六子男二長模次楷王孺人出次梘側室  
呂氏出王先公四年卒女三長適李薇餘幼孫男五  
熙載熙禎熙祚熙祉熙福女亦三楷等將以某年月  
日合祔公於謝家莊之原以公之平生故人遠在四  
海而鴻儒受知於公良厚且近寓晉陽猥以埋銘見  
屬是不可以不敏辭銘曰

學爲通儒仕爲名宦全而歸之公吾無間

大明山西左叅政丘公墓誌銘

公諱璐字仲玉姓丘氏其先家東明曾祖諱仲和者

徙蘭陽今爲蘭陽人父諱陵字志高宣德己酉河南  
發解第一人明年中進士乙科授咸陽縣儒學訓導  
歷陞山西左布政使致仕卒于家其儒術吏治皆有  
稱公成化己酉以邑庠生中河南鄉試壬辰登進士  
第乙未授南京吏科給事中戊戌己亥連丁外內艱  
壬寅終制起爲南京工科給事中丁未遷陝西布政  
司左叅議進階亞中大夫奉勅督理甘肅糧儲弘  
治辛亥還司乙卯遷山西布政司左叅政分守大同  
府戊午還司以閏十一月十七日病卒于官舍距所  
生正統壬戌正月六日得年五十有七配毛氏封孺

人先二繼室蔣氏子男四人曰曙弘治壬子鄉試中  
式曰曉邑庠生毛出曰皖曰曄少房孫出女三長適  
進士曹來旬餘在室孫男一女三曙等將以其年月  
日歸葬於蘭陽先塋之次以銘見屬惟公賦質沉靜  
加以自少家庭涵漬無統綺遨放之習又素富墳典  
博探廣覽食事俱忘穿穴古今貫絡百氏雖僻書隱  
事雅號洽聞者第髮鬚崖畧而已公或觸其端輒歷  
歷舉數百言不遺一辭其博學強記如此歷官中外  
幾三十年其建白施設多上當

君心下充民欲在南京日前後疏二十六事剴切明



暢未嘗或觸聞罷甘州先聖廟春秋祀奠惟奏俗樂  
公以爲褻遂飾廟貌繹雅音金石絲竹之器多自考  
定禮樂用諧神人胥悅肅州隣極邊公以戎主速壇  
阿黑麻戕殺哈密都督罕慎遂經畫調發築苦峪城  
且徵苦峪赤斤蒙古罕東等衛頭目愛馬等詣肅州  
宴賞撫諭及安插哈密殘破夷人都指揮阿木郎等  
一千員各給與農具牛種夷人用謚 朝廷寬西顧  
之憂內地停輓輸之勞復其處三年他所爲不能盡  
舉由是觀之則公之政事從可得矣其所與交皆天  
下名士然死之日家無餘貲歸無室處人尤以是高  
之而亦以是悲之銘曰

黃河蜿蜒東注海兮別爲浚儀從汲水兮儲精聚靈  
發英彩兮生爲哲人備衆美兮家故多書資繙理兮  
上規下逮旁搜采兮遂爲通儒聲震駭兮事業光明  
俊且偉兮溘然而逝乘箕尾兮夷門之樹春藹藹兮  
梁園耆舊今誰在兮山夷谷湮墓不改兮我作銘詩  
告于載兮

大明金吾將軍南陽衛指揮同知臧公墓誌

銘

昔予自諸生從鄉賦獲拜故南陽衛指揮同知臧公

于第公時已謝事家居自後予沿牒南北或以事過家每輒上謁公清健不衰而情愛愈益厚弘治乙丑予以疾免歸歸四載而公逝矣嗚呼公之位則人之綱以才則人之傑以壽則人之瑞也能無傷乎按公諱瑛字世美其先直隸通州人曾祖福事僞吳爲萬戶察其無成遂去歸

太祖授小旗後請老子成蚤世孫咬住代之從

太祖靖內難累功至千戶小河之役沒於陣無嗣

仁宗監國以公之祖信繼其職仍錄小河功陞燕山前衛指揮同知洪熙改元調河南南陽衛父忠仍前

職公以世胄襲官南陽典軍政者三十餘年用資進階金吾將軍天資粹夷孝友而好施臨政蒞事識明志果人皆畏而悅之其生未樂乙未正月八日以正德戊辰三月二十七日卒年九十四屬纊之夕召諸孫曰吾家世以謙恭清白是尚不敢以勢加人爾輩當圖無忝以求吾業業言訖命具浴具衣冠遷于正寢至旦泊然而逝嗚呼公之平生旣如此而始終明了又有非人所能及者公真可以無憾於斯世矣公先配莊氏都指揮敬之女繼張氏子男一廉莊出也湖廣行都司都指揮僉事婦焦氏孫男三拱辰婦楊

氏拱霄婦趙氏拱祿婦曲氏拱辰今任河南都指揮  
僉事曾孫男五良緒婦柴氏良臣婦何氏良賓良金  
良工曾孫女二長適王璿次適張齡皆任指揮玄孫  
男一以卒之年八月二十五日葬于城西十二里河  
之原先塋之次銘曰

百里去虞陳平謝楚豈其懷哉事非真主城之先世  
既明且通捨昏棄僞附鳳攀龍施及後人重金疊紫  
今公承之益繁其祉才與官稱德並年高易簪之變  
方寸昭昭有子有孫繼登帥閫自今以始不替益引  
佳城去郭十里而遷列辭幽隧千載一朝

大明四川右叅議田公墓誌銘

正德二年後閹臣擅命紛更建立冤陷無辜財籍家  
徙虐焰熏天衣冠之禍極矣時四川有叅議田公亦  
罹羅織正德五年秋八月也初弘治年公以四川蓬  
州知州擢廣東按察司僉事奉

勅清理屯田鹽法十七年陞四川未赴以老疾請於  
部得致仕間屆已五年矣正德三年閹忽差官四出  
檢覈庫庾使之在廣東者以公鹽法案牘未明屬巡  
按御史查之五年七月公被逮未就道而閹臣敗或  
尼公行公恐誣讟不白決意南邁時年八十三矣至

九江遘疾卒於舟中臨卒猶呼其姪裡曰我必不起  
汝當持文至廣東終事不然吾死不瞑目矣柩歸將  
以某年月日葬公于先塋之次公之壻河南僉事王  
邦器狀公之行以請銘於予按狀公諱鐸字振之號  
西埜其先西安渭南人祖輔元季任四川行省叅政  
國初避兵徙今澤州陽城下交里家焉公琮任審城  
驛丞以公貴封戶部廣東司主事母栗氏封安人公  
生而資稟英特及長遂大負文譽時輩推服成化戊  
子領西山鄉薦戊戌登進士授戶部廣東司主事陞  
浙江司員外郎河南司郎中弘治二年四川饑公奉

勅督糧五萬往賑之事竣復命以誤遺敕函調  
蓬州知州時州方經賊後前爲守者里設巡視鄉正  
與老人若機兵吏下鄉訶事名曰安民而實病之公  
下車一切罷去民用以安是歲六月不雨公蒞政甫  
三日即齋沐禱于社引咎自歸是日大雨如注遂以  
有年公出奸吏六人民稱快而寇盜猖獗甚至入州  
城行劫公設法緝獲巨盜六起又增築壘堞申嚴門  
禁盜遂屏絕州濱江溪民多病涉乃建大小二十四  
橋三溪山高而無路乃鑿里許爲途民免登陟者十  
五里州東南江有洲八十餘頃居民樵採牧養者所

資豪右侵以爲業公奪而復之民流他方遣人招懷諭以免役三年仍令恣耕山地不增糧額民復業者甚衆間取前賢行實切於彝倫者圖注懸旌善亭朔望令教讀聚童誦習以時講於州俾父老聽之監司行部訝無投牒者審知其然甚嗟重之每謁文廟畢必與諸生講論經史辨疑導滯通而後已廟廡傾壞重爲修營務堅朴可久不事華飾自禱雨至此以及去州之父兄子弟俱建碑紀之在州八載吏畏民懷政聲彰徹都御史及御史薦章六上遂有廣東之命在廣存大體略細故所治清遠廣海二衛弊以清

公之爲政如此公娶邢氏封安人早卒無出繼娶趙氏生子三曰貢曰助先公卒曰徹儒學生女三長適王邦器名玳即求銘者次適王績原宗敕俱國子生孫男三長芸貢子也次尚徹子也銘曰

秦晉蜀越以家以國鮮不爲則是惟公亢庸告來葉

大明遼東苑馬寺少卿劉公墓誌銘

遼東苑馬寺少卿劉公卒其孤棐等具書幣遣使至南陽見託爲銘予不能辭也蓋棐者予故人之姪相者予同年壻李君玘者予姻家誼不可辭按狀并稽譜志古有祁姓者帝堯之後受封于劉夏爲御龍氏

商爲豕韋氏周爲唐杜氏晉爲士氏又爲范氏秦爲  
劉氏公受姓之始也今隸汝州之郟縣公之貫也景  
岩矩敬八公之曾祖考祖考也以邑庠弟子員領景  
泰丙子鄉薦入胄監授陝西乾州知州改徽州陞遼  
東苑馬寺少卿公之履歷也自爲兒時已聰穎誠確  
有義氣男女即不親授見者稱爲奇童事親能盡色  
養勤學好問至忘食嘗道遇遺金坐待其人歸之伯  
兄蚤卒撫其遺孤畢至成立母病痿痺者數年朝夕  
侍左右湯藥必親嘗父沒廬於墓側哀毀哭奠三載  
如一日是歲邑內蝗獨不近封塋者十餘里有芝產

於墓旁有司上其事 詔表其宅里南陽太守金城  
段公每行部至郟必延問得失仍立青雲書院屬以  
成就來學平居必正襟危坐待賓客終日無惰容或  
橫逆來未嘗與校在官飲食衣服無異寒士俸資輒  
散之親黨歸裝空乏不以介意公之行業也在乾信  
恕廉平先禮教後刑罰值歲飢首割俸爲糜以食餒  
者僚吏競勸民賴以生者萬計在徽病儒宮隘陋重  
加恢拓壯麗甲於關右在遼東創建城郭以保民設  
學校以育士募民出粟以賑饑公之治狀也贈恭人  
李氏繼白氏公之配也李之出曰采棐栗白出曰相

公之子也李玘任价張綿祖公之壻也燮吳勳公之孫也李世傳張萬安陳策李良能鄭思齊公之孫壻也鑄公之曾孫也宣德壬子八月二十五日公之生也正德庚午十月二十九日公之卒也七十九歲公之年也正德辛未九月二十九日公之葬期也邑北大劉山之麓公之葬地也銘曰  
華胄遙邇祁之自出歷夏商周才侯匪一維昔龍山維今郟城維公攸居累葉惟寧少薦于鄉長進于監兩典名州一佐牧苑學爲良士官作材臣求之全節君真若人大劉之山名與姓協刻銘幽堂其未弗歇

大明前山東左叅政史公墓誌銘

正德六年盜起雄霸跳踉於河朔山東數千里承平日久所至莫敢嬰其鋒山東左叅政史公于時視河千金鄉群盜猝至公與僉事杜丙謀曰縣城卑不足恃以守徒死無益蓋退保濟寧集兵觀釁乃去金鄉入濟寧選調銳士七百餘人指授方畧出與賊遇多所擒斬兵勢以振會言路劾公等退避遠繫詔獄遂皆除名是時陷城比比後多蒙宥而公等獨得重坐蓋朝廷欲明軍法適會其時也八年春召二子謂曰吾年且六十數已盡矣函山乾原吾將營樂丘

焉南陽王懋學吾友也今官南都爾爲我索墓誌於懋學吾無恨矣二子驚曰大人何爲出此言公曰此常理古人亦有爲之者不足怪也夏四月十五日與客飲散登樓閱書忽疾作遂不起君族弟南本刑科給事中巽仲著行狀一通君之子甲等奉以請銘予聞而大驚與公文幾三十年中間離合不常自泰今命方期齊會以整平生豈意公遽至於此嗚呼銘何敢辭乎按狀公之先有諱崇者以功封溧陽侯子孫因家焉父墳以公貴封戶部郎中母沈氏封宜人公少岐嶷髫年賦詩落筆有奇語從兄文冕見而喜曰

此吾家異日亢宗子也遂親授以經居半載文冕去世公感其識拔勵志於學時戴恭簡公提學南畿一見以爲奇士成化丙午舉于鄉丁未中進士第弘治辛亥授戶部主事差典外廐芻牧尋同中官及臺諫勘侵地于京城近郊監漕通州檢甸服田災督儲淮陰一歲當代淮人上書借留從之丁巳陞本部員外郎戊午陞郎中奉勅總餉遼東時邊度多虛悉心計度察近裏餘積役弛刑徒用轉般法漸以實邊又奏出京帑庫銀三萬餘兩多買粟直積塞下爲備未幾虜大入軍賦有餘將士豪健虜不得志而遯已未



三載考滿再受 誥命父母與妻並受封焉是年聞  
父喪明年遭母喪宅憂五朞哀毀盡禮甲子服闋復  
除本部郎中乙丑奉 敕理漕事軍民咸肅綱運不  
阻清戎京警不避權近人爲公危之而公自如正德  
丙寅陞四川布政司左參議奉 敕總理邊儲丁卯  
以例裁革戊辰改福建疾午陞山東左參政未幾盜  
起而公坐貶焉公資稟和平溫粹樂善好賢不言人  
過勤於問學本朝諸名家文集訪 無遺下至公文  
吏牘因簿樂錄有關世道無不採摭當代故實問無  
不知與人交外無敬慢而中有親踈果其所厚終身

不渝處家孝敬勤儉旣歸課耕治田修祖侯廟葺先  
世祠堂續宗譜割常稔之田以供祭祀廟墓凡數處  
各定以祭期仍誌于石命宗人世守之其教子懼失  
其良心恒置卧榻之側逮授室而後異寢蒞官二十  
餘年廉介公勤如一日爲文渾厚博洽不事彫飾所  
著有埭溪集二十卷金淵節孝錄溧陽人物記又若  
干卷俱藏于家配王氏封宜人子二長京娶張氏次  
淮娶虞氏女一適國子生楊謙孫男一女三長許聘  
彭子龍餘尚幼公生於景泰甲戌十二月八日享年  
六十以某年月日葬于前所謂函山乾原銘曰

孽起青袍禍延赤紱命雜亨屯運臻勝復永言東漢  
建侯溧陽子孫孫子奕葉有光至公承之德行材藝  
出入三朝勤勞一世晚而遭躋約以歸田名列編  
戶業茂宗阡函山之丘烟橫雲覆千古在前萬年在  
後

大明故國子監生郭君墓誌銘

君諱堅字守固世爲唐縣人後居郡城南陽爲郡倚  
郭邑遂占籍南陽父昇爲郡庠弟子員貢入太學天  
順己卯領京闈薦書選授陝西咸寧縣令滿考陞陝  
西苑馬寺丞以事去官卒于家君幼隨父在官所從

今都御史雍公泰學才器素稱不凡適滿四叛於西  
鄙貴臣大將相繼出征禁旅鎮兵絡繹道路咸寧乃  
關中都會調發旁午君左右乃父晝夜靡寧而事皆  
立辦人固已期君爲異時有用之才也已而辭親歸  
亦就業郡學命與時違屢困場屋會有輸粟入監之  
令乃屈志就之進修于太學諳歷于省部考試于天  
官需選于家居蓋二十餘年于此矣而竟不霑一命  
奄然長逝吁可哀哉君母滕氏娶閩氏四川布政司  
理問清之女子一尚幼女一適張集君生於正統丙寅  
十月二十二日卒于正德丙寅十月五日享年六十

有一卜以是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祔葬於城北三里之原先塋之側閭氏予妻黨親也遣其子壻集命銘于予予昔亦君同學少年也方謝事里居予不銘君誰當銘者銘曰

學可取名而名不成才可致位而位不遂琴書有託聊慰冥漠後今之人視此貞瓊能無三復而嘖呻邪  
大明處士張君墓誌銘

君諱潤字希曾其先關中澄城人祖進宦于河南之修武三子從之次鳳質美而文用是選配唐邸上蔡郡主爲儀賓即君父也唐之封國在南陽自儀

賓君而下遂爲南陽人儀賓君生九子君居行三少讀書動止不苟爲儀賓君所鍾愛長益篤孝友姿狀竒偉襟宇軒豁寬厚而好施暇日輒擊鮮醜酒洽比昆季權燕彌日音藹如也舅氏殷剛鰥居而且無嗣一女甫二歲君養老撫幼悉俾得所其生平生群行例是可知配蕭氏男子四棠爲邑庠生婦王氏東槿來皆就傳家塾女子一尚幼孫男二然烈君生以天順丁丑二月八日卒以正德三年十月十有九日得年五十有二卒之明年二月八日葬於先塋之次棠以其第案所述行狀來請銘予與君親情友誼皆具

故不得辭銘曰

頽然之姿軒然之度藹然之情歛其逝矣遽隔幽明  
有孫有子有弟有兄命雖未融目可以瞑藉幹之具  
期以千齡庶幾來古或感斯銘

南京太僕卿南公配宜人王氏墓誌銘

正德六年歲次辛未三月二十日南京太僕卿南公  
之配宜人王氏卒于商州私第卜以是年七月日葬  
于先塋之東太僕具書幣介其內第國子生僑以銘  
文見屬鴻儒不文然以故人之誼不能辭按狀宜人  
諱宗姜祖國子助教諱勛父南陽太守諱坪先世家

大興自助教遷商州今爲商州人宜人出名族清門  
衣冠之緒柔貞端靜自幼至長保傳不煩而居然以  
成父母擇所宜歸遂以配太僕焉時太僕已領鄉薦  
而生事未豐宜人親操井臼備嘗勞苦怨言愁色未  
嘗少見人以爲難宜人旣歸不逮事舅姑一姑四叔  
皆幼悉其撫養太僕旣登第歷官中外二十餘年宜  
人綜理內政靡不適宜奉祭祀燕賓客必務豐潔寬  
裕慈惠宜於家室親戚隣里有困乏者周之不吝內  
外疏戚皆稱道之宜人初封安人進封宜人生於天  
順辛巳十二月十三日得年五十一歲子男三湊源

汴梁都御史屈公直女源聘僉事楊公惟康女女  
四長適國子生閔統餘在室銘曰

起家自祖徙家自燕顯於太守定於商頴宜人之生  
幼漸詩禮長得所歸南氏之律在約能勤在貴能儉  
內外宜之上下無怨有隕自天粵維龍章一命再命  
貴于帷房大命不融今則已矣刻銘幽室用詔千祀

大明鎮守山西副總兵李公配淑人黃氏墓

誌銘

弘治癸亥冬十二月八日鎮守山西副總兵李公之  
配淑人黃氏卒於代州公以書幣遣介告鴻儒曰泚

人乃順天府寶坻縣處士政之長女自幼性行貞淑  
既歸於予事先妣即得歡心先妣語人曰吾得一孝  
婦夫先考逝後夫人始至以不及生事也歲時祭薦  
尤盡其心閨門之內事長撫幼細大之務悉幹理有  
法予早襲武階多在邊瑣淑人常勉以輸忠盡力撫  
士卒慎戰陣故予自涉戎行至塵督府功名頗見於  
時淑人內助之功亦何可誣也淑人無子有二女庶  
子曰文育之不異已出及長爲聘兵部侍郎呂公雲  
女爲室二女長配濟陽衛指揮使劉輔次配總兵官  
都督神英次子周淑人春秋五十有七今則亡矣感

念伉儷之重貞順之美佐助之良生死之變深悲至  
痛自不能已君與予幸有一日之雅能爲列其懿行  
銘於貞石以掩諸幽而詔于後予無恨矣鴻儒不能  
辭弘治甲子某月某日葬之期也順天府宛平縣西  
陽堤葬之地也銘曰

燕山之麓靈秀所鍾有美淑女育于名宗赳赳李公  
爲時英雄擇對京輔爰獲所從告虔于姑肅肅雍雍  
姑曰孝哉懿此文童養不違舅祭必潔豐少房得繼  
愛底于隆公服戎昭勉以盡忠家事鉅細經綜從容  
逮于中歲生事殷克公無內顧凡繫其功人非金石  
理有始終壽未獲考此恨無窮西陽之堤白楊悲風  
刻茲貞石志于玄宮

大明辛公配碩人蕭氏墓誌銘

碩人姓蕭氏世爲開封府祥符人及笄歸同邑辛公  
公之妹以選爲唐莊王妃公與父母若兄俱適南  
陽居焉碩人性質明慧閑於女紅舅爲兵馬指揮姑  
亦名族碩人事之孝謹甚至相夫教子和敬而嚴兩  
伯妯俱無嗣碩人奉事如夫母服食共之無毫髮私  
雖至老未嘗有違言門宗事殷處之有法舉家和睦  
不門臧獲國主嘉其賢禮遇獨隆月給食米一斛

以終其身遘疾年餘遣醫饋藥歲無虛日以正德六年八月一日卒賻奠加等且命其家曰禮以三月葬踰期爲慢碩人子姓奉命惟謹乃卜是年十二月八日祔夫之兆葬焉碩人享年八十有一子三長曰淵娶劉氏本府典膳次曰澤娶蔣氏蒙恩冠帶俱早卒次曰濟娶王氏代淵典膳之職皆國主奏薦之恩也女一適百戶張永孫男八桐娶高氏杞聘陳氏桂聘王氏標聘李氏餘尚幼女八長適崔天叙次適張案俱邑庠生次適張定餘幼在室銘曰  
自蕭而辛自汴而宛戚里是居歲歲宮恩有德有

年有子有孫生順死安于此高原

封太安人白氏墓誌銘

太安人姓白氏濟南海豐人也父諱子素以諸生充賦太學釋褐除陝西鄜縣主簿太安人性聰慧組綉織紉無不能文紅之餘聞家庭誦讀竊屬耳聽之若孝經小學約略上口且多記古詩章及笄擇所歸得同邑故丁公亨公諱福少有聲庠序間太安人來歸時姑已謝世繼姑性甚嚴太安人承顏順意具甘旨左右奉養婦道孔脩或時逢怒遭呵責怡然受之無幾微疾然見於顏色至與夫子跪牀下夜分不敢起

其孝敬如此性勤儉躬親紡績不倦見諸子婦或乘  
餘飯必怒曰試看盤中食粒粒皆辛苦見有娘者則  
誦古者婦人妊子一篇以教之隨事有言率傳古訓  
正統十三年丁公鄉試山東中式授河間府儒學訓  
導滿考陞 晉府伴讀天順七年卒于晉陽小官祿  
薄貧不能返太安人脫鬻簪珥竟携子扶喪以歸葬  
祭如禮而鄉人稱之太安人有第三子珥字栗夫第  
進士仕爲戶部雲南司主事由是丁公獲贈如其官  
而太安人亦受今封年八十五以弘治十三年正月  
初六日卒子男五人曰玠玢玣玤玥玦玧玨歷戶部員外

郎山西按察司僉事即推封者孺爲邑庠生栗夫聞  
訃奔喪有期張以埋銘見屬鴻儒固辭不獲命乃爲  
之銘銘曰

國風道遠關雎微只婦姑一堂相勗蹊只俗化之澆  
此其基只志士太息吁可喜只疇能復古文淳熙只  
有美伊人北海湄只前言往行多所知只婦道一難  
咸無虧只五丈夫子一特奇只既忠克孝終前規只  
推 恩用錫程與禕只鸞章鳳 誥燁有輝只生爲  
內則沒共悲只刻珉幽隧揚音徽只

孺人曹氏墓誌銘



孺人姓曹氏南陽人也生而柔惠長而貞淑陰禮內  
範多所通解父母愛重之擇壻得遠安今李君君時  
爲郡庠弟子貞孺人既歸事舅姑孝虔妯娌和待卑  
幼慈恒以務學勸相夫子性安雅不妄言笑不爲炫  
服治容且慮事多中舉家宜之李君生事始豐而中  
歉孺人能約樽用度同守儉節人以爲難李君既仕  
孺人從于官已而先歸居無何語其壻舉人謝在曰  
爾舅官至縣令亦足以少副平生矣爾可述吾意爲  
書俾爾舅早歸田里共終餘年可也書方行孺人俄  
卒于家正德六年二月十六日也卒數月李君亦致

政來歸入門登堂見設纔帷靈牀爲之痛哭盡哀既  
而語人曰自受室以來一切家政吾未始關懷抵家  
未幾而問米謁塩者詣戶庭蓋吾妻代吾勞者四十  
餘年而吾不知也今已矣哀可言哉孺人壽若干歲  
以卒之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葬于十二里河之原以  
祖塋隘狹族葬無所故擇地於是焉子男三長璿娶  
路氏先數歲卒次璣未娶而天次昱娶熊氏女三長  
適龐惣次適王偉俱早卒次適謝在孫男五晟昌餘  
幼未名女四俱在室銘曰  
有德有言有嗣有年獨全於天宛其逝矣于此新阡

神道碑

大明唐府三城康穆王神道碑文

正德六年辛未秋九月朔日 唐府三城王薨 國  
主令王以 薨

皇上輟視朝一日遣行人張翰賜祭自宗室諸王暨  
文武大臣皆前祭焉於是賜謚曰康穆命有司治喪  
葬如制 王無嗣 國主以王母弟湯陰王第三子  
某請繼于朝許之嗣子以墓道之碑未有述也狀  
王之行命鴻儒銘之鴻儒夙受漢中之知其何敢辭  
按狀王諱基出

太祖高皇帝第二十一子始封之君 定王定王生

憲王 王則憲王之十莊王之弟令王之叔父也

天順二年戊寅正月一日王生成化五年己丑王甫

十二授諭孟尚書於教授崔枚事卯九月十五日册

封爲三城王十年申午配妃趙氏明年乙未七月十

五日 憲王薨終喪制十四年戊戌冬出就封邸二

十一年乙巳授詩於教授林密又明年丁未十一月

二十四日 莊王薨弘治二年己酉 勅賜五經四

書五倫等書又明庚戌始管御書樓是歲授禮記春

秋於郡學教授李應宗五年壬午受易於舉人張景

純癸丑奏乞權屬 幼賜名進脩且有讀書好禮之  
褒九年丙辰禮成 國主書額十七年甲子玩易洞  
天成正德二年丁卯

今上皇帝賜家衣三襲五年庚午旱 王齋沐以請  
澍雨大沛 國主製壽慶之至天資聰慮頓悟絕人  
寬厚簡重寡言笑粹然可親孝弟忠順篤厚誠  
恪切為父兄文 母妃夫人所製壽慶長即知承顏  
悅志履膺記壽兒 憲莊妙壽濟壽得之則襲藏惟  
謹勤學敬業終身不怠洞天中畫天繪地天諸圖日  
偃仰其下以觀天地運化陰陽消長之妙書樓之前

構序曰風月無邊平生特嗜繪事故樓亭前後植珍  
木奇卉每諦玩其物色生能寓於毫素圃中類歲產  
瑞麥瑞穀並頭蓮合歡菊並蒂牡丹悉寫為圖為國  
主壽別有嗜英圖西王母圖香山九老圖折枝百花  
圖皆妙絕一時 國主以奪化權稱之初 憲王薨  
傳神者失真時已三十八年矣王追寫儀容儼然如  
生觀者歎異自少至長法書名畫未嘗去左右書結  
構有二王餘韻盡入妙品詩類中唐此其大略也所  
著有進修彙若干卷薨之次年冬十一月二十日葬  
期也郡城之西三百弓葬地也銘曰

維昔 帝子分茅于唐龍旂千乘始啓南陽迄今  
王孫又大宗別胙以三城煌煌印冊生有殊稟聰睿  
寬仁多才多藝明物察倫篤於孝忠兼敦友悌樂善  
親賢始終一意蒐經獵傳幸既有得發於營爲見於  
奏列最其平日能事苦心丹青之妙輝映來今城西  
之阡平夷安衍神其棲藏與世同遠

大明贈通議大夫南京刑部右侍郎藍公神

道碑銘

正德十二年秋南京刑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  
御史致仕藍公文繡遣子田持其所爲先考侍郎公

傳重以書幣命銘其神道之碑且曰庶免不明不仁  
之過而又怪夫世之好誣其先者之不孝也其爲實  
錄可徵無疑鴻儒夙有事契不敢以不敏辭按傳公  
諱福盛字世榮先世故昌陽之羽山人後徙居即墨  
之黃阜後又徙盟旺山元初有諱珎者仕至武毅將  
軍總領監軍攻襄樊克之子孫由是授千戶百戶鎮  
撫防察官教諭勸課官者二十餘人自入 國朝祖  
考文善考景皆潛隱不仕公生有異質朗目疎髯見  
者起敬率子弟力田治生以貲雄于一邑斥其贏餘  
周貧恤孤負者不計也後兄弟求異居公以先業讓

之已而徒居城中起高樓寢處其上尤喜賓客過從  
燕飲終日而又旁通方外之典道宮佛舍有以起廢  
告者輒予金帛以助若興國寺公獨力成之崇好雖  
殊要爲善念永樂中妖賊唐賽兒之變來攻即墨邑  
人皆潰城遂陷公憤然曰一城水火吾可不援之乎  
乃走鰲山衛告于指揮王真曰賊猖狂若是君爲將  
領恐坐視邪真曰君欲平賊請君先之何如公曰諾  
馳馬荷戈追賊于泊石橋率兵士直犯其營大戰破  
之賊黨遂平後真奏捷惟以公爲鄉導已而真遷都  
指揮授公巡檢賞鈔一千貫公辭官受賞或曰妖賊

之平公之功也而真何力焉酬不當功請爲公訟之  
公曰吾知安吾邑人而已功非吾所知也壽五十有  
四以孫貴贈通議大夫南京刑部右侍郎娶于氏繼  
安王氏皆贈淑人合葬于盟望山之西原子男三銑  
銅鎧銅累贈通議大夫南京刑部右侍郎孫男九章  
文繡名也成化甲辰進士累官具前即公父子所由  
以獲贈者竟奇皆承事郎曾孫男十六人田舉人國  
陰陽訓術園監生困儒學生因官生玄孫十人雲孫  
二人予嘗聞 國初張飛卿保全鄉邑其子壽洪武  
中官禮部尚書是皆 皇天福善以至是也然張徒

以游說身不用兵未有如公之躬櫟甲冑尅敵寧民  
若此其盛者也而略富貴之榮存廉讓之節是宜高  
官顯位特起於家庭歟乃叙而爲之銘曰

桓桓武毅殖厥植重珪疊組枝條繁肇即黑邑爲高  
門至公生質粹明而溫力農裕鏗仁問村礎基推去  
憑樓軒名僧佳客日相存半山施予北海尊妖氛忽  
興海氣昏城摧民潰公奮騫走告軍帥屬囊鞬大呼  
入陣敵顛翻遂完郭郭辭官恩不食其報昌後昆

墓碑

南陽龔氏先塋碑文

昔我

太宗文皇帝提幽陵之師總干仗鉞南渡大江用清  
內難維時文武之士在霸府者或運籌帷幄或受任  
專征或草檄榻前或銜命外方固各有人至於偏  
裨將校而下雖被堅執銳之士亦皆能奮其智勇以  
立功名而取富貴及

天位既定差功伐行封賞大則錫茅土次則畀官祿  
爰及苗裔而不替寵綏載於策書藏之盟府此固  
國家報功之盛典也逮其子孫賢不肖異等其能顧  
誤盟誓克念勲庸而常守富貴者蓋亦有數焉若南

陽龔氏可謂克世其家者歟龔氏之先湖廣沔陽人  
有諱原海者隸燕山護衛尺籍靖難兵起首在戎行  
克懷來雄莫圍真定援永平克大寧大戰鄭村埧白  
溝河攻濟南克滄下東阿東平汶上大戰靈璧遂渡  
淮江平定京師無役不從無戰不捷最其多陞至水  
軍右衛指揮僉事改羽林前衛原海之子諱旺成化  
初調南陽中護衛旺之子俊俊之子英累葉以來皆  
以實恭畏謹不墜祖風至英尤以忠孝信厚自勉不  
懈而才識足以有爲由是 唐王殿下任以衛政者  
幾二十年剛柔寬猛之間咸適厥中上下無不宜之

是足以爲世臣之家矣昔臨濠費氏在 國初先塋  
有碑宋景濂先生實銘之至今其家功庸官闕彰顯  
而不磨有文以託故也於是英礪石北域請書鴻儒  
德非前賢而不敢以不敏辭乃按其事而書焉所以  
侈世 恩昭先德而示來裔庶其在此爲之銘曰  
高皇上仙內難以興皇皇

太宗欵起幽陵于時群士如水歸海鼓旗所指孰敢  
于礙長驅而南前無堅城雖天之命繫惟股肱旣渡  
大江旣登 九五鐵券金書大封文武維龔氏先奮  
跡五符奔走先後實佐驅除最其戎功在偏之兩何

以報之萬夫之長遂留京師禁旅是司出警入蹕于  
殿千墀顯顯 令王開國千唐侯之嗣子輟衛南陽  
逮今侯英綽有芳譽寬猛適宜剛柔協度世濟其美  
三葉王臣上予其慎下歸其仁 天恩大矣先德崇  
夫不有豐碑功烈曷紀宰木蒼烟鬱其參天永綏福  
履世以永延

墓表

大明故一菴李先生墓表

先生諱聰字仲明姓李氏別號一菴相傳上世出河  
東翼城後爲泌水人高祖曾祖並潛晦不仕祖倫以

文學起家歷宰遵化章丘二邑咸著惠愛父勲復繼  
曾高之志母王氏先生生而穎敏甫童卬氣象如老  
成人讀書輒能通大義里中長老咸器異之稍長補  
邑庠弟子員卽有文聲以禮經領山西鄉薦寔景泰  
癸酉歲也明年會試禮闈中乙榜授陝西鄠縣儒學  
訓導在職誨誘不倦嘗語諸士子曰爲學當以體驗  
擴充爲主外此則非身心之學矣然士氣久衰鼓之  
弗躍久之始寢有嚮方者而先生且滿考矣竟以科  
目乏人左僉浙之慈谿河泊所大使旣而鄠之人材  
彬彬輩出雖嗣教享有其成然揆原究始未敢忘先



生也在慈溪凡幾載以二親年俱八十餘道遠祿不能逮遂懇乞歸養且以所學施于家庭成化庚子子瀚字叔淵者果發解山西爲首冠辛丑登進士第人皆謂先生之教致然後叔淵由樂亭知縣徵拜監察御史先生猶切切勉以問學不厭其樂於訓誨老而彌篤如此弘治庚戌冬受封如叔淵官配譚氏亦封孺人次年三月八日孺人卒己未秋叔淵擢爲湖廣按察副使使道省先生於家自冬徂春三越月不忍別去先生惓惓以君命爲重趣之叔淵乃行別甫二旬爲四月朔先生忽有疾卒訃至湖南叔淵即

日奔喪歸初孺人卒已祔葬于先塋之次矣叔淵以其地迫狹迺改卜兆域於碧峯山之陽以是歲十一月十日奉遷孺人柩合葬焉禮也先生以求樂壬寅十月二十一日生至是得年七十有九子男五人長曰灝次曰澤次即叔淵次曰溥次曰澹澹邑庠生孫男十四人女十人曾孫男八人女一人先生性淳厚寬和奉身勤儉居家以孝友稱待人接物一以誠信略無矯僞遇事能斷處鄉黨尚質崇禮人皆敬而法之居官近二十年操履如一日及致仕家居謹禮守法與平日不異遠近益嘆服跡其所以至是蓋由知

爲己之學用心於內故培植深厚而發皆中節德音  
秩秩久而不替彼入耳出口者身心事物不知所置  
在邦在家怨惡隨之烏能彷彿先生之萬一哉鴻儒  
辱叔淵知愛甚厚而於先生亦嘗一再見之叔淵以  
墓道未表乃以狀來屬爲之文將刻石以昭示厥後  
記曰祖父有善而弗傳不仁也叔淵其仁哉余雖拙  
於文顧不能辭乃序其事而爲之表

文莊凝齋集卷第五



文莊疑齋集卷第六

論

無極而太極論



論曰道未易名言也而或能之其於道也深矣蓋道散於萬殊苟有玩索之功則隨事逐物其理皆可求而其名皆可立也若夫總天地萬物之道而一名之非智足以知化窮神而學足以盡性至命未能措語於其間也况乎於孔子之言之上而復有所增加焉此豈迂淺者之所可能哉周子曰無極而太極愚請得而論之且夫道也者不雜乎陰陽而亦不離乎陰



陽也然則道果何物邪謂之曰道以其爲天地萬物之所共由也而不可以兼乎理謂之曰理以其條派縷脉之微密也而不可以兼乎誠謂之曰誠以其真實無妄也而不可以兼乎中謂之曰中以其無過不及也而不可以兼乎正謂之曰正斯則不偏不倚也而道盡于是矣語其體則謂之易語其用則謂之神語其在天在人則謂之性命以至於宗廟之敬軍旅之肅事上之忠使下之恕悉數之蓋不能終其物也然統之有宗會之有元夫子於此既名之曰太極矣千載而下復得周子者出而懼世之學者或以太極

爲一物而可以指擬也乃益之以三言而曰無極而太極然後天下之言道者無以復加於是矣夫謂之無極而太極者以其無象之可擬議也而天賴之以運地賴之以處日月賴之以照臨風霆賴之以震動四時賴之以運行河嶽賴之以流峙草木鳥獸魚鼈賴之以阜繁其在人也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以至目耳手足與凡禮樂刑政之具無不賴是以有行焉然則道果何物邪雖曰無象之可擬議而非窈冥昏默也此自其不雜乎陰陽者而爲言爾然實未嘗離乎陰陽也冲漠無朕而萬象已具大和無象而屈

伸已生聚散攻取雖有百途理則順而不妄也其不  
離乎陰陽又如此也語道而至於是可謂極矣夫豈  
迂淺之學可得而名言之哉或謂太極無動靜動靜  
者氣機也氣機一動則太極亦動氣機一靜則太極  
亦靜甚不然也苟如是說則太極自太極動靜自動  
靜神不足以宰化性不足以主形虛不足以資物其  
與列子所謂生化蘇氏所謂盈虛消長之說何以異  
哉然無極之語雖出老氏靜無之語亦出通書吾之  
所言雖與彼同而所形容實與彼異周子爲此書也  
乃極本窮源之論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求也太極  
在人即其性也性也者中正仁義是也故太極者  
本於中正仁義而已矣此實聖賢之蘊五經之源天  
地鬼神之奧也所謂無極而太極者至此無餘蘊矣  
謹論

李文達公起復論

君子之爲義也或有所制而不得遂當察其心而不  
當即棄其人苟即棄之則天下無全人矣聖賢所存  
不如是之狹也惟夫小人心爭於權利而情奪於愛  
憎其求之也必深其詆之也必過其擠之也必力考  
其言雖若依乎忠信孝友以立論究其心則私而論

其道則不弘其去聖賢之所存蓋遠矣少保李文達  
公賢在成化初寔受

英宗託孤之命當主少國疑之時適遭親喪力求終  
制章凡四上不蒙允許其初章批答曰朕賴卿輔導  
勿以私恩廢公義宜抑情遵命以成大孝不允終制  
再章批答曰卿當深念職任之重移孝爲忠不必固  
請終制所請不允三章批答曰禮有經有權朕特從  
權制用卿故累辭不免若固違君命豈得爲孝卿當  
深念大義勿恤微言勉起就任所辭不允毋得再陳  
四章批答曰卿言之再三朕已具知但委託尤重宜

體至懷即日就任慎勿再言其固留如此是不能遂  
其義也議者紛紛持之不置徒妬其寵假公義以言  
之耳聞其事者不能究知言者之情又復附和以爲  
定論遂使公之心不能暴白於天下是可歎也昔房  
玄齡張九齡寇準皆嘗起復史未聞有非之者議者  
必以人品不同爲言人品之同否吾姑未論且三君  
子之所值其君皆賢其時皆無金革之事夫豈有受  
先君之顧託輔幼冲之新主如李公之時者乎由是  
言之李公之起復似可以無言矣予嘗以爲士大夫  
心術未正其立乎人之本朝苟可以成已之名就已

之利遂已之私除已之偏雖亂人之天下亡人之社稷率攘臂而爲之有所不顧而何暇體亮君子之心乎嗚呼醜正惡直萬世一軌於斯人也何責乎

念亂論

詩曰莫肯念亂誰無父母蓋變亂之中唯力是視弱者不能以自立强者雖有所立而未必存故人之值斯時也父母不能保妻子不能庇宗族不能依廬舍田園車馬資業不能有歲時伏臘祭祀賓客之禮不能行甚而一身死徙委泊亦不知何所屆此皆亂之禍也而詩人獨曰誰無父母此可見先生之澤入人

之深雖造次顛沛未嘗後所重也世教既衰人心不古或道有未隆則好禍喜亂之徒因變而騁詐所以生厲階而啓異端者無所不至彼將自謂得肆所欲矣天不福淫乃在其頸身且不知恤兩况其父母乎此固不足言矣若夫邇聲色殖貨利玩細娛而忘遠圖樂放縱而憚拘檢雖變故繁興猶謂禍不及已而幸其在人方且乘堅策良選聲徵色服極珠綺珍窮水陸旣以自樂又以誇人且不舍晝夜以肆斂積不知俄頃之間而他人是保矣此正燕巢危幕之說皆所謂莫肯念亂而不顧其親者也嘗聞容思段先生

述元季丹谿朱彥修告其親友之言曰吾足跡所及  
廣矣垂髫之童亦能操狡謀罔上天怒已極必假手  
殲之盡力善以延其胤乎予嘗疑其迂而未盡念亂  
之方也及讀劉靜修蠹吾王公翁畫像詩序謂翁世爲  
農家多蓄粟金貞祐初宣宗南渡河朔大饑翁於是  
發之以全活者甚衆時鄉豪在所皆自樹慕義者咸  
欲推翁爲首翁不許挈家避地扶溝二十年而汴亡  
天下蕭然蕩爲丘墟翁家獨無患此非能賑饑與不  
與亂之報乎由是而知丹溪之言不我欺也使世之  
人俱懷念亂之心無思亂之意則氣化雖衰亦必不  
至於蕭然而父母可保嗣續可延也唯不如是則上  
下交會而禍始酷矣靜脩丹溪其言信而有徵故謹  
錄之

議

荒政治盜議

周禮荒政其一曰治盜賊蓋荒年盜賊尤當深治誠  
以小民饑歉各懷爲非之心視先發者以爲斂肆官  
能擒之則未發者皆斂跡若其得志則抵掌而四起  
者難保其必無也故救荒書載饒郡通守柴瑾之封  
劄樂平宰楊簡之斷足筋此雖有非今日之所得爲



者然足以見荒年治盜之當嚴也流賊肆暴橫行鄉  
村曾無橫草之禦亦由民不識兵兵不習戰未敢便  
以矢石臨之蓋賊知罪在不赦必將致死於我以不  
習戰之卒而當致死之寇豈能必萬全哉或有退  
則賊之勢成我之氣懾後來之變又難逆測矣是故  
設法用計不可不精審也為今之計莫若募勇銳之  
士百餘人許以重賞且命破賊之日所得之物悉聽  
自收擇有智謀一人統之任其自為方略唯當戒以  
慎密期於得賊不限遲速或一應軍民人等有能破  
賊者悉依前例賞之又此流賊頗多烏合日久不可  
知竊料目前必無名分相臨恩信相結刑罰相制號  
令相加徒以利相依耳若密遣間諜多遺榜帖於賊  
營之外或林木之間道路之上令其黨能殺賊首以  
首官者與免本罪賞格亦與前同則其中必有相疑  
而自相圖者亦摧壞之一術也鴻儒昔忝祿仕今處  
名城身雖居間憂兼家國豈敢不罄所懷以告有位  
者哉

辯

石鼓文辯

岐陽石鼓十在鳳翔天興山阿唐鄭餘慶節度鳳翔

移寘文宣王廟唐衰亡其一鼓宋皇祐四年待制司馬池知鳳翔府使向傳師求之於外偶之田舍覩春梁石曰有文察之鼓也向易以他曰於是十鼓復完徽宗時嘗鑄金填其刻文移寘宣和殿金人入汴剔取其金而棄去之元取中原乃鑿至燕京皇慶癸丑始置國學廟門下我

太宗既即位建都于燕國子監仍元國學舊址石鼓在焉按石鼓至唐始顯自韋應物以爲周文王之鼓宣王刻詩韓退之以爲宣王之鼓宋程秦之以爲成王之鼓虞世南褚遂良歐陽詢共稱其書古妙趙明誠謂決非周以後人所能到然歐陽永叔以爲可疑者三其謂今世所有漢桓靈時碑往往尚在其距今未及千歲大書深刻而磨滅者十猶八九此鼓至今實千有九百餘年鼓文細而刻奇怪之事類多虛誕而難信况傳記不載不知韋韓二君何據而以爲文宣之鼓也趙明誠金石錄謂秦以前碑刻如此鼓及詛楚文泰山秦篆皆粗石如今世以爲確曰者性既堅頑難壞又不堪他用故能存至今殊未然也獨金人馬子卿以字畫考之謂是宇文周時所造作辨餘萬言出入傳記引據甚明然其全文今不可見愚嘗

讀北史蘇綽傳云周文帝爲相欲革文章浮華之弊因魏帝祭廟群臣異至乃命綽爲大誥奏行之是後文筆皆依其體而魏文帝大統十一年十月嘗西狩岐陽至其子武帝保定元年十一月丁巳狩于岐陽五年二月行幸岐州由是觀之則石鼓文爲宇文周所造無疑文體既倣尚書則詩體倣詩亦無疑况武帝太和元年春正月考路寢命群臣賦古詩則石鼓文必作於武帝之世也抑觀考古博古二圖集古金石二錄凡篆文出於三代者皆鍾鼎器物款識無刻石者唯贛皇山吉日癸巳四字以爲周穆王時書鳳

翔詛楚文以爲春秋時書世傳殷比干吳季子墓碑以爲孔子書雖皆刻石然前哲已悉辯其爲僞况班孟堅漢書郊祀志上起少昊顓頊中歷二帝三王直至秦始皇始有立石頌德之文是亦前此未有刻石之證也宋鄭漁仲亦曰三代而上惟勒鼎彝彝秦人始大其制而用石鼓始皇欲詳其文而有豐碑此亦可見刻石創始于秦也獨其謂秦用石鼓此猶可疑或別有考非此之謂要之隋志所收有始皇石刻始皇以前未聞則石刻當斷自始皇爲始始皇之所以刻石者亦緣傳國璽者以先之爾然則韋韓以下諸人

之見豈非皆出於臆度乎

### 儀禮反哭辨

士喪禮曰乃反哭入升自西階東面衆主人堂下東面北上婦人入丈夫踊賓弔者升自西階曰如之何主人拜稽顙賓降出主人送于門外拜稽顙遂適殯宮踊三兄弟出主人拜送哭止闔門鄭氏曰反哭者於其祖廟孔氏曰反哭者反還家哭于廟愚謂反哭蓋于寢不干廟也記曰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此皆指寢而言也又曰送形而往迎精而反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

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此皆指死者平日居息出入之地故不見而哀之甚也况迎精而反止迎虞主而奉安於寢也若夫宗廟乃清嚴邃密之地祭享有時開閉有節豈反哭之所哉按士虞禮目錄曰祭於殯宮以安之孔氏曰經謂側享於廟門之外而云祭之於殯宮者廟則殯宮也故鄭注凡宮有鬼神曰廟以其虞卒哭在寢祔乃在廟是以喪服小記云虞於寢祔於祖廟是也隱公六年夏君氏卒左氏曰不反哭于寢故不曰薨是亦一證也

土軍不可用辯

楊完者始應陶夢禎招募阿魯恢遂引入中國不可復制遂略上江順流而下直抵揚州民怨且怒共起義兵攻殺之餘黨恣潰渡楊子宿留廣德長興間張士誠陷平江江浙行省丞相塔失鐵木兒兵少策無所出以完者來守之完者取道至杭以兵劫丞相陞本省叅知政事即拜添設左丞軍行專資抄掠名曰檢括盡取靡有孑遺虜得男女老羸者甚幼者色陋者殺之壯者幼者驅以爲奴婦人艷而皙者畜爲婦曰夫娘人有三四婦多至十數一語不合即剽以刃

丞相又以王與敬攝元帥事守松江與敬據郡應張士誠完者遣部將蕭亮員成往攻之與敬奔蘇州苗據有松江火一月不絕城邑殆無唯類偶獲免者亦舉刑去耳鼻掠婦女劫貨財殘忍貪穢慘不忍言官庾有粟四十萬餘石籍爲已有越五十日張士誠兵破澱湖柵苗夜遁去無何士誠兵入杭苗將吳大旺敗完者自嘉興城來駐兵城東菜市橋外未即進民自爲戰城之外悉遭兵燹完者雖陽尊丞相生殺予奪於已足決丞相僅得署成案然浙江之南則行御史臺總督官邁里古思建德路則達魯花赤古篤魯

丁各自爲守苗不敢犯其境完者之威僅行於杭州嘉興兩郡而已完者築營德勝堰周圍三四里子女玉帛皆在其中用法刻深任勢立威既受圍苗軍悉潰完者與其弟伯顏皆自殺部將員同僉領元帥蔣瑛等三萬人降我

太祖 太祖率瑛等攻克婺城就隨胡大海鎮守壬寅二月初七日瑛等刺殺大海叛降士誠

太祖痛悼不已後曹國公李文忠剋杭州擒瑛等至京師

太祖命取胡大海像懸於市曹刺瑛等血祭之此則

土軍之不可用也

文

却鼠文

正德癸酉春余拜南京戶部右侍郎三月十六日抵金陵所寓廨舍正寢七間中五爲房上有承塵下有地板耳目手足之所不及則群鼠之穴萃焉至止之夕不勝其擾猶未甚也數夕之後俟暗即出蕭騷窸窣環繞室中殆至十百喜而相語尾尾縷縷如自遠歸撫兒問女忽怒而囂暴摔誼呶如有佐鬪亦有解交已而散行或前或後如馬度橋衆蹄並驟如鳥啄

木群喙皆奏忽復不作俄然齧齧脆者噉噉堅者閣  
閣拋擲果核流轉彭剝敲磕碗盞循拊絃索夜分始  
瞑旋復驚覺拍牀擲杖甚而怒喝始猶暫息久乃自  
若既無聚殲之術又無却逐之刀氣憑膺而鬱怫髮  
指巾而岌岌如可射也欲發萬鈞之弩如可投也不  
惜千金之璧展轉惆悵終非良畫會有故人知予苦  
於是也籠一猫以相贈舉家大喜買魚食之維以入  
夜閉戶滅燭予方就枕命解其繫群動既息萬籟既  
寂忽聽嘶叫哀苦悲切甫似就擒又掣而脫自是遠  
曙聲銷響絕吁鼠之爲物至微也晝伏夜動擾人害

物雖有豪傑之才雄武之將蘊縱橫之略馭虎豹之  
士操銛利之鋒亦無所騁其技施其巧直聽其所爲  
付之太息而已啣蟬一至此輩影滅豈以猫而能過  
於人乎物之相制固有非人所能盡者推而言之若  
龍畏蜈蚣牛畏麤鼠虎畏鵠鼈畏蚊皆以氣制之耳  
物固然矣人亦有之苟得其制術無不施擒獲克敵  
史策昭垂豈獨猫鼠哉

連珠

擬連珠七首

蓋聞影生於形氣非相屬迹出於足情實無親然復

武乃能懷羣含沙可以射人是故仁者以萬物為一體聖人關百世而同神

蓋聞機舂取流潤澤之功薄勞薪供爨烹飪之味殊是故豪傑之才恥求伸於媚竈貞廉之士甘自老於

蘧廬

蓋聞萱草忘憂花非絕品乾鵲送喜鳥亦常禽是故大臣以平格為功肯有逢迎之悅小夫以富貴為事都忘廉恥之心

蓋聞祝融烈焰寧解焚空歐冶銛鋒豈能斷水是故道臻孔子孟利害莫能加情契陳雷膠漆不足擬

蓋聞雨露沾濡甘苦齊實風霜凜冽蘭艾同凋是故仁言一敷貴賤感奉天之詔苛政暫播貧富困蘇綽之條

蓋聞九冰承日取火無難畫水著墻浮舟莫可何則事以類則功易就道非真則見自左是故桓文仁義尚足尊王莊列玄虛終疑誤我

蓋聞體之虛者實有不能抗性之柔者剛有不能支是故水力至微而崩山轉石風形不見而拔木摧枝

文莊凝齋集卷第六



文莊凝齋集卷第七

雜錄

易說 五十三條

乾道變化者五月一陰生乾道變矣六月二陰生乾道再變矣至十月則乾道變極陽盡而純陰以成坤卦所謂化也此正秋冬之時百穀草木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乾之利貞也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六位六虛位自子至巳也六龍六陽爻自初九至上九也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則見陽之六位以時而成自十

一月一陽生則畫一剛於初位是乘以一龍也十二月二陽生則畫一剛於二位是乘以二龍也餘四位四畫准此乘乃加乘之乘猶加載也天之六陽時序如此聖人加畫乾卦亦如此所以御天也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此以七者贊乾之德剛言其不屈健言其不息中言其無過不及正言其不偏不倚純言其不二粹言其不雜精則進乎粹矣純粹精譬如粳米中無粟米便是純也粳米雖純矣若顆粒有大小便是不粹一一勻稱便是粹矣米雖勻稱炊飯有不香者便是不精炊飯又

香乃是精也愚嘗以爲剛健中正純粹精七者皆是贊乾

德博而化化當如孟子大而化之之化蓋博即大也言其德大而化也

進德進之久則德崇矣居業居之多則業廣矣龍戰于野其血玄黃龍指上六言

乾初九文言曰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此言初九君子固守不屈之節然也拔者掣而出之如蛇龍屬也蛇入穴人見其尾雖拔之幾斷亦不肯出此亦可以證潛龍之確乎不拔也

正位居體處其身於正位也

乾坤其易之緼邪猶曰仁者心之德也

乾之垢曰潛龍勿用此之卦爲悔也

師貞所謂師出有名也師貞故吉用丈人故無咎

陽主笑陰主哭故同人號咷指六二笑指九五也

撝謙行之謙也鳴謙言之謙也

觀雷出地奮豫則雷在地中可推矣

豫之六三曰盱豫盱上視也九四居大臣之位富貴

豫樂固其宜也三在其下而上視之豈非所謂看

人富貴者邪

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蠱而治矣奉身而隱也

澤中有雷雷之蟄也故君子體之嚮晦入宴息

闕觀利女貞丈夫之觀視也必於顯明之地若女子

不敢呈身於外惟於窓戶闕人者也女子則爲正

而非丈夫之視也故曰利女貞

噬嗑震下離上彖曰雷電合而章始以雷電爲一物

謂電即雷之光也及觀曆候八月雷始收聲十月

亡電則相去兩月乃知非一物矣雷得電而聲愈

震電得雷而光愈燁故曰雷電合而章

易足以盡天下之故易曰賁其須近日士大夫用藥

染須使黑皆黃其須之謂也

六三剥之無咎剥之二字解不能通既而思之乃得一說以爲四字當作一句蓋六三一爻獨應上九乃剥之無咎者也之字輕讀

君子得輿小人剥廬陽爲君子陰爲小人皆就在上一位而言君子居之則爲得輿上九之陽不動衆陰共載一陽也小人居之則爲剥廬上九亦變而爲陰群陰失庇也五陰如輿一陽如廬

大過彖棟橈本末弱也先儒所謂人主之職在論一相者信哉

無妄大亨以正天之命也以正則可以終亨不正則禍且及之何亨之有况欲有所往乎故曰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無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大過六四棟隆吉有他吝昔晁錯志安劉氏而身斬東市豈非有他吝乎此其甚者耳自古大臣功名顯盛而有他吝者蓋多矣

解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而汝也

夬揚于王庭上六一陰在五陽之上乃小人而在君側也故彖曰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小人在君側

去之爲難惟資衆力而已故曰孚號有厲告自邑  
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垢九二包有魚無咎不利賓魚在池沼猶爲公共之  
物俱可取也今旣在包矣難以與人也故曰包有  
魚義不及賓也

萃亨王假有廟王者亨廟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  
萃道之極盛也故曰致孝享也萃九五可謂甚美  
而又辭乃有無咎悔亡之言豈以君道貴剛健而  
上卦乃兌體故有所不足於元亨乎

革離下兌上兌爲澤澤水所鍾也離爲火水火不並  
處今澤中有火則無水矣不復爲澤矣去故即新  
矣故曰革也

九三鼎耳改革無以貫而舉之故其行塞雖有雉  
膏在中不能移於前而食之也

艮卦文公以爲是箇最好底卦據文王彖辭亦不見  
最好處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何足  
爲好此宜有咎以其止也故僅得無咎而已至孔  
子彖傳始盛贊艮卦之美文公所謂不可以孔子  
之說便爲文王之說真不易之論

漸女歸吉利貞設戒也雙湖胡氏之言似得之

漸六四鴻漸于木四巽體巽爲木

歸妹人之終始者女之終婦之始也

豐六三日中見斗明之至也

允初九和允吉和允者和之言相說也亦有不和而相說者蓋內不沾洽而外相苞容也故曰和允之吉行未疑也苟有猜嫌則雖說而非知矣

中孚巽在允上巽爲風爲順爲木允爲澤爲說泛舟六十四卦者八卦之蘊也八卦者兩儀之蘊也兩儀者太極之蘊也

生生之謂易朱子曰理與事皆然此句可疑

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

易君有君用臣有臣用聖人有聖人用學者有學者用所謂民咸用之也平庵云王公阜隸皆用以決疑是也

方以類聚物以群分群類之中有相助者有相攻者故曰吉凶生矣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言六位之成也發揮於剛柔而生爻言奇偶之分也

利多害少不害爲吉故言吉又言利也利少害多不害爲凶故言凶亦言利也有一事之吉納婦吉是

也有萬事之吉往吉無不利是也

天下之情僞聖人舉得之於胷中故設卦以盡之也  
爻者言乎變者也故以動者尚其變

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由辭而知之也人豈有不  
警動者乎故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

九六皆據天地成數言之陽主進自七而九故七為  
少而九為老陰主退自八而六故八為少而六為  
老也

天常動而不靜則以為剛地常靜而不動則以為柔  
故曰動靜有常剛柔斷矣

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朱子曰五位在十干甲乙木丙  
丁火戊己土庚辛金壬癸水便是相得甲與己合  
乙與庚合丙與辛合丁與壬合戊與癸合便是各  
有合也

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萬世格言也

若易道無變動則上下一儻侗矣安得有六爻乎

詩書春秋禮說 三十條

關雎詩曰君子好逑好逑嘉耦也春秋傳曰嘉耦曰  
妃怨耦曰仇

中藿之言不可道也欲直言也可乎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注云叶去聲翟本入聲而叶去聲理不可曉自平而上而去或自上而平而去或自去而平而上則聲近而可通若自入而去聲已懸絕似雖叶也

二月初吉載離寒暑言至此時經一歲矣

天立厥配受命既固獨孤皇后惟其妬而不足以爲文帝之配故天命不固至其子而遂亡

賁鼓維鏞文法如書之齒革羽毛惟木蓋鼓鍾各爲一物

下武自三后言之也三后在天武王在下故曰下武

衛武公諸侯也其詩乃見於雅蓋爲王卿士時也

烝衍烈祖以洽百禮衛武公因祭而飲之詩也烈祖當指康叔而言春秋鐵之役衛太子禱曰魯孫蒯賾敢昭告于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是可見矣

闕宮似是魯僖公廟也詩則廟成而落之之樂歌也秋而載嘗乃是正祀僖公俾爾熾而昌以下爾皆指主祭者而言所謂天錫公純嘏以下則述僖公平生之福壽矣

載色載笑色怒也載色以怒而復載笑非怒也乃教



也匪怒應載色伊教應載笑

協時月正日正當為怠棄三正之正

虞夏雍州貢道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自今日觀之則漕運當由虜中行者千里由是知唐虞北邊疆境尚遠在河外也

春玉正月程子胡氏皆以為周正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朱子以為如此則月與事常差兩月恐不如是之紛再煩擾也愚謂天時人事常差兩月則當時禴祀丞嘗之祭蒐苗獮狩之禮俱有所不合唯蔡氏云三代改正朔而不改月數可為萬世不

易之定論而求之春秋當亦無不合者且愚疑商周之改正朔非惟月數不改雖年之首亦必不以子丑之月為始也年與時月俱仍舊但其更始之時以子丑月為始其後朝覲會同遂因之為定制耳不然千萬歲之日至何以得至今日俱有條而不紊哉

左氏隱三年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按夏四月正麥熟之時故曰取溫之麥若依趙氏謂時月皆改則此當為夏之二月豈可取麥者乎

隨與楚戰隨季梁曰楚人上左軍必左無與王遇且

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携矣此可謂識  
虛實者也

邢人狄人伐衛於邢稱人退之也於狄稱人進之也  
邢於衛同姓之國不當伐也伐則失義故退而稱  
人狄於衛責其伐齊喪也伐則得義故進而稱人  
春秋不書事應而事應具存如莊公十一年秋宋大  
水則陰盛之兆已見宋公不知警戒故次年秋遂  
有宋萬弒君之禍

蒐苗獮狩其禮制固不同春秋諸侯不用時制多矣  
故有以春而用狩禮者桓公四年春正月公狩于  
郎是也其合禮者莊公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是也

夫人定姒薨自左氏及注者言之則定姒成公妾襄  
公母也經以夫人書之豈不亂名實乎以經別傳  
傳其僞矣

周之郊祀亦有迎尸以爲迎后稷之尸也然據禮家  
說祭山川皆有尸則恐祭天亦有尸也

儒行博學以知服君子其學也博其服也鄉  
昏禮下達用鴈公卿大夫下達庶人皆用鴈矣  
壘尊陽也犧尊陰也廟堂之上以陽爲主故壘尊在

昨犧尊在西縣鼓陽也應鼓陰也廟堂之下以陰  
爲主故縣鼓在西應鼓在東

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一貳註并正副數之爲三  
爲二爲一也至唯齊酒不貳蓋大祭除正酒一尊  
之外又有三尊以爲副也中祭二尊小祭一尊唯  
齊酒正尊之外更無副貳

大傳財用足故百志成

或問周禮祀天神地示人鬼之樂何以無商音文公  
先生曰五音無一則不成樂非是無商音只是無  
商調先儒謂商調是殺聲鬼神畏商調

晉師曠自稱於平公曰盲臣則師曠固瞽者歟

大功廢業周禮有司業業字朱子以爲虞業之業指  
樂而言也

筆語十七條

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固萬物以道觀天地則天地  
亦萬物

明鏡止水以持心泰山喬嶽以立身青天白日以應  
事光風霽月以待人

百王異世而同神者聖賢無兩心也

仁智性也誠性之德也

師友夾持敬義可立敬義夾持天德可達  
居敬所以存心也心若能存則理可窮性可盡而命  
可至也

動則變變則化變者動之成也化者變之成也  
聖人作易盡常變

理性命一也窮盡至則有次序爾

蘊於中謂之體施於外謂之用

存心所以養性也

盜跖之仁義仲子之廉潔其類一也

五峯曰性譬諸水心猶水之下此當再思

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故曰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  
憾信哉

伯夷之清其流爲隘柳下惠之和其流爲不恭此所  
以行必稽其所敝也

講習之爲說亦非猶有所得者不能知也

孫仲益尚書與明倫密簡云軒冕之樂造物者視之  
不甚惜每於一丘一壑之間未嘗輒以予人予謂  
此亦困於赤綬者之言也

史事 三十一條

周赧王二十四年秦伐韓拔宛秦魏冉復爲丞相封

於穰謂之穰侯又封公子市於宛公子悝於鄧三十年秦王會楚王於宛三十二年秦趙會於穰焚書坑儒非始皇意亦非李斯初意因淳于越以不立子弟爲王卒有田常六卿之患無相救謂周青面諛重過非忠臣始皇下其議丞相遂至有坑焚之禍耳斯之初學豈至是哉

漢丞相長史乃丞相屬也御史中丞亦御史大夫屬也

漢景帝時廷尉張湯雖治刑名家爲人長者漢武帝時丞相公孫弘言士賊曠弩百吏不敢前

愚以爲禁民毋得挾弓弩使上下其議吾丘壽王對云且所爲禁者爲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賊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上以難丞相弘弘詘服焉

哀帝以寢疾盡復前世諸神祠凡七百餘所一歲三萬七千祠

漢王嘉言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愚謂二千石亦能虐下故爲政在於得人

漢法太史公位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

丞相

劉向疏所以言王氏者可謂深切著明而成帝不能用惜哉

魏諸侯王法禁嚴切動靜出入制于典籤至于親姻皆不敢相通問

或謂孔明既隨叔父依劉表不當遠處南陽然不知南陽正荊州屬郡

魏尚書令司馬孚當大將軍曹爽擅權李勝何晏鄧颺等亂政孚不視庶事但正身遠害而已

英雄記曰表病上備領荊州刺史

漢末劉繇王朗各據州郡今歲不戰來年不征使孫策遂并江東是其惰於有爲而不能自大易曰有事而後可大

胡三省曰永嘉之亂伶官樂器皆沒於劉石江左初立宗廟以無雅樂及伶人省大樂并鼓吹令是後頗得登歌食舉之樂猶有未備大寧末明帝又訪阮孚等增益之咸和中成帝乃復置大樂官鳩集遺工而尚未有金石也及慕容儁平冉閔兵戈之際鄴下樂人頗亦有來者謝尚鎮壽陽採拾樂人以備太樂并制石磬雅樂始頗具而王猛平鄴墓

容氏所得樂聲又入門右謝玄破符堅獲其樂工  
楊蜀等閑習舊樂於是金石始備焉

王凝之殷仲堪皆奉天師道而被殺者後世猶未之  
悟愚哉

宋蒼梧王元徽元年魏以孔子二十八世孫乘為崇  
聖大夫給千戶以供灑掃

齊明帝元年魏主如魯城親祠孔子拜孔氏四人顏  
氏二人官仍選諸孔宗子一人封崇聖侯奉孔子  
祀命兗州修孔子墓更建碑銘

魏主嗣常密問崔浩曰屬者日食趙代之分朕疾彌  
年不愈恐一旦不諱此與左氏載日食曰魯衛當  
之者同是日食之災誠有分野

唐太宗宴慶善宮同州刺史尉遲敬德預宴有班在  
其上者敬德怒曰汝何以坐我上任城王道宗次  
其下諭解之敬德拳毆道宗幾目眇上不懌而罷  
謂敬德曰朕見漢高祖誅滅功臣意常尤之故欲  
與卿等共保富貴令子孫不絕然卿房官數犯法  
乃知韓彭蒞醢非高祖之罪也國家綱紀唯賞與  
罰非分之恩不可數得勉自修飾無貽後悔敬德  
由是始懼而自戢

李靖伐吐谷渾岷州都督監澤道行軍總管高甌生  
後軍期靖按之甌生恨靖誣告靖謀反按驗無狀  
甌生坐減死徙邊靖自是闔門杜絕賓客雖親戚  
不得接見

中宗以昔居房即幽尼無歸祈念藥師遂蒙降祉因  
命沙門義淨等重譯藥師琉璃光佛本功德帝御  
法筵手自筆授又譯俗像功德等經李嶠韋嗣立  
趙彥昭盧藏用張說李儀二十餘人潤文章巨源  
蘇環監護

唐德宗命李泌爲相曰朕今用卿欲與卿約卿慎勿

報仇泌曰臣素奉道不與人爲仇蓋德宗之意  
泌害盧杞也而泌豈如是之人哉德宗用杞幾至  
亡國猶始終不能忘小人能中君心如此

唐定州別駕程士庸墓志銘末云天祐二年塔成德  
軍節度內中門樞密使梁孺重立石按歐陽公五  
代史謂唐樞密使悉以宦者爲之至梁太祖始易  
以士人是不然矣

桑維翰爲晉相一詔書指揮十五節度使無敢違者  
是亦詩所謂賦政於外四方爰發也

宋仁宗寶元初年定襄郡地大震裂漏水壞屋廬城



堞殺民人幾十萬歷旬不止

歐陽永叔論救杜范韓富疏云行爲人清慎而謹守  
規矩仲淹恢廓自信而不疑琦純正而質真弼明  
敏而果銳此四人者天下至公之賢也

邵康節走吳適楚過齊魯客梁晉久之而後歸洛以  
居曰道在是矣蓋以數知之也而程氏兩夫子實  
產其地豈偶然哉

宋制任邊郡者皆令兼領內地一州處其家屬譚延  
蘇案爲大理詳斷官民有母改嫁而死旣葬輒盜其  
棺歸柩法當死案曰子取母柩父豈與發冢取財

等請而生之

史彌遠雖非賢相猶置人才簿書賢士大夫以待用  
見方虛谷撰呂午家傳

衆書 十六條

論語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漢書凡三見國字下俱  
有於從政三字此當從之

大學在親民程子曰親當作新愚按親新古字通用  
觀左氏石碣之言新聞舊作親聞舊此可見矣

孔子之謂集大成樂一變爲一成尚非大成九成皆  
畢然後謂之大成

孟子之學明在於事親事長而幽極於知性知天上  
下本末一以貫之此所以爲醇乎醇之儒也彼莊  
老者幽明二致首尾銜決世儒方且尊以爲聖哲  
豈知道之論乎

晏子曰嬰仄陋之人也四維之然後能直

參同契曰二月榆落魁臨于卯八月麥生天罡據酉  
因知天罡即北斗也

說苑曰齊桓公北伐山戎氏其道過燕燕君逆而出  
境然則山戎在燕之北疑即今之北虜也

管子曰凡國之重器莫重乎令令重則君尊君尊則

### 國安

顏氏家訓曰夫遙大之物寧可度量日爲陽精月爲  
陰精星爲萬物之精儒家所安也星隊爲石精若  
是石不得有光性又質重何所繫焉星與日月形  
色同爾日月又當是石也石旣牢密烏兔焉容石  
在氣中豈能獨運日月星辰若皆是氣氣體輕浮  
當與天合往來環轉不得錯違其間遲疾理宜一  
等何故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各有度數移動不均  
致堂辨曰考之六經惟春秋書隕石于宋不言星  
墜爲石也旣以星爲石又以日月爲石此皆推臆

之說非聖人之言也愚謂日月星辰皆氣之精而麗于天體如火光不可搏執其隕而為石者以得地氣故耳非在天即石也有隕未至地而光氣遂散者亦不為石也

段少連曰紀綱之亂變故以生

伊洛淵源錄不取周子者意周子非洛人且二程之師也固難屈就錄中

程子曰自得後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

昔明道先生有言以吾觀於儒釋事事是句句合然而不同

司馬溫公曰紀綱不立則姦雄生心

文公先生答王子合書曰吾輩於貨色兩關打不透便是無話可說也

擬補格物致知傳

所謂致知在格物者合內外之道也蓋於庶物內斯明矣察於人倫內斯通矣既明且通則不疑其所行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康誥曰弘于天若德裕乃身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文莊疑齋集卷第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文莊凝齋集卷第八

書簡一

奉秦尚書紘



鴻儒自收跡屬曹修焉二稔每念聆接緒論未嘗不私竊歎仰以為古之君子有志於天下者未必有才若漢孔文舉是也才矣未必有量若唐李文饒是也今觀執事其然而有之者耶凡今海內之士思得立下風而望餘光者多矣鴻儒何人顧得承教請於左右豈非幸之至耶鴻儒前歲奉命至鳳陽未五日而病遂乞免歸至家思欲屏居讀書期有所得以自見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於當世居無何得邸報乃有今授璽書臨門遂不能  
辭今雖黽勉從事然公私叢冗上之不得得誨益以  
終其教下之不得親簡編以終其學愧如之何即今  
北虜近塞邊烽時舉朝野注仰在於執事惟鴻儒亦  
以爲非執事不能却此虜也佇候 詔除方圖晉見  
伏祈爲 國愛重

奉楊遠菴

累辱尊翰不勝感激恭審起居納福無任欣慰生於  
東溪書中見執事方入疏辭免新命共相歎悵以爲  
如執事文學行誼海內宗重小却猶宜以白玉堂處

之而顧以是爲止足之地邪既而有自釐下至者謂  
執事之章已爲相知者力止之矣乃復欣欣然若有  
得焉行止非人所能固有典司於冥冥之中者天於  
斯世孰謂其無意邪履茲秋序惟上爲 國家善保  
崇重

使者西來蒙賜止酒倡和集教在其中矣感何可言  
恭審澄序屬僚汰除弊法風采所至馬政一新通儒  
全才發於事業光明俊偉固宜如是世多謂書生不  
達從政由執事觀之豈不有以間執讒慝之口乎鴻  
儒別後碌碌猶夫人也無可陳聞尚望便中垂諭幸

甚茲者考試在外旅次匆匆附謝春漸和萬冀上爲  
廟朝倍加崇護

鴻儒夙荷眷愛恒切感激中以病冗中尋而謝事箋  
記闕如無任惶恐自忝竊成均叨冒踰分止足之念  
未嘗去懷優游卒歲是所願也不意尚勞記存復加  
收召躡等陵節以有今除聞命之日汗流浹背未有  
勞効於國而遽獲人臣崇品其爲進越已猶知之  
而况於人乎此蓋伏遇執事體國憐才兼收藥籠乃  
詩人代價之義而實不足以當之也茲因人便謹此  
附謝倘垂終惠去人受事之餘尚乞面賜話言生當

奉以周旋不敢失墜炎候在近伏乞善保崇殿以上  
副倚注

與彭總制

數年劇寇一旦肅清元功偉績近代莫二鴻儒已於  
送吳黃門序中見其意矣幸取觀之陳瀚事鄙見如  
此不知執事以爲如何唐崔安潛在蜀雖有投獲同  
行強盜首宣免罪之令彼特行劫者耳視此蓋淵之  
與天也又聞滄州盜起不知實否如實趙風子輩似  
不宜解京且目下亦宜稍布耳目略遣探謀并各城  
門各走集密詰誰何也此自執事素所蘊蓄但旣忝

交游不能默默耳兩臨河南弟獲一晤悵快何如未北  
上聞有便幸賜教陳翰備細招由錄賜一張凜秋切  
祈珍重

忽奉音書如自天降開緘恭讀感激不勝既而閱平  
賊公移見執事將略宏廓周密即知此賊無飛走之  
路矣但書中謂尚有一二反側子不知何也進使者  
問故謂寫書時如此領書時已報獲擒將老人知無  
事矣鴻儒得此慶忭無已又承慮及賊平之後昔人  
撫慰荒殘彌爲不易處置之宜誠在解卦惟執事兩  
建破賊之績英聲烜赫震躍四海大丈夫處世當如

是矣鴻儒幸荷吹噓代置今職尚書胡公志在歸田  
時多在告鴻儒領事頗久敢請辭但識短才踈不能  
無過惟此心可質神明耳承諭轉覆胡公以下七位  
即遣人持來簡報知又蒙念及舍弟骨肉之情不是  
過也功臣錄一部奉觀此書新出亦可以見我朝  
創業次第間有小誤不足以妨其實也春和伏計即  
日凱旋佇聆封拜

數承誨墨無任感荷承英略神筭出人意料元惡大  
憝擒翦無遺功勒鼎彝名傳竹帛雖古之名臣何以  
加此下風餘光海內傾仰况在愛下欣抃何如獨惟



不得一相聚以豁平生之願也所諭劉三其真無疑  
行且解到審之可知名甫之言亦恐爲人所誤爾使  
者行急不能詳復暑熱切祈珍愛

奉楊石齋少師

鴻儒昔以遠臣獲參清貫循省所自實出鈞陶鄙儒  
得此登仙莫喻會聞訃南還誓安止足不敢復有當  
世之念新春忽得邸報乃有命忝冒超越凌高厲  
空雖執事終愛之過然恐四海之議不謂爲然謹已  
於三月十六日上任訖自今以往當恪守官箴期不  
負執事之明是愚仰酬之分也炎候在近伏祈保衛

崇嚴以光調燮

奉王述之司馬

伏自都下拜違倏經四載感仰盛德無日忘之恭審  
改秩留都頗慰衆望然忠鯁之節亦自是而著於四  
海之間皆以爲一旦

聖天子思聞讜論求正直強毅之臣可以安國家利  
社稷者而屬之政知執事之居必不在諸公之後矣  
尋聞自刑部轉兵部與聞機政廟堂意向固可知矣  
鋒車之趣夫豈遠乎久稽脩問不勝惶恐辰下秋孟  
邊州早涼切計江南未減炎燄伏乞上爲廟朝倍膺

崇護

奉劉仁仲先生

前者軒車往來過南陽鴻儒雖稍候承而實爾款燕中心慊然迄今未已惟執事雅度淵宏殊無纖芥故以愚之庸陋猶荷汲引以有今日也愧感不勝茲因人便謹此附謝漸矣惟珍衛與居需登殿學

與焦少師

使至奉教音弁辨謗書疏恭讀一過極明切矣但今茲之時諸公當國意外利害難保必無鴻儒凡爲人謀常盡忠款使生處此死生所不計也况不至此乎惟執事斟酌行之幸甚南史王景文曰知卿至誠當爲我百口計此亦一義敢不薦聞使回謹附鄙臆漸熱惟護重寢興以俟天定

奉李少司空

錄

恭審使節東歸道出榆次白者遲緩薄暮方知鴻儒以出巡甫回早當朝謁不及馳候罪責惟深伏冀清衷特垂原貸鴻儒謏陋少才謬膺學政夙宵惶恐懼貽罪愆不意今春二月陞秩副使其爲忝竊誠非所任陶鑄之功知在鄉尊諸元老但未敢即作書謝耳執事倘推平日見愛之心到都叱賤名一爲上覆不

勝幸甚書帕將情伏乞視入炎德在候惟善保崇嚴  
以需台鉉

與費禮部子充

鴻儒昔在國學荷蒙維持半載之間幸免咎悔感藏  
盛惠其何敢忘恭審榮遷無任欣幸鴻儒昔借玉山  
集十三冊行時再三託王思獻毋令失墜及今書來  
乃亡一冊心甚恨之無可奈何執事行到黃扉補亡  
不難但鴻儒之行不免有虧以是負左右耳復舊制  
三冊有便幸寄惠茲因辦事吏胡紀之便謹此附謝  
披奉無期惟保衛崇嚴以需殊渥

書簡二

與馮汝陽

不奉音塵歛經五載疇昔遊從之樂未嘗去懷昨李  
謹來弗獲一字之賜甚怏怏也豈執事之於僕已忘  
之邪將未忘而或不暇也自邸報中得執事西行之  
信深不然之賴經濼菴之所奏舉流品已重必不久  
淹執事母亦自曰安能鬱鬱久居此乎南陽歲儉民  
貧人懷危懼善後之策茫然不知此天下腹心之地  
也而不安若此奈何披奉無期惟葆鍊以需殊寵  
承諭寇盜充斥誠忠國愛

君者所宜深憂而切慮也關中之盜在邊陲今山之  
東西河之南北俱懼響馬之害南陽近日尤為危急  
寇壘已在屬縣游騎時至近郊雖復城中亦有細作  
其風聲勇銳蓋莫敢嬰其鋒但所志者惟在子女金  
帛知無能為獨良民被害目前不能度耳不意感慨  
悲歌之士一旦變而至此誠可為燕趙豪傑惜也呵  
呵茲因文知縣壻張傑送書回謹此附謝風塵頽洞  
合并無期惟保愛寢興以膺峻擢

與劉都憲

琬

前在南都幸隨鷺序拜別後不覺二十餘年中間變

故紛紜可駭可愕者不知凡幾彼此雖不相聞想同  
一鬱鬱也前李少叅回欲奉記左右又恐執事或已  
忘之則鴻儒為唐突矣茲承誨墨及厚賜乃知尚在  
存錄之列曷勝感慰即日恭審臨蒞甫爾大盜即平  
地方無虞中州胥慶非忠信格神才猷周世不至是  
也崇階大拜匪朝伊夕容賀容賀使回謹此附謝未  
由觀止惟上為 廟朝倍加崇護

與藍文綉都憲

昔蒙顧重引拔超遷華貫清流實自茲始鴻儒性雖  
愚鄙敢昧階緣但自奉別以來牋記闕如不恭不敏

罪曷敢逃中值變故紛紛念之心悸所幸

宗社有靈克逆伏誅向之忠賢乃獲休復若使延至今日其禍海內何但如前時而已邪自承執事臨蒞關西大盜出沒迄今未息聞旌纛駐漢中今已再歲勞瘁可知國事至此誠宜浩嘆聞賊窮克極惡當是滅亡之日惟執事更勵良圖以收後効幸甚幸甚茲因揚僉憲行便謹脩起居之間有便亦乞不惜教音辰下漸炎惟護重興居以需天助

鴻儒夙荷深知特蒙殊獎橫金夷紫敢昧階緣但自執事趨朝之後久闕候音固知淵度弘雅無督過之心在於區區不免為薄於義矣中夜以思不勝介介比有自都下來者恭詢動靜安和下懷歡慶鴻儒職業未脩而學業未進常恐淪於汚下有負大君子知人之明以是不敢自棄亦未知終竟何如耳伏乞便中垂誨幸甚辰下春和惟順時保鍊以需異寵

與都憲文公

伏自持憲臨邊鴻儒適在晉陽雖限關河地實密邇奪於紛冗未能修敬迄今負芒伏惟執事謀略不世邊隅寧謐足以寬九重西顧之憂足以緩四海北輸之困幸甚幸甚鴻儒因去歲七月考滿過家以宿

痾未瘳不能赴部已具養病之詞行遂歸田之願此  
後惟有瞻望雲霄沐浴霖雨而已茲因敝處領操指  
揮任倫之便敬此附狀春序尚寒伏乞保護崇嚴上  
副眷寄

奉劉志大都憲

前吏趙啟去嘗貢小啓計當徹覽承聞新修憲府功  
成宏敞高壯足稱儀形不勝慶抃陳憲副書來見託  
爲記自愧謏才不能發揚規模之盛義又不可辭拒  
勉強撰造一篇殊無可采執事試取觀之如不中意  
付祝融氏改畀作者可也辰下春和伏惟護重

與杜都憲

晉陽別後歲序亟更追憶舊遊殆如昨夢此閱邸報  
恭審光膺寵命進秩中臺榮奉璽書出臨邊瑣甚盛  
甚美想籌算有方授法當器足以上副寄委下慰群  
情矣鴻儒自養痾丘園老母棄世情味蕭然百念灰  
冷無足爲執事道茲因南陽衛領操指揮申爵便謹  
此附問起居春序漸和惟上爲軍國倍加崇護

與王祭酒

思獻

別後蒙賜教墨及佳篇舒卷諷誦不能去手李杜歐  
蘇之後又見執事矣幸甚幸甚恭喜榮轉南雍雖有

去國之嗟然耳目見聞之間免可駭可愕之事亦足  
樂也續文鑑今可爲矣幸早成之梅留守一之者當  
代奇人不可不徃來也晉書南齊書北齊書魏書周  
書皆南監所有如說事力能爲之幸各致一部去人  
羅景亦可託者否則不必也倘有教音亦付此人爲  
佳冬寒惟珍愛

與鄧都憲

比嘗奉記左右蒙垂省錄感荷即日恭審地方寧謐  
民有更生之樂皆庇廕所及欣仰欣仰但傳聞賊之  
餘黨奔播江中出沒爲寇若不痛斷根株恐死灰復  
然非廣設方略備加重慎不可乎也執事以爲如何  
茲因人便敢此薦聞內鄉知縣張經欲得考滿呈請  
至日得賜允可不勝幸甚李巡按處亦望奉達此情  
餘惟珍重

與張都憲

比承車從過南陽幸獲接奉光塵申展闊積而執事  
亦不忘疇昔之雅惠顧殊常曷勝慶抃承差至得所  
賜手翰慰藉有加兼荷新曆魚鮮之貺倍增感戴恭  
審天人協相寢興納福下懷慰愜鴻儒碌碌如昔無  
可薦聞人回謹此附謝向所許楊文定公集切祈垂

賜甚懸懸也別紙二幅幸眎至寒至春生其期不遠  
惟冀保護崇巖以上副眷倚

書簡三

與周伯常司徒

自昔晉陽恒切傾嚮顧無由至左右耳念昔從遊浸  
涉誨益沒齒不敢忘也跼伏窮鄉承聞 朝廷召用  
元老正東坡所謂呼黃髮以寄安危者不勝忭躍旋  
聞病歸又不勝歎咤豈忠良得路自古真難邪鴻儒  
夙抱執事所悉枯木死灰豈復有當世之念忽聞  
徵命出於望外喜懼交并蓋當路采平日之虛名而  
不知其實無所有且不逮前也報願居此伏乞執事  
不忘疇昔便中時賜齋教幸甚茲因監生張賓之便  
謹此修問寒候在即切祈葆毓神形以綏福履

與許侍郎

季升

伏自執事以直道不容於時謝事家食于今五年海  
內蒼生之望無一日不在執事人心如此銛車之召  
夫豈遠哉敢預爲世道賀竊念靈寶在大河之南常  
欲向芮城而濟一展謁於左右人事錯迕尚未如願  
而誨函之墜已再三矣鴻儒之稽慢罪當何如雖德  
心偉度無物不容而反顧自省背未嘗不汗也茲因



承差李仲和之便敬此修問辰下秋爽伏乞保衛寢  
興倚需 天寵

與喬白巖

違奉光塵又幾七載數辱手教感愧曷勝茲承諭以  
郭生入學事立施行矣使回謹此以復夏秋之交聞  
執事欲省墓暫還樂平鴻儒以多病行假考滿亦欲  
南歸恐爾時不得參候左右柰何柰何晉陽人旱昨  
始得雨雖未霑足差慰人意想所欲聞故敢奉報矣  
德在候伏惟珍重

與梅留守一之

羅景至得誨音開緘莊誦及覆數過如接清客聆善  
談也無任欣暢恭審太夫人康和執事暇豫二郎皆  
韶秀可愛深爲慰幸鴻儒自經大故以來衰悴不可  
言獨於經書或時精思尚能有得但不得如執事者  
以質正之耳鴻儒在南都日嘗見浦太守家發賣黃  
氏日抄本甚善爾時未嘗買得今敝齋雖有兩部俱  
殘缺不可讀若能求得一部寄惠當附致書價也瑣  
瑣乞垂照

與李都閩

自弘治丙辰別後無緣再奉顏色中間累蒙惠貺殊

關裁謝慚報曷勝變故紛紛彼此更涉憂懼之懷想  
無異也聞已謝事計甚休暇僕自免喪之後雖無吏  
責頗困人事思自放於山巔水涯求黃石公赤松子  
而與之遊尚未得也茲因風便謹此附問起居冬寒  
惟珍鍊

與張都憲

鴻儒素以鄙拙起居之問不徹於闈人者蓋積年矣  
無任慚悚伏計天相神勞台候納福下情欣慰鴻儒  
昨以給由過家宿疾復作已上請退之文必遂投閒  
之願惟冀執事旦晚出入廟堂霖雨天下愚雖不肖  
尚能歌詠盛德於長林豐草之間也茲因風便敬此  
附聞漸寒惟上爲 廟朝倍加崇護

書簡四

與李大參書

昔在都下與張公器周旋甚久屢道執事盛德恨未  
之識也近聞超擢山東牧伯仍知大名蓋畿輔雄郡  
地大物衆非執事之才不足以鎮壓之鴻儒無似近  
以病免家居忽得邸報乃有貴省僉事之命其行止  
尚在猶豫中而執事不遠千里遽有雅贖拜受漸熙  
異時或天假奇便得遂良覲耶冬寒計河朔尤甚惟

爲國爲民倍加珍閱

與畢宗仁大參

使者再至復辱尊翰兼惠佳作珠貝滿前口誦心惟  
精典超詣固已入杜少陵之室矣而尚自退託於向  
傳何謙冲如是鴻儒自出司來殊無好况觸物感事  
情有餘而才不足是以未嘗有所作作亦或不終篇  
而遂止使者回無以復命聊錄今春北行拙作數首  
附往仰冀改教不勝厚幸河南兩方伯缺不知所補  
者何人如有新報便中毋惜寄示暑候向炎願言崇  
護以需異寵

與倪方伯

秀夫

去冬承差李憲至蒙賜新曆二百本是時戎馬在郊  
道路艱阻未及頒朝而受惠獨先分贈親舊皆如早  
得春也感激曷勝譚雄新至又承寵賜茲因其關領  
葬儀之便統此附謝風塵涸洞豺虎縱橫披奉無階  
惟祈珍愛

與俞方伯

不奉言笑又復月餘曷勝傾想伏計日侍 穆清曆  
寵必矣此間貴宅盛春俱平安三司中諸皆如故但  
蔡僉憲於臘月二十日棄世先一日習儀尚無恙病

不一二時遂歿退之云一日不見而死吁其悲若蔡君者信矣其可悲也綉衣出巡尚未還司還則聞在二月謾知之茲因舍弟赴京之便敬此報聞太拜非遙稱賀未晚

與李叔淵憲副

日承遠送不勝感激賚公文人至又辱惠書褒飾過情慙汗被面圓夢之說亦相愛而辟之詞也以鄭馬况其即昔人所謂二公何人予何人之意乎承諭檢錄澤州及沁水屬縣故實并六帖夷堅志二書乃遽爾遺落今再有行少附學案已發去矣所惠藥方即

當合用倘賤疾有瘳則自此以往之年皆執事之賜也閱卷終日頭目俱昏人回不盡所言伏惟照亮恭審光膺恩綵進貳中臺典漕事於江淮充國儲於京庾才猷風望深協公言然區區屬情尚不在是也梅一之聞已辭留守之任回南京矣渠有新編續百川學海其間所載奇書頗多以執事借抄似不爲難脫有餘力抄寄一部不勝厚幸楊廉夫詩集一部奉將遠意此抄若肯刻亦一佳事比復得汪水雲湖山類藁一冊若執事無此信來當錄去也冬寒在候切祈上爲廟朝倍加護重

與王僉憲

累承厚惠無任感戢即日伏託高筭大盜平夷中州  
士女無不忻幸廟堂論功必知所歸容賀容賀鄧州  
專願平氣以聽于太守區區素所厚者蘇千戶則區  
區姻家也其是非曲直僕不當有言但其所爭何以  
異於蟲臂鼠肝乎可以發一笑也周推府公廉明斷  
一府之望賢契想久知之不待僕喋喋也其罪名俱  
不敢告免惟法外責辱得少寬假則幸甚矣人便草  
草附此

與提學王憲副 敕

恭審執事文學行誼蔚爲儒宗欽企徒深披承莫遂  
第增鬱邑頃以家母有疾思見舍弟即蒙予告足荷  
眷存舍弟又言執事嘗遣緹儀賁及衡宇不知淺陋  
何以得此於左右也茲遣承差往迎家父併送舍弟  
南還敬此附謝展下春和萬惟珍護以需異寵

與李提學

向承報章殷勤微悉感何可言道遠未審近況何似  
計當佳勝鴻儒日就衰悴無足道者茲以內鄉門傑  
調官沂水因渠家人赴任之便敢此附聞及烏之愛  
想不待言熾暑中惟護重

與俞方伯

自別台顏無任懷想鴻儒鄙人也特荷眷存倍厚於同列感激之意死生以之但鴻儒以病軀不復能供職恐無侍坐之期惟冀執事早膺殊錫入贊邦經以霖雨天下則慰也當與木石鹿豕同沾恩渥於長林豐草之間也人回聊具硯匣梳匣各一事附致薄情跡存爲幸履茲涼候切祈倍加珍攝以需驛召

與胡憲副

昨執事建旌鳴鼓過自敝巷軍容整肅鴻儒倚樓窺而羨之曰大丈夫當如是矣即欲至近關一送柰衰

麻之服不可以入轅門用是中輟忽承班昨乃知犯諸葛忠武侯祠者此舉甚合古義執訊獲醜必在不疑矣人回附謝途次惟堅重部曲遠斥候明號令嚴賞罰以建封侯之業

與劉博之憲副

昨令嗣蒞止寒舍方幸得遂款承不意不肯少留而去悵快可知北征在何日幸見告也鴻儒以老母喪事門墻欠完因書畫頗爲人竊去雖無佳者要亦棄之可惜之類也今欲脩立垣墉十數丈於院落以限內外得擊三千土十車足以了事衛縣煩擾已多慙

不能復啓齒惟執事相愛無敦敢以奉告咄嗟而辨  
知無難者幸有以命之尚容謁謝

與房憲長

闊別近十載矣幸執事持憲汴省託在宇下乃不得  
一奉顏色曷勝悵快日者託庇巨盜已息所恨餘黨  
猶有存者蓋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必死之寇未易爭  
鋒想執事必亦念及於此儻有奇畫毋惜飛達於總  
制處若遂殄滅餘孽中州始可有奠枕之日也茲因  
人便謹此布聞去歲敝縣二起郵送河夫未取批廻  
罪莫敢逃所願寬籌捷耳小書將意幸眎至伏暑未

關惟環護

與南方伯

比日恭審體履清嘉下懷欣慰鴻儒無似如昔不足  
道念但敝邑歲儉民貧又遭回賊掠奪至於女婦或  
不可保曾無橫草之禦亂心何自而弭又東南飢民  
流入西北山林者道路繽紛前後不知其數此恐爲  
地方異時之憂亦不可不預慮而逆備也莫肯念亂  
誰無父母詩人忠孝之言每一誦之不勝悽惋執事  
任世道之寄故敢以此言上聞僕之所以爲此言者  
亦所謂憂兼家國者也惟矜察幸甚秋熱尚劇切

祈護重

書簡五

與胡太守

竊伏隣封，猷聞善政，恭審檢攝，有方豪強，滅迹甚盛。甚休鴻儒，制中麤遣，無足蕩聞，恃舊輒有所瀆。老父年在八十日，迫桑榆去歲，置買壽器一具，先為老母夫故之時，借人杉板一片，其人見索，因輟以酬之，遂非完物。茲託人赴襄陽買補，恐為人所愚，不得真良之材，願假威重，特賜主張，倘遂所圖，則僕之感德與齒俱歿矣。瑣瑣無狀，切祈情恕，披奉無階，惟護重以

需殊渥

與李宗一

違奉色笑，忽復八載，關問之咎已猶知之，惟恃弘度尚敢自通，併致瀆焉。鴻儒自代，匱晉省不覺九年，調攝違宜，數至嘔血，所以去歲七月假以考滿，便道過家，其實宦情十去六七矣。隨用例移關總司具呈，當道乞與轉奏，罷免迄今未報，敢瀆執事，倘聞有奏詞到部，望於馬焦二老先生處方便一言，俾僕濁醪麤飯以終天年，莫大之幸。若夫短衣匹馬，看射猛虎，兄亦亮僕無此懷也。茲因敝處職舍人張齡之便，謹



此附知合并無期惟珍重

鴻儒昔在晉陽蒙執事鄉情友誼厚逾倫品及平陽之別契分彌篤歸而奪於紛冗書問稀踈執事當亮其非薄也別後不意執事變故至此聞之令人心折雖然古今賢人君子遭此者多矣願執事安常處順不必以崇卑嬰懷程子所謂學易之大方不過如此矣令夫人便道抵鎮平不能養饋餽之敬甚以爲恨也鴻儒不幸老母棄世今屆太極是母新年八十一歲雖衰未甚愚兄弟俱如昔想執事欲知故謾及之會晤無期惟慎重以需後福

大姦旣去諸賢彙征而執事猶偃息外郡廟堂豈忘之邪或將有待也四海之內寇盜蠶起惟執事以天下爲心必當有以處之大抵論兵說劍辯折風生雖白面書生能之而不可用也今日之事得失果安在幸執事教之鴻儒不奉誨墨久矣昔人所謂念相聞者執事其無意乎匆匆幸照亮

前盛价回汴道出南陽承賜誨牘感荷蒙諭以有必欲去之意僕竊以爲仕止久速固不敢仰則大賢雅度但仕必欲隱隱必欲仕似均過也不若無必任運之爲得耳茲因人便敢此附聞後有良便毋惜教音

乃見愛厚之無已也暑熾惟愛重

與陳亮之太守

曩在都下深荷相存別後未及裁謝殊用耿耿恭審  
執事以英年出守輔郡在遠聞之不勝傾注如僕無  
似乃與令兄東西相望以典司學事曷異董澤之蒲  
而欲絮大於徂徠之松也政可發一笑耳茲因廣平  
府學生張晟去便附此以謝不敏張之父舊爲南陽  
尹張乃僕十年前故人也遠承來賀切望執事稍念  
薄分特加矜誨幸感令兄處頃亦有書亦望達意辰  
下大寒惟及時善加珍護

與李邦佐

奉別良久無任懷想老母棄世又蒙厚賻感激曷勝  
承聞起居清豫爲慰鴻儒制中寂寂頗減喧煩良用  
爲慊茲因貴治輿臺之便謹此附謝併達近况向所  
託買壽器疑難得佳者想佳者又價貴難酬故不得  
即如意僕近亦令舍弟赴襄陽買置一副亦粗可不  
稱鄙意執事處置易頗難幸以原物見還又可濟目  
前之急辰下春和惟珍護

書簡六

與夏特雍憲副

日承遣吏照臨晉國候人失告關吏不警致寇盜充斥  
斥侵及行李此我諸大夫無政之故敢諉曰無罪乎  
已戒執訊朝夕刺緝庶有獲焉以復於左右若士會  
爲政盜奔於秦此侯後賢非所敢冀也使回敢附以  
聞揚孝者醫之良也國人賴之執事有召敢不即遣  
第臨蒞者衆不敢專耳必欲一來尚侯後命陽和在  
候葆毓是祈

與王教諭

鑑

僕前在晉陽閣下在猗氏徒以分義相與未有甚益  
於左右也自僕謝事南歸家居寂寂閣下至桐柏無  
何即蒙遠顧惠以盛儀僕比者祥禫甫畢輒承遣高  
徒禮儀彌厚閣下具有古人之風矣聞貴邑餓殍盈  
途閣下能移文當道悉與賑拯仁人之行令人起敬  
無已但此乃權宜之策者居常無事之時願於有司  
之務一切不與懼有侵官之譏也又聞諸生成服德  
教如父子之親此亦今之所難也惟有終之以無倦  
耳使回敢此附謝未聞惟護重興居恢崇德業

與莊國華

比者 新野殿下屢以冠服爲言央僕祈請僕昔赴  
都下時嘗經回曆矣况今身服素纊而處凶穢豈當

以是僭易清聞蓋彼徒知儲在齊者優渥之中而不  
知禮所不許也迫於再三敢告左右一夫向隅滿堂  
不樂歲云暮矣萬物懷新此其時也若得轉聞聰聽  
特沛恩私匿其微瑕反厥初服則月正元日冠履上  
一宗族既睦封境咸和與物同春莫先於此矣非所  
宜言而言切祈昭察

昨伏觀曆藻乃知國典攸存何敢復有所關說但  
新野殿下性欠弘通數日以來如有所失亦可矜也  
且再三央逼言勸難回無可奈何又有此請山藪藏  
疾川澤納汗瑾瑜匿瑕國君含垢春秋傳以爲天之  
道也願更一啓陳若蒙禮失矜物賜以冠裳令得綴  
班朝賀則邊之畏威懷德當日慎一日矣即後有愆  
外裁量難煩曠不知止切祈亮之

與安知縣

忽承使華在臨遽享惠以手翰申以豐儀未奉光塵  
遽蒙存問拜領之餘無任感荷備城記讀一再過賢  
契之業平臺之文二美具矣敢不歛衽世路漸夷異  
端將盡今日似若可喜然昔人所謂倚伏難知吾猶  
有懼者亦不能不介介於懷也人回謹此附謝併附  
鄙見有便毋惜誨墨及序頗異常候惟倍加珍攝

與滕秀之櫛 金唐人

別逾八載山川迢遞海分南北音絕鱗鴻徒爲惆悵而已自禎庵意副來備審年兄侍親有暇起居納福又聞自天祐之已得佳嗣爲之慶忭無已僕之不敏年兄所知猥蒙推擇謬膺斯寄夙宵惶愧知復何言但以從事於斯歲月既久時於四書五經亦間有一斑之見義理無窮未敢自是但恨相去之遠無從質正爾亦望年元早從親志出踐清途庶幾相逢得遂譚讌以尋昔年之樂也茲因禎庵去便敬附此音披奉未期珍愛是祝

與張國持太守

日承厚款深用感荷茲有一事輒敢仰瀆僕有故人曰李情字宗善者靈寶人也先任南京御史繼陞貴省僉事丁憂起服改山西僉事在山西因與宗室一將軍有隙共聞于上將軍革去冠帶祿米而宗善則謫爲鄖陽府鄖水驛丞已於去歲六月單騎之任矣今其妻小赴任自南召抵鎮平遣人詣生請於執事欲假威重給一票帖於前路所經鎮平內鄉浙川三縣每處得撥騾五頭夫十名即通行無滯矣倘肯惠然宗善自當以書來謝且異時仕路相逢永爲深分

矣恃愛瑣幸恕

書簡七

與郭明遠

昨蒙以所得銅爵硯見示寔平生所未睹也但其銘曰建安二年心始疑之蓋孟德此時功名未盛疆土未廣二袁呂布劉表孫策方蟠結附近而鄴又不在其封內此時如銅爵臺者非惟不暇爲然亦不得爲也歸覽綱目乃始灼然知其爲贗物也建安九年七月孟德始破袁尚入鄴自領冀州牧十五年冬始作銅爵臺於鄴即使臺成於十五年而經營之始亦不

得在九年之前也况孟德志在天下入鄴之後當有以改紀政事收召人心必不以臺觀爲先也即其銘爲建安九年尚有可疑而况於二年乎其爲贗無疑矣然其密緻而渾堅當是後人得其法料効而爲之要亦可貴也昔唐張策父同浚井得古鼎銘曰魏黃初元年春二月望吉日造同以爲奇策時年十三居同側啓曰漢建安二十五年曹公薨改元延康是歲十月文帝受禪又改黃初是黃初元年無二月也銘何謬邪同驚異之是知古物之偽在唐已有之而鑒辨之士其上者觀其質理察其款識得之矣其次不

得不以年月爲斷也因論併及於此謹質於執事惟執事有以教之

與胡良都憲

遠承專使惠以手書申以厚幣見索拙作無任惶恐承諭有上師周孔下友程朱之言不覺汗流浹背生何人斯而敢有此襟期耶馮汝陽明而能斷有當世才具乃屈志於閑廐使執事常相會必有以釋其懷抱也甘肅志亦可取但漢魏晉以來河西事甚多此不能具爲可恨耳南陽今歲甚儉城市鄉村莫不業業懼有未形之變到骨之徵求猶未肯已豈非生人

之厄數乎執事聞之亦當一頓蹙也李謹回謹此附謝厚意會晤未期惟善保崇嚴以需殊錫

與石邦彥少宰

前談王忠肅公名呼朝貴以爲過誠過也三國紛爭互爲讐敵君臣私議猶曰玄德仲謀本初公路此風俗之猶厚也梁蔡搏爲尚書武帝呼其名不應呼其官則應此禮法之猶嚴也然忠肅雖過猶有質朴之風今輩同等動以老字加之求之古今皆爲有愧願年兄與石齋公一言之此等稱謂今後可免在我上者則不在此例抑觀太史公曰余聞孔子稱曰甚矣

魯道之衰也洙泗之間斷斷如也班史謂瀕洙泗之  
水其民涉渡幼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既益薄長老不  
自安與幼小相讓諍曰魯道廢洙泗之間斷斷如也  
由是言之則在我上者以老下加非道之盛亦望年  
兄與涇川先生一言之今後此字亦免垂稱也此頗  
關風教幸年尤留意

與楊方震京兆

自正德己巳京師會後于今五年雖切懷思無由接  
奉每憶昔顧示戒以當難處之時宜思自免未嘗不  
感歎戢藏以爲雖手足之情不過是也家居時見邸

報有徐黃門者薦列當世士大夫而賤姓名亦在其  
中自以與徐君素昧平生不知何以得此及至南都  
乃知爲執事平日延譽之過何相愛之厚也惟執事  
學極淵微數參陳邵思得扣請以開蒙惑不意合併  
未諧徒惆悵耳僕近於河圖洛書雖未諧極頗有愚  
見乃知劉牧真爲妄作而邵子朱子所定誠不可易  
安得合并以共究斯義乎向承惠鄉錄已領茲因本  
部王檢校考績之便謹此附謝此人回能惠以一言  
不勝至幸春漸和惟護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文莊疑齋集卷第八



文莊疑齋集卷第九

碑文

南陽重脩泰山廟碑文

郡城東北三里所有廟曰泰山莫知初立之始相傳  
 為今都閫臧君祖考揮使公之所脩也閱歲既久寔  
 多傾壞像設壁容污漫剝落弘治十七年春 唐王  
 殿下睿體違和承奉魏君壽受命往禱睹其若此有  
 築於衷又以 國儲未立中外遑遑念所以迎休迓  
 祉莫若致誠于大神為宜乃啓于 殿下以鼎新為  
 已任 殿下允其請仍出內帑金錢併給夫役有少



不足國人助之至正德三年七月望日功用潰于成  
又于嗣歲春大脩清醮以妥靈告事昭祈神貺魏君  
請文其事於石鴻儒按爾雅云河東岱又云泰山爲  
東嶽注謂岱宗泰山謂其方處萬物之始其謂居五  
嶽之伯也然則泰山固爲東嶽而東嶽必在泰山斯  
理之不易者也則南陽有廟乃行祠耳世稱其爲天  
帝之孫總人靈之府秩視三公祠崇四嶽萬物之生  
寄死歸悉於是乎主之故許曼之父篤病而請命蔣  
濟之子託夢而求職所在有祠凡以此歟今魏君乃  
能上爲君父疑情靈嶽丹青炳煥照耀遠邇其忠孝  
誠敬信無以加而神之報之其不違人願必矣言之  
不足因系以詩曰

東方有山曰岱宗據青齊魯三疆封嶢巖碑兀蟠層  
空日觀丈人羅諸峯蔽虧日月瞰雨風世稱萬物託  
始終仙官鬼伯互長雄恍惚譎詭誰能窮牲幣祝號  
茲獨隆禮秩冠南西北中七十二君自鴻濛金繩玉  
檢薦昊穹石銘鳥跡留僊蹤王稱帝號古所崇聖代  
復古嶽惟東南陽有祠迺行宮殿陛門廡龐以鴻視  
三廟制將無同冠冕佩玉儼威容侍者紛紛如隸傭  
劍佩陸離衣碧紅監善察惡昭明聰禍福昭臨震民

衰歲時奔走叟與童笙簫鏡吹填箎鍾剗羊擊豕陳  
列重大而雨場小瘳恫有祈必應感遂通歲久廟歆  
大穹隆暮序輟鼓晨停鏞 賢王霧露襲睿躬 國  
儲未立仍忡忡中官魏氏徃致恭睹其闕狀歸驟馳  
願任鼎新集百工 王允其請錫以饗黃金白粳多  
所龔國人爰發事力充著雍執徐時未冬煥然丹雘  
輝珠櫳入門鬼眼飛彩虹邦人士女香火供豪且貴  
者獻豨豨或祈若報各盡忠願宗藩慶明復融宮中  
言非叶罷熊雨暘時若五穀豐禦災捍患絕寇戎鋪  
舒太和彰至公永俾此邦紀疲癯神能終惠不我訖

千秋萬歲酬鮮醲

題跋

題解大紳先生送行詩序卷後

古詩一卷解大紳先生序并書爲通許時公自陝右  
大叅召至京師復移江西此其送行者也時當在  
文廟嗣位之初首索大紳既見寘諸左右深信任之  
遷侍讀數日陞侍讀學士奉訓大夫明年進翰林學  
士兼右春坊大學士奉議大夫又明年以讒構去國  
矣此序稱翰林學士兼春坊大學士是可見矣大紳  
負經世之才賈傳宣公之流其餘技形於字畫運動

翩翩如鸞鶴者而清麗道勁自然合作說者以爲得臨池遺意而生不究其用士林至今惜之按爲詞賦者自柴廣敬而下十人則皆曾蔡榜進士一時所選讀中祕書二十八人之數也柴廣敬餘姚人爲人純謹而學問該洽卒於員外郎抑菴先生甚嗟惜之士訓字詢謨廬陵人楊文貞公稱其粹厚和夷學博胸正可以爲良臣循吏其爲人可知矣湯流字如川泰和人貌魁梧奇偉孝敬慈愛與人交甚和雖浪語諧謔而愛敬之氣油然而周忱字恂如吉水人自陳年少請預內閣讀書選時數已足詔復增之宣德

中授工部侍郎總理東南財賦國裕民便其法至于今不改以尚書致仕卒李時勉號古廉安福人洪熙宣德間爲翰林學士正統時爲國子祭酒王振構以罪幾死無何乞歸士林高之彭汝器安福人幼有盛名嘗代兄從戎會赦免歸遂登第膺祕閣之選楊相字之宜泰和人文貞公從子也幼聰慧九歲日讀四書五經萬餘言十五領鄉薦永樂二年會試第一殿試亦在二甲之首卒於刑部主事劉子欽吉水人工舉子業由省元至京會試復在前名後名位竟亦不顯周述字崇述吉水人曾啓榜第二人孟簡之從兄

第也王直字行儉號抑庵秦和人幼聰穎絕倫弱冠舉進士爲翰林庶吉士累官至吏部尚書卒謚文端立朝凡五十餘年朝廷大制作多出其手獨時公之履歷予未之能考焉今觀卷中諸公皆當代名卿鉅儒其次亦英才磊落之士而皆與時公周旋不舍則時公之賢從可知矣公之孫恩縣教諭良弼以校文至山西念予忝在同鄉因出此卷相示羨慕之餘不自知不肖輒書于後如此云

題朱子因夢中影響圖後

外死生者窮通不足以動其心外窮通者得喪不足以動其心外得喪者毀譽不足以動其心若毀之而悲譽之而喜斯在君子之後矣赤尹朱君子因自以平生履歷自少而壯壯而老各繪爲圖而著其說題曰夢中影響益借莊周之言而爲說也予嘗以爲自彼而觀此則此爲夢矣若自此而觀彼又焉知彼之非夢乎若自無極而觀彼此焉則所以出乎無垠入乎無門者皆妙道精義之不得已而然者也又焉知孰爲夢孰爲覺乎聖賢之學死生一致非有所愛惡於其間也由莊周之言雖足以外死生而未免二之雖然其去世之沒溺於窮通得喪之間者則遠矣子

因少潛心聖賢之學有盛名仕方顯於時衆咸以遠  
到期之其爲此圖若遂止於是者且謂人間之跡爲  
夢中影響此其智中所存必能超然於死生之外矣  
宜世故不足以累其心也卷首之題雖出於周意實  
非從周也亦若邵康節之言徃徃有近老子者而自  
謂所見不同予於子因之說亦云

題陳止齋夷門歌後

陳止齋作夷門歌送王脩德赴闕言眉山金陵不相  
容而關洛亦復互詆致有戎馬夷門之禍予讀之不  
覺失聲大駭若如止齋言則金入中原非王呂章蔡

之罪乃程蘇等之罪也初荆公行新法雖神宗末年  
亦深悔之蘇氏兄弟論諫爲生民計也今乃以不相  
容爲言是直以公道爲私意矣且程張實無互相詆  
攻之事若以洛黨獨黨爲言是非曲直姑置勿論試  
以二公平生觀之其所以啓召邊釁者爲何事非惟  
伊川無之東坡亦無之也且雖有洛蜀二黨之分實  
無相攻之事至崇寧初而程蘇俱入黨人之碑謂金  
虜入侵爲二黨相攻之罪不亦誣乎謝疊山爲蘇詩  
序曰川洛交毀自陷其師小人剥君子夷狄盜中原  
二公亦不虞禍至此極是疊山私意或有未融而有

此言可也若止齋於熙豐崇宣未遠玉呂章蔡之故  
接於睹記而立論若此豈不惜哉其後元虞伯生著  
吳草廬行狀謂為朱子之學者日以增盛曾不足少  
救俗學利欲之禍而宋遂亡矣則是亦以亡國之罪  
歸之朱子而秦韓史賈之徒邈無與焉然朱子卒於  
寧宗慶元六年後七十七年而宋亡草廬卒於文宗  
至順二年後三十六年而元亡謂朱子之學無救於  
宋亡草廬亦無救於元亡何邪况前後年數悠促頗  
懸其議論識見與止齋無異何程朱之不幸一至此  
邪昔孔子闢鄉原孟子辯楊墨程子排釋氏朱子攻  
二蘇皆為斯道計其揆一也今止齋末章乃欲邪正  
是非混并雜揉如陳同甫金銀銅鐵攪為一鍋鎔而  
用之之說聖賢之學豈其若是哉

題謝繡衣汝為廷試策後

嘗讀唐元白宋蘇孔制策愛其條答詳而不泛切而  
不激鑿鑿乎可見於行每竊以為有董賈之風至劉  
蕡正始之說王十朋持權之說則或有愧於詳而不  
無傷於激矣雖其所遇之時不同君子於此亦不能  
無遺憾也巡按山西監察御史關中謝先生嘗出其  
廷對策相示觀其問無不答答無不盡事理明暢詞



氣雍容宛有元白蘇孔之風其謂德盛則待人必恕  
實有餘則取名必廉程朱復起不易斯言矣伏聞洪  
武戊辰科

太祖高皇帝親御宸翰以鬼神事命題而襄陽任亨  
泰先一夕夢人語曰冥冥之中而有昭昭者存寤猶  
記之 廷試之日因用之於策內

太祖讀至是批其傍曰此句若有神助遂爲狀元先  
生之對如前所稱者誠無愧此語而乃不得擢冠多  
士獨非命歟幸覽之餘因爲錄於所藏 廷試錄後  
而併識舊聞如此云

### 障詞

送劉憲長陞山西方伯障詞有序

恭惟大方伯劉公河朔名家湖南華胄由潘岳之花  
縣陟温造之烏臺繼沿牒於關山一矢心於冰蘖徃  
迴秦蜀者數千里多工部紀行之詩徊翔中外者三  
十年無隱侯羞甲之歎孜孜奉 國念念在民頃持  
憲於西州近遷資於右轄某等夙奉周旋獲陪言笑  
敬翻新闕用侑離觴詞曰

三晉提封十萬襟喉夷夏表裏山河鬱積清醇繁盛  
不減江沱稱節儉唐風蟋蟀擅文章柳子元和世情

訛遺流稍改訟牒偏多 無何公持憲節并刃初礪  
軒鑑新磨叱咤風生一時明斷萬民歌情雅厚陽春  
有脚性夷平秋水無波髮將皤暫遊薇省便上鑾坡

右調玉蝴蝶

送柳憲長陞江西方伯障詞 有序

恭惟大方伯巴陵柳公才美殊常風期拔俗西曹治  
獄人已號為廉平諸道提刑時獨稱其清慎

帝方從欲朝適求才移控荆引越之區遂上冢過家  
之願已筮戒行之日未占承晤之期爰綴蕪詞用供  
玉笋詞曰

洞庭千里日出波涵綺鷗鷺下蒹葭靡朱闌城上凭  
畫舸磯頭艤春水膩別來幾度生芳芷 歲月淹西  
鄙江漢思南紀驚有報歡無已官曹離翼軫任路經  
桑梓姑酌彼金罍歛灑方浮蟻

右調千秋歲

送監軍吳黃門還 朝障詞 有序

恭以黃門吳先生三晉英奇 九重耳目直言正議  
常陳負扆之前遠路宏謀合在總干之右頃緣盜興  
河朔禍徧山東遂蔓延於中原欲波及於南紀莫洩  
神人之憤至遺

君相之憂選將徵兵賦車籍馬念効力班行必有三  
交之捷懼上功幕府或疑六級之差故遣近臣來評  
武爵公心惟正士論稱平今則妖黨殲夷渠魁擒戮  
知凱旋之有日可燕喜之後時爰歌今詞用侑昔酒  
詞曰

大將專旗鼓中原事

聖朝全付裴度清油草檄紅旗破賊更須韓愈當年  
故實休談看此日輝今映古况復是瑣闥官資延陵  
胄裔通譜 綸巾羽扇風流橐鞬繞帳錦貂盈府巢  
車晝望轅門暮啓數俘良苦纔消半載勲業已足博

封侯萬戶想廟堂佇待班師論功胙土

右調宴清都

送郭愈憲陞行太僕少卿障詞

有序

恭以陝西行太僕寺少卿郭公南臺良史西蜀名家  
輿持憲於晉陽綽有聲於海內輒踰常格爰亞上卿  
時旣慶於遭逢功必倍乎夙昔小詞侑席愧非擲地  
之音薄酒盈觴聊盡同袍之誼詞曰

天苑荒涼龍媒蕭索柳營未振軍聲元老鋪猷烏臺  
陳議 上心亦欲中更異能華序無內外一樣恩  
榮英雄豪傑聞命歡然思奮功名 秦川一帶雲平

芳蕪襯轍嘉樹迎旌君有長才兼居清貫振衣先作  
茲行隴西閑廐定一洗繆俗誹評勉崇嘉績會見鋒  
車召詣承明

右調慶春宮

送劉僉憲陞苑馬少卿障詞

有序

恭以陝西苑馬寺少卿劉公詩書禮樂早爲齊魯之  
儒法律形名中典京都之獄擢憲僉於三晉幹戎政  
於百城已過再期禾書一考會廟堂之興滯值輔弼  
之掄材金帶緋袍往作上卿之亞風駿霧鬣要看外  
廐之充衆嫌流品之清我識功名之會秉心有塞觀  
駉牝於衛風持慮無邪觀駟馭於魯頌某等日陪談  
笑忽見別離薄設祖筵豈有如澠之酒高歌驪曲聊  
當鼓缶之音倘念同心毋忘側耳詞曰

赤岸迷雲黃茫歎玉秦川風產龍精叱撥千群驪駟  
萬駟堪驚承平百載人情異漸陸沉廐使芳聲喜巖  
廊別運微權鼓舞群英如君未考三年績早黃金  
橫帶白玉垂叮欲報殊恩盍思當罷當行  
祖宗故事公議議况傳聞具有章程但留心光復前  
規何患無名

右調慶春澤

賀魏承奉新居障詞

有序

切惟唐藩內相魏公人中哲匠國內信臣聰明寔出  
於天資施設恒超於衆見頃因暇日改建華居房室  
觀深得出入起居之適軒窓明敞有琴棋書畫之娛  
久與周旋能無欵艷欲伸賀意難闕永言詞曰  
論清才稱能事屬何人看處常應變精神天晴日麗  
半空鴛瓦綠嶙峋結瓊函壁畫盡都出意匠經綸自  
新年惟烽火經長夏但綸巾寇聞風不近城闈繡楹  
文礎廊西新第美無倫一樽相勸願今後富貴千春

右調金人捧露盤

送張太守朝覲障詞

有序

恭惟太守張公澤國名家渚宮奇士陽春白雪負騷  
客之清才平地青雲登賢書之上列名馳曹監穎板  
鈴曹雲龍風虎之鄉暫爲別駕召父杜母之郡遂得  
專城足兵足食之有方立事立功之無已今則約車  
美馬將上計於玉京于焉載俎崇觴聊別知於綺席  
短歌雖俚深醉莫辭詞曰

黃堂燕喜激朱絃象管欲停雲物盡戰清香圍笑語  
醉墨淋漓落筆鼓角聲清樓臺色淨初霽龍山雪座  
中賓主風流都是人傑太守岸隤頽然看玉尊

痛飲朱幡纔發上國威靈方獨斷四海煙塵俱滅平  
世三公清時二府政自須黃髮相思千里從今惟共  
明月

右調酬江月

送吳右方伯陞河南左障詞有序

伏審大方伯吳公江左衣冠周南族派施於政事之  
際大抵慈祥之宣荷新寵於中宸易崇資於內地  
某等夙陪談讌得在寅僚今預送將更深契誼梁園  
舊謁寔臨父母之邦汾水悠悠難盡弟兄之誼欲獻  
玉剛卯之壽用綴金明池之詞知愧陽春聊當子夜

詞曰

神韻瓌奇仙才敏瞻藻思尤驚衍裕佳句若芙蓉萬  
朶出秋水映蔚遠浦問何人可共襟期只有當日  
清新開府看落紙雲烟隨風珠玉擅盡江南芳譽

二載并汾方歌舞又奉詔遊梁畫輪南鷺離情動  
山城曉角行色帶驛亭春樹想奚囊賸貯吟牋盡北  
上名篇東征新賦對汴水微瀾夷門皓月肯念天涯  
舊侶

右調金明池

送李憲長陞福建方伯障詞有序

伏審大方伯李公謀猷超卓器度淵宏持憲晉陽久  
仰廉平之政奉藩閩部好瞻張弛之方蓋德全則行  
有必成而才大則施無不可某等叨陪參署日侍燕  
談清獻臨州展溫恭於茂叔剛中治郡假詞色於子  
瞻感慰殊深別離豈易輒成短句用表微衷詞曰  
除目從天下聽歡聲滿城雷動人人慰藉三載晉陽  
流愷悌時號鉅人長者看滿地甘棠春陰瀟灑民力  
東南聞困瘁在先生方寸潛陶冶情未盡袂重把  
莫論官貴施行馬要此行政先財賦惠先鰥寡公暇  
看山時拄笏丹荔金盤細瀉約僚友閒飛玉笋賦墨

今歲陳座側命四門助教裁風雅需驛召獻瓊屢

右調賀新郎

送長蘆運同劉公障詞

有序

切惟都運劉公族出中山家居上國得孔孟詩書之  
訓有燕趙豪傑之風愷悌旣著於吳都嚴恕復施於  
死地政成三載名達九重遂踐崇階即登長陌某  
等弟兄四海偶爲萍水之逢礎葛三霜忽作樹雲之  
隔匆匆燕豆草草歌鍾雖慚魯百牢之筵聊見鄭七  
子之意詞曰

玉尊金琖莫厭芳醪滿綠樹青山供去眼到日葵花

未晚 離懷休嘆三秋官居喜近皇州易達芳聲美  
譽難辭華序清流

右調清平樂

詩餘

玉樓春

春景和宋子京

濃春艷午遊偏好柳礙雕鞍花礙棹暖烟庭院綺羅  
明遲日園林蜂蝶鬧 狂風驟雨今年少不向尊前  
開口笑君當滿泛玉杯行我欲高燒銀燭照

雨中花

夏景和王遂客

鶯轉初停蟬韻續過涼榭閑調絲竹對潭影清心荷

風洒面不握玲瓏玉 信手隨情抽鈿軸近閣處嬌

苔生綠看司馬文章楊雄義理真箇非同曲

念奴嬌

咏中秋月和李漢老

銀盤光爛墮方塘印破一潭寒綠樓角鱗鱗

繞檻香吹金粟太白詩成玄暉賦就影轉

鳧烟斷霜花飛滿桃竹 漸覺宇宙凝寒

色河漢垂清瀑一夕光陰經歲事醞醖須空

島驟鸞絳山跨鳳弱水騎黃鵠此時仙子

如玉

摸魚兒

閩過春景和辛幼安



浥芳塵細飄香雨遊人初踏青去東風十日晴暖  
花鳥眼前無數行復住總是那雕鞍油壁瑣籬風  
傳笑語見楊柳朱門管絃深院穉子捉鵝鵝 歡然  
事美景良辰莫誤不令人嫉天妬淵明一首閒情賦  
不遇知音難訴歌且舞何必要酒杯獨灑平原土  
徒自苦况雲淡風輕山明水媚正是賞心處

漁家傲 秋景

霜月娟娟秋乍霽銀牀梧影風搖碎起看東籬金滿  
地呼童婢白衣試看來猶未 草木變衰山斂翠此  
君五美無人會唯有風流鍾士季辭章麗一篇新賦

傳于世

踏莎行 賞菊

燕子初歸芙蓉乍老蒼苔院落桐陰小一簾疎雨晚  
來晴繁香不斷寒花裊 著譜人非餐英事香風流  
未必今時少且須痛飲讀離騷靈脩豈肯捐芳草

一剪梅 閑詠

樓閣參差出絳霞不是韓家定是陶家數枝冷艷傍  
籬斜格也清佳韻也清佳 歲晚冰霜不敢加除  
却梅花便到黃花何人移入畫圖誇山色無涯秋色  
無涯

天仙子 秋興

金井梧桐秋有信，畫屋簾櫳涼正嫩。蟬聲欲斷雁聲來，風一陣，雨一陣，眼見池蓮無勝韻。前日邊烽傳上郡，誰識書生空抱恨。會須射殺左賢王，功也進業也。進肘後金懸如斗印。

沁園春

思故園作

金鑄鍾期絲繡平原寧，無謂哉。嘆冰雪相看，風猶不競。墳笈迭奏，事固難諧。黃卷五車，青山一髮，目極中原歸去來。煙霞裏得聊尋獨樂，且免群猜。人生適意為佳，何必功名到袞台。念濠上觀游，惠莊莫嗣尊前談笑，僑札堪懷。隴首雲飛，林間月出一曲瑤琴。酒數盃，從人道是江湖性，氣土木形骸。

四時轉應詞

效高季迪

芳草芳草綠遶天涯，未了畫輪南陌東。阡衝破垂楊暖，烟烟暖烟暖何處，玉樓歌管。

團扇團扇掩映湘簾水，簟輕風聊灑衣裳。繡閣都生嫩涼，涼嫩涼嫩，還憶去年梅潤。

金井金井梧葉銀牀，露冷千門萬戶砧聲。北斗城頭月明明，月明明，月偏照旅人華髮。

寒夜寒夜，滿江南。亭榭錦幃未掛，銀鈎已有詩人。

上樓樓上樓上今古倍增惆悵

文莊凝齋集卷第九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王文莊公凝齋別集卷一

詩

經筵罷有作

秘殿清嚴繞直廬偶隨群彥玉階趨  
徹侯元老東西入黃案青編上下舒  
衣錦何慚周士貴談經無取漢儒拘  
皇朝盛典關熙運太史真當不一書

送李仲仁南京大僕少卿

聖朝牧苑在滁陽栢子潭邊萬木蒼  
森鬱石林蟠水府微茫金埒繞山堂  
衛風魯頌規猶狹漢祖唐宗道未光  
不有龍媒生感會難驅虎旅制要荒  
人才正得



江東俊天廐行收冀北良此去更應多樂事瑯琊深  
秀釀泉香

五鳳樓下作

巍巍華闕屹中天離立橫陳傑閣連飛棟承簷瞰風  
雨步廊繞檻俯山川典章猶說周懸法祥瑞曾聞漢  
紀年豈謂中朝無賦客何人能致浣溪牋

京華秋興

鳩鵲高寒紫殿陰金壺銀箭夜沉沉洞簫賦美當誰  
聽紈扇詞工謾獨吟暫狩長楊沿漢制終思茂草戒  
盧箴屬素猛士應多從傾耳西風玉輦音

又

病憐歸計苦難成形影蕭然在帝京中世功名殊不  
易殘年去就自須輕寶符臨代胡應遁玉馬朝周客  
已盈未睹金根還紫禁菊花何意向人明  
淋瀝黃雲覆白沙鐵衣萬騎迫中牙羶裘踰漠烽纔  
負虎帳傳餐士不諱金矢射麋寒磧遠玉鞭盤馬夕  
陽斜凱歌入塞期非遠鵠望應憐百萬家

晚霽

殿霽晴鋪雪樓寒晚暮烟翠華何處駐紫蓋幾時旋  
厭見棲鴉集愁聞急柝傳萬方心未已切望中興年

慶成燕

殿角徘徊午至昏  
赤屏人影月中繁  
群分莫避風霜冷  
聲衆如聞市井喧  
命下衣冠方就席  
天旋參井正當軒  
禮成還舍燈前坐  
醉向家人說主恩

過厚載門見諸公主府有感

列第環宮盡主家  
當年樓殿入雲蒼  
看五侯過謁停金  
勒萬乘行臨駐翠  
華膳婢烹魚銀作  
金官奴調馬玉爲  
搗子孫誰復知  
師儉滿目頽垣上  
薜花

讀史

亭亭千尺松  
託根高岸濱  
高岸化爲谷  
喬松摧作薪

古昔賢智士  
歷相九州君  
因依一失所  
名隳身亦淪  
齊緯少英傑  
况復窮荒淫  
始甘龜茲主  
終爲關輔魂  
長鯨游斷港  
千載悲王琳

效白樂天

何處難忘酒  
青山獨對時  
風塵終不染  
軒冕棄如遺  
煮海黃金積  
歸湖皓齒隨  
此時無一  
盡寧免竹林嗤

一日復一日

一日復一日  
一歲復一歲  
容顏謝舊丹  
步履添新憊  
自顧非金石  
焉能久不壞  
旣無經世才  
又乏入時態  
南陽舊業存  
先聖遺文在  
歸哉娛暮年  
功名非所賴

傷春

亂離今日始悵望此心違鴉噪青油幕梟鳴白板扉  
飲酣增感慨吟苦入玄微花柳尋常路行人半鐵衣

八音

金醴微酸入齒寒石壇終日盡清歡絲蕈最憶江東  
美竹几偏憐渭上寬瓠瓠戀籬秋未摘土田宜麥晚  
猶餐革車三百安漁足木強吾猶論治安

春雪用韻

春雪飄飄下碧虛人間樂事正紛如雕虫小技詞人  
賦汗簡豐年太史聿湖上林亭朝放鶴澤邊蓑笠晚

求魚寒光不屬東君管回首晴泥已沒車

聽雨

中宵不能寐聽雨更漏徹幽思紛難理亂如春草茁  
嗟此方寸地何由得澄徹澹然百慮忘忽爾一鏡潔  
獨有憂世念痛掃猶未滅人言愁有根茲理詎易詰

聞謝汝威憲副左遷黃州同知

雪堂赤壁景常新又向明時見逐臣河嶽日星同正  
氣冰霜雨露被深仁化機倚伏誰能測人事炎涼不  
可陳若到東坡舊遶地一樽無惜酌芳塵

偶得

人讀秋水篇自謂曾襟大我讀秋水篇往往笑其隘  
既自落方所焉能無內外至哉關洛言千載誰當會

### 歲暮

歲暮偏多感妻京對酒卮語真閒憶悔寒甚獨眠知  
鴈斷邊無信梟鳴國有疑山川未修阻愁絕滯還期  
得彭濟物書

疾拆封皮起立觀卷舒數過涕沈瀾始遭讒口辭榮  
易終註深文脫禍難門巷無車同隱逸衣冠去體覺  
輕安失侯故將君休嘆難得身名不屬官

### 和丁應詔謁陵

九疊屏風繞六陵畫豕何處有吳興齋房薄暮休徒  
旅寢廟中宵列豆登燭爲映空明不定衣緣御袂冷  
難勝 帝城明日南歸路山色猶沾未了青

### 送旅人還家

涇涇泪承睫別思老難禁爾去魂堪斷吾衰病已侵  
塞雲黃磧近關霧紫垣深歸對家人說囊空不寄金  
送楊名父

洞庭湖上岳陽樓范老文光貫斗牛岸芷汀蘭行客  
薦陰風濁浪使人愁登臨問俗勞綏撫邂逅逢仙足  
唱醉郡有仙民如柳子煩君一爲訪林丘



題馬

龍種牽來御苑深，曲江池上柳陰陰。  
奚官執轡如通語，盡史含毫覺苦心。  
秦地換驄輕皓齒，燕臺買骨賤黃金。  
英雄識度從來別，享妓吾常詫翰林。

寓興

夢中曾到鬱藍天，下視烟空月正圓。  
犯斗槎來風浙浙，拂衣石在劫綿綿。  
望門金甲森牛鬼，玉殿霓裳粲女仙。  
欲向榻前陳世事，蟠桃宴罷帝方眠。

陳廉夫都憲寄詩叙舊用韻奉答

四海斯文骨肉親，相逢懷抱幾人真。  
當時傾蓋謙何

暮此日裁書恨未頻，雲盡楚山濃。  
有態月明漢水淨，無塵懸知詩思兼。  
天湧願賦南風獻北宸。

紀夢

首句夢中所得足成之亦夢中景也

濺沫跳珠百斛泉，來從舍後繞窓前。  
杜陵亭館花垂發，靈運池塘草正鮮。  
銀屋漸翻趨海浪，錦帆俄載渡江船。  
一聲雞唱東方白，身在南堂獨自眠。

白雲謠

白雲停碧空，熟視如車蓋。  
須臾不用明，已覺非故態。  
紛披既似錦，連延復若帶。  
隨風一散亂，蕭然落天外。  
何不爲甘霖，與物留遺愛。  
近天竟如此，南畝當誰賴。

君馬青

君馬青臣馬駢二馬同逐臣馬輕渥洼汗血秋遺種  
房駟精芒夜委形玉鞭不向章臺路寶鐙惟隨驃騎  
營夜土黑山覘虜帳曉趨青海設疑兵長驅當戶居  
延塞生縛賢王邏送城當時愛妾雖輕棄贏得青編  
著姓名

竹枝詞

窈窕巫山十二峯一峯飛落海天東至今暮雨朝雲  
意半在吳中與越中

妾似秋江郎似星天高地下苦難并但願常無風共  
雨江心夜夜見郎形

江邊汲水暫徜徉驟雨斜風壞曉粧再拜山神少生  
怒放郎盡舸過瞿唐  
繡羅半臂出江沙暮地逢郎便返家鷓子低飛雀高  
去未安官外日西斜

題七賢圖

洛水橋頭蹀血新繁陽檀樹已斜暝山川纔入三都  
黑廡廟俄成九錫文青眼醉鄉能避世白頭吟社不  
離群諸賢心事誰當識唯有延年誅五君

擬出塞

大宛匿名馬漢使徒平邊武王赫然怒貳師啓兵端  
帳飲發素漦鼓行出玉關兵氣千里白軍聲六月寒  
身熱與頭痛所過增悲酸行行歷四載夢歸良亦難  
將軍正恃寵部曲誰敢干所喜涉歷遠始知天地寬

九日登通明閣

飛閣岩峩接太清丹梯躡處覺身輕不逢湖海元龍  
榻虛想烟霞子壽筵落木峯巒生夕靄飛花庭院動  
商聲倚闌毛骨俱蕭爽何必蓬萊宮裏行

送殷文濟福建僉事

疾惡寧知忤近臣左官猶喜牧齊民兩河父老思應  
切三府公卿薦已頻齋舫入閩虹貫月牙幢照海蜃  
浮春澄清自是君侯志鸞鳳無勞讓昔人

送呂亞卿晚歸對酒呈李應和

孟冬天氣合增綿輕鬢織絺尚未捐江上送人俄值  
雨山頭望樹盡生烟一尊相對還家後雙鵲爭鳴隱  
几前向夕林風漸淒緊長安忽憶酒家眠

效燕臺體

蹙繡金花蟠小鳳瓊窓微步環聲動香霧霏霏燕百  
花海棠新足陽臺夢柳絲深院啼早鶯小鬟度曲調  
秦箏一番微雨潤芳徑幾處踈簾垂翠旌綵雲遙度

蘭香廟玉笙吹徹陽春調鎮日眉峯不解顰未信佳  
期負年少越羅綉綺蜀錦鮮九華帳裏爭春妍鶴書  
忽下征車發從此蘭堂獨悄然

寓意

夢入名園紫翠重雲樓霧閣與天通凌空天矯黃金  
鳳跨水灣環白玉虹只恐軒轅遊化國又疑漢武幸  
離宮神奇妙麗無人識尚覺靈光賦未工

蕙

華軒雨後一凭欄砌蕙花踈帶薄寒風迤暗香圍醉  
榻日烘晴色映騷壇託根自喜叢依竹著譜誰知品

亞蘭不是賢王開邸第空吟楚語憶江灘

題楊應寧贈大司徒周公致政序卷

黃髮聲名四海聞忽辭鴛序狎鷗群公卿盡上留菴  
疏朝野猶騰責沈文行色蕭蕭楊少尹吟情炯炯鮑  
參軍從來直士多違物自昔高人善解紛楓陞爐烟  
離御榻柳溪書屋俯清汾五年去國非輕世一飯登  
筵敢忘君鳴玉禁垣思左掖賦詩秘殿憶南薰鈞天  
自歇遊仙夢冊府誰明扈聖勲晴靄半川村似畫晚  
風十頃稼如雲尋僧遠寺峯巒合候月涼臺浦澈分  
難與兒童論出處時招父老話耕耘鶯花園圍紛紅

艷鳥藻池塘澹綠紋劍几紫駟碑價裕芝蘭玉樹砌  
芳殷道揚麗則追騷雅著述雄深協典墳金馬暫遙  
還擬到銀魚雖舊未湏焚化源可忍忘調羹時病能  
無買感欣公道浩然歸范老文堂久矣待奚斤 皇  
恩早晚憐耆舊威鳳重看入紫氛

畫梅竹綃帳歌

金猊香斷啼鶯午簷外赫曦然熾金玻璃盆浸白龍  
皮未辨祝融旗一舞頰鴉啣火東西飛六銖透汗融  
霞衣水亭風榭二十四舊日澄鮮今總非淇園高士  
西湖客千里相逢情脉脉避暑寧傳河朔方鐵心解

有天桃色剪雪裁冰十幅綃象牀軒敞當蘭寮絺衫  
紈扇斤不御森森兩腋生寒飈丹青妙出天神手神  
氣凜然驚戶牖河上招邀桂海仙何以贈之帳如斗  
玉鈎瑩潤桃笙華晉山汾水清無涯風流未有江淹  
賦麗筆深慚五色花

乘涼

夏木陰陰清滿院但欠黃鸝枝上轉圖書撥置一間  
行風灑纖絺涼拂面陰山水雪凝寒雲赤脚踏之徒  
有云尤成但許岐王借百尺泉聲豈易聞陰洞踈簾  
細烟霧桃笙葵扇環輕素書生老死夢未曾蒸杖常

愚川上路酷知未斷區中緣三年留滯心如煎何時  
大澤深山裏野服人呼物外仙

題陳文靜畫雪景

村樹溪橋不一重冒寒行客袖龍鍾病夫無處逃煩  
暑負手時來對雪峯

雨餘

雨餘天氣佳物色足明麗甲第鬱青烟日出歌鐘沸  
紛紛冶遊子袷服並輕騎大車若霆擊馳鶩不相避  
華闕連飛觀突兀雲霞際清風自遠至昭陽聞鳳吹  
是時屬季夏蟬聲初嘒嘒高柳遶禁城清渠出大內

朱樓列廣庭八音競繁會嘉蔬與珍果市肆無隙地  
繁雄莫與京夷夏復鱗萃五都陋財雄三川鄙聲利  
下才冒殊寵奄忽逾半歲雖樂敢忘歸自少風雲氣  
玄鶴

舞罷微行入綠陰蕭然離立意何深風前未展凌雲  
翮月下惟傳警露音已是丹砂凝作頂却疑白玉展  
爲心銀河碧落他年事閑啄階苔側睨林

和張涇川鞭春

帝里重遊再值春緋袍牙笏愧儒紳詩來真覺珠無  
類才盡深慚筆有神寒逐土牛俱破壞物隨野馬共

鮮新老年却是多歸興故國常懷寂寞濱

承張涇川燕款用十二辰體呈謝

鼠腹山亭逢痛飲夜見斗牛歸未忍分曹角勝劇虎  
鬪顧兔逐糜堪笑憫先生自是人中龍瑣瑣慚予但  
蛇虯少年妄擬馬服奇晚景惟思羊仲隱獼猴欲盡  
麒麟閣甕裏醢鷄徒取哂不須狗監薦凌雲猪嘴關  
人善嘲品

奉贈平臺先生李宗一

收衆揚旌出漢南劍鉞到處拂烟嵐妖童跋扈今元  
濟儒將風流古賈耽已遣肅清專帥閫暫收雄爽寄

僧菴茶烟禪榻知蕭寂欲袖陰符共一談

冬初大風

庭樹連宵撼朔風玄冥似欲洗長空埃清萬木凋零  
後境淨三辰映發中雕玉房櫳初熾炭卷蓬原野乍  
調弓書生閉戶無他事一卷陰符坐卧同

正德三年冬鷄禍死必空群至於闔城達旦  
無一鳴者因作詩紀之

雉唯雞鳴事亦神化機能識定誰真自從耳畔啾啾  
息無復中宵起舞人

除夕

雨露霑濡始風霜偃薄餘一尊銷舊慮數卷貯新居  
陌上人聲絕燈前僕影踈年光如逝水今夕見乘除  
宿夷齊廟廟在蒲州南六十里

白旄黃鉞出關東扣馬何人氣吐虹後世論心寧論  
跡當時憂道豈憂窮豐碑合有昌黎頌古木終無下  
惠風公議千年如日月姓名猶落謗書中

解州西湖

中條山下解梁西萬頃晴波蕩彩霓樹合似妨雲入  
塢城危遙見草連堤星河此日分秋滿涑水當年沒  
夏畦安得樓船載簫鼓月中一泛碧琉璃

實具夫自譜圖既亡宗法亦廢雖通典通考猶不能  
無遺憾焉然則此書一出天下其有不來取法者乎  
公學有淵源行有本末處懷期物光明寬厚他日所  
以撥叙萬類均齊四海以為一代之名輔者觀於此  
亦可以得之矣

三公篇序

三公之說其來久矣其制至周而始著其職業至漢  
而始詳蓋人臣之極品也君心之所以正君身之所  
以脩君德之所以純君道之所以立悉三公之責也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為能



裕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  
一正君而國定矣程子曰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  
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吁所謂大人者非古  
之所謂三公者乎所謂格心養德者非三公之職業  
乎其所繫之重有如此者由斯以談才雖豪俊不足  
以當其人官雖御不足以當其任而况善蓋一鄉智  
效一官德合一君才堪一事者乎而况臣節不著獻  
替無聞俯仰從容固位保寵者乎而况寅緣阿附降  
志辱身沓貪冒沒乘時徼利者乎宜乎君心不正而  
好惡之節爽君身不脩而動靜之理違君德不純而  
桑麻居人隔戶爭窺美寧識塵埃鬢易華

出巡至忻州

攀葛捫蘿一月期艱危歷盡得平夷柳州不著囚山  
賦工部惟吟下峽詩茅屋雨晴烏集早柳塘風軟燕  
飛遲秀容景物初經眼從此襟懷喜可知

靈石讀吳方伯爲吳都憲題竹詩

兩山秀拔雲中起蚓屈蛇蟠走千里樓堞參差環碧  
城灘瀨琮瑤束流水城中突兀烟霏青背山臨水開  
簷楹主人不異周退傳詞客偶逢吳武陵便呼童僕  
傳觴酌屑玉清談雜諧謔月上東巖未許歸參橫西

閣猶陳樂停盃緩學初論文可人不至徒紛紛拂床  
未用喚毛穎折簡先當徵墨君此君風度殊清整  
主對之俱耿耿雄辯曾聞四座傾高標金遣孤懷醒  
武陵原是文章仙醉來鉅筆揮如椽連看俊逸成新  
句倏報春容就大篇彩霞爛熳千絲匝幽澗清冷一  
泉戛脫串明珠落玉盤躍淵寶劍離瑤匣終南雪霽  
千峯寒洞庭五月波漫漫歐陽宛轉明妃歎太白雄  
豪蜀道難天才敏贍誰能及建安風骨元和格固應  
擲地有金聲誰信鑿崖無斧跡南來數日消佳思閒  
詣主人談舊事雲母屏間一再看飄飄欲有凌雲志  
奉歲暮相因會晉陽

自渾源赴大同道中

征車未審駐何鄉望極黃塵道路長懸知芝宇難披  
僕從衣裘薄溪山冰雪深西風吹劔首曉日照琴心  
慷慨平胡策淒涼出塞吟書生徒有志但恐二毛侵  
又

二月平城落嚴寒不易禁馬馳邊雪遠鵬沒寒雲深  
草樹春無韻風沙晝有陰江南當此日一刻可千金

南關道中

磴磧山中路蕭條澗上村倚巖羅補屋向日蓆爲門

未耜生涯薄衣裳古制存人間正澆靡此景共誰論  
自五臺赴崞縣值雨望原平驛在滹沱河西  
不得至聞大莫村有寺可居欲赴之

辭縣郭值雨覓禪關河隔原平驛雲昏大莫山  
濟時功業遠涉世道途難故國烟霞窟何時著我閒

### 襄陵分司

遊歷關湖跡似萍塵襟到此頓然醒萬竿綠篔簹淇  
澳一點青螺小洞庭魚藻浮游時近檻鶯花爛熳欲  
侵櫺水南居士今陶謝恨欠新詩落素屏

### 遊晉祠觀歎老泉

一泓俯幽深疑有蛟龍卧却立不敢窺况敢輕一唾  
瀉竇玉珂清入清羅帶浣涯空或通海流駛可旋磨  
下漑稻千頃旁潤竹萬箇行旅藉飲濯居人免寒餓  
崖刻半剝落石路時坎坷俯觀魚鼈遊仰乏燕雀賀  
豈伊道士貧母乃令長過右顧十畝塘西有百重羅  
恨無擇勝亭與客同倡和何當行役休終日臨池坐

### 自嵐縣至興縣

自將行李出井門此地真堪一斷魂樵牧徑荒惟見  
寺逃亡屋壞不成村澗堆崩石灘聲壯峯過飛雲樹  
色昏洞口薜蘿含夕照虛疑物外有乾坤

蜚狐道中

一抹殘陽帶峭峯，遠途詰曲莽難窮。  
澗溪過雨波仍綠，草樹經霜葉已紅。  
壯士吹笳鴻度塞，老兵束縵鵲驚叢。  
終年奔走成何事，慚愧青冥斲木翁。

題山陰分司壁和韻

落日高城鼓角悲，遺民兵後不勝疲。  
烟塵慘慘浮關口，蒿棘芄芄被水涯。  
土瘠稅租常苦重，年登妻子亦啼飢。  
壁間秀句休磨滅，萬一朝廷要采詩。

懷仁道中

深泥亂輒懷仁道，細雨涼烟秀女村。  
雀啅野田禾半熟，牛鳴寒澗水初潭。

山川近塞難遊目，歲月逢秋易斷魂。  
敢向天涯滯歸興，白雲回首在并門。

汾州遇孫廷用大叅談蒲津事有感

憶昔蒲津作勝遊，滿河風浪拍蘭舟。  
歸來酒醒魂堪斷，從此心輕鸛雀樓。

自寧鄉赴隰州道中

夾路荆榛合，迷溪冰雪深。  
風高疑有虎，井冽訝無禽。  
日色烟中薄，樵歌嶺外沉。  
不緣經險阻，誰識丈夫心。

又

淨綠來遙澗，荒寒繞古祠。  
神雅啼樹少，鬼馬上雲遲。

畫壁新無日泥形壞有期吹螺并擊豕寧憶作妖時

沁州道中

十年江左宦情闌此日并門復強顏細柳依依標北  
道生烟漠漠護前山數聲清管鳴蛙沸一點黃塵探  
騎還回首中原渺千里白雲飛處是鄉關

隰州道中

春暮猶驚雨雪繁山川東下野烟昏園花寂寂紅無  
信池草盈盈綠有痕楊柳影中人聚首鶉鳩聲裏客  
消魂何時了却平生事一卷義經獨掩門

二月二十二日夜風大作旦日當赴石州

半夜狂飈撼客扉明朝應是減晴暉不愁去路綠青  
壁却恐流塵浣素衣春半尚疑花信杳日長猶覺鳥  
聲稀無因得入鈞天夢空遣營魂化蝶飛

太原送朱景暘還吳中

淮浦分携已十霜并門重會話偏長江湖生計憐君  
薄塵土征衫愧我忙明月可能忘故國浮雲何事戀  
他鄉太湖此去春波綠莫遣清尊負夕陽

后土祠汾陰

睚上傳聞后土祠遺臺此日見參差雷電屢擊河聲  
鼎烟霧瀼瀼樹色青樓殿入雲思驚蟬樓船照水憶

旌旗寧期衰歇今如此地下秋風客豈知

紀夢

北面軒窗臨野坐千丈風埃自西過摧青折綠半空  
飛氣結陰雲亦掀簸心疑客兵乘勢出須臾一片青  
旗磨萬馬馳原首盡東游騎旁行司徽邏逢人則縛  
畜則驅一虜吹唇群虜和屏遮戶掩不敢窺窗外鏗  
然游矢墮衆客傳觀面若灰舉手惟祈天悔禍一人  
面闊須髯紫身長九尺雙耳大胷中韜畧知有無寶  
劍頻看手頻唾謂言在謀不在勇有勇無謀不在儒  
譬如瞿唐山水來奔觸灩澦徒自挫項羽咸陽三月  
烟高帝平城七日餓君觀事後敗與成此虜虛驕何  
足破移時埃滅天亦清向者胡兒無一箇鷄聲偶向  
耳邊鳴身在他鄉方獨卧

至聞喜懷裴趙二丞相

光嶽精英產大賢兩朝初數中興年選掄人物唯尊  
洛開拓封疆直到燕江左規模誠遠矣淮西功業更  
巍然姦邪一進忠良斥千載深悲寄簡編

再次李宗一新野道中

山郭飛今雨林花殿晚春梅猶橫月觀鷓欲到天津  
社稷資群策乾坤見一人不緣平寇役安得奉清塵

新寺宴集和吳方伯憲之韻

蕭寺無塵偶盍簪右丞暇日肯過臨北門鎖鑰同司  
管南部烟花總繫心禪榻一樽風月飲蠻戩千首短  
長吟聚星敢與荀陳並且學坡公在汝陰

翼城縣與道亨員外夜飲於潞公軒

離離晴雪映征轅陟嶽無何復降原表裏山河唐叔  
國高低闌檻潞公軒清談未用辯桐葉爛醉須期眠  
竹根馬首明朝又西去擬將心事向誰論

感事

隨牒并州歲未遙身如傳舍閱時髦政緣立異紛更

數名爲求竒毀譽勞著論何處非國語投文枉用反  
離騷忠邪耿耿存公議莫道時無白鳳膏

襄垣與劉廷瑞飲至晚旦日赴沁州途中有  
作

夜共劉郎盡一樽宿醒未解出襄垣泉聲亂石泠泠  
澗樹帶輕烟渺渺村牧豎行噴鳩逐婦樵童走報鶴  
生孫山中物物堪題品獨對毫端闕妙言

河南拜諸葛武侯祠

四海塵飛漢道窮草廬抱膝隱人龍  
兼會英霸誠無匹時局艱危自有逢  
將相兼權才即用科條叅署善

斯從定軍山下城前廟自精廟存昔日容

過賴曾公祠

十萬燕弓鐵作胎孤城橫截虜庭來盟連忠義疑無  
散戰接蕃戎合復開社稷也應憐士節廟堂不肯惜  
卿才精神定與星辰合仙佛區區底用猜

漂母祠和馮佩之韻

急絃無緩音壯夫無懦心豪傑重自許不減雙南金  
生世苟非時寧免少浮沉英槩固不偶惡少亦易禁  
功名自有會結交誰可深長劔徒倚斗不救寒餓侵  
久知老媪奇且致禮貌欽一飯既醲至數語良崎嶇

惜哉大業成卒爲豪主擄藏弓古已爾什俾寧獨今  
我謂漢高度不如漂母襟停舟奠蘋藻黃葉堆城陰

再和過漂母祠

萍梗無定跡山川傷客心昔過淮陰城柳色初含金  
日月如奔馬大火俄西沉重遊漂母祠幽懷浩莫禁  
老嫗何足錄起予良獨深韓侯才跨世未達遭陵侵  
婦人乃具眼進食豐且欽數言殊清壯老氣知岑欽  
假使爲男子豪傑寧見擒典刑不可泯燁燁輝來今  
寒波下木葉西風吹危襟居民不解事牲酒祈晴陰

金陵再和舊韻



天王赤幟颭秋風初舉湖南次浙東萬里中原還舊  
觀千年右史紀神功離宮臺榭無燕女甲第笙歌有  
魏公龍鳳當年直牧豎可憐隨世作英雄

四聲詩平

金陵今 皇州重遊逢青春仙擘華簪明神立緇衣  
新稱鵷歡妻孥豐財慚臣鄰何當歸田園焉知時無  
人

平七

葭灰飛微和鳥語皖已雅陰雲鋪扇空翠匪響古瓦  
閑思窺羲黃老悔擬董賈蕭然知何言有酒詎可把

平六

輕鷗遊若原巖岸嫩細浪江山晴逾佳意氣醉更壯  
常期形篇草定愧勢縱放惟應鸞臺仙爛爛炤萬丈

平八

冰霜消無餘日月復歷吉暄纔除貂裘馥即覓木筆  
當官彌恭勤列牘及得失行將尋名山不欲局一空  
至後三日雨雨連夜復三日

江南冬月氣猶溫風雨瀟瀟至後繁鍾阜雲迷禪寺  
塔秦淮潮上酒家門閒來訪戴難乘興老去遊吳易  
斷魂何似鄉關醉呼騎短衣衝雪獵平原

送王思獻赴召爲北監祭酒

昔添教習子得從甌濱遊粗官間華序承免鄙外羞  
剛經藉誨益舊章資訪諏匆匆僅數月所獲良已優  
乾坤入冬序風霜淒道周聞變我南邁守官君北留  
自茲涉四載何異風馬牛每奉瑤華音朗若鏘琳瓊  
今年叨會府相逢帝王州感徃結百慮撫今散千憂  
豈徒燕豆款實異闕典修天忽降溫綽君復登綵舟  
人生是離合世故多繆悠積思恒蹇劣遣抱謾夷猶  
徘徊朱雀新觀覽白鷺洲勿言別日短盍簪萃無由  
君有廟堂器况居作者流勗哉保令德慎矣驅犛牛

寫懷

十年夢斷紫宸班此日重來是強顏入粟新郎方赫  
奕看花舊侶已闌珊未能拔足風塵表且復冥心造  
化間常恨六經無定見功夫從此得循環

和河東王詩時僉事郭球上疏薦周尚書伯  
常王詠其事吳方伯獻之和予亦繼之

標溪初草歸田賦竒節巖巖動鴛序東府元條柱石  
臣拂衣却覓雲深處玉堂不夢分詞頭度支鹽鐵俱  
罷休晉山汾水舊游釣故人尚可同衾裯蜀客君能  
補天漏銀管彩毫三條漱剗切忠言當上心一封秀

出羣公後金春霞蔚留戡章五十餘章無此詳君王  
萬一經清覽未許堯舜名偏彰今代東平新闕疏最  
喜君詞出情素睿墨淋漓數百言亦欲忠良俱得路  
江東季子如浩然捷才敏思同推賢興來屬和不停  
綴明珠大貝人爭傳薦賢爲國古雖有此日尤欣出  
君手愧我逢時寡薦聞青簡他年難藉口

臧都閩乞詩壽其祖九十翁

憶昔高皇起淮浦猛士如雲剽虓虎東距滄溟南  
截江上公元侯以百數太宗皇帝興幽陵白旄所  
指無堅城翁家亦是維揚俊荷文實扈鑿輿行雄鎮

青齊多勁卒中間大戰二十六小河忽中金僕姑錫  
命長爲萬人督傳子及孫孫又子世在南陽掌軍壘  
至翁尤挺瓌竒姿風流遠濟前人美少年白馬金鞍  
勒呼鷹晚出垂楊陌路人驚避指且言北虜安能當  
此客祗今年紀九十餘龐眉鶴髮仙之臞張良思逐赤  
松子武帝難留陶隱居翁今有孫能嗣職談兵說劍  
稱無敵丈夫羞比錐處囊烈士空嗟驥伏櫪薦書忽  
入明光宮名位已與三司同遊梁未幾却歸省錦袍  
錯落橫雕弓喜翁落落人中瑞初度開筵集豪貴况  
見庭階玉樹蕃勸酬俱向花間醉祝翁且誦難老詩

北山松栢南山芝  
浮丘洪厓共來往  
天長地久無盡  
期薄宦驅人逾十載  
歸來顏鬢人驚改  
長生有法要  
翁傳會上蓬山閱桑海

田家謠

今年滿井多宜稻  
不宜禾翁辦登山履  
兒營牧野簑  
總期畢婚嫁都不畏  
徵科一早連秋夏方嗤  
曆有訛  
送范齋李先生致仕還吳

春色俄看到枳花  
江東行客理歸艖  
世途水馬波難  
泝吾道人龍迹已遐安  
世平生多氣節少陵老去憶  
桑麻袖中未有留  
戡疏羞向燈前看莫邪



王文莊公凝齋別集卷二

賦序記墓志銘

雜著

過冷泉賦



出寒城而北驚兮望冷泉之近關霧昏昏其若塞兮  
天莽莽而凝寒屹兩山之夾引兮鬱峙左縈而右盤來  
長風於遠壑兮瀉湍瀨之潺湲塵全頊洞而蔽日兮  
蘭蕙滅沒於榛菅層冰結而若崖兮行勃窣而嬰跚  
遠高春而至止兮儼昔經之市闌繫予馬于蕭寺兮  
步予目于澶漫亘長衢其若繩兮比萬舍之孱顏覽  
門巷之蕭條兮獨怍怍而鮮歡進父老而問故兮何

屋豐而市慳豈子弟之惰游兮將歲惡而物殫父老  
喟而復于兮曰匪使君之所嘆最靈石之爲邑兮寔  
生意之闡珊土旣瘠而賦重兮連鄉社而貧孱民十  
七以在外兮咸從事於木刊惟朝燕而暮代兮繫春  
去而冬還得微利以潤入兮庶俯仰之聊寬自吾祖  
以迄於今兮不改業而他攀屬頃歲之失律兮胡塵  
薄於南山紛東跳而西盪兮縱殺掠之凶殘致守臣  
之興憤兮謂邊民之壞援非重法以深治兮慮不足  
以懲頑按氓輩之積木兮悉簿入於縣官衆喪資而  
垂橐兮空涕泗之汎瀾身行丐以南歸兮魂不離乎

河干九扣閭而上訴兮冀 聖主之鑒觀上亦怒其  
無知兮猶首領之幸完孰意桑榆之暮景兮遇夫時  
之艱難信榮落其有時兮而倚伏之無端聽所陳之  
懇測兮動予懷之辛酸呼父老而譬解兮且責之以  
懷安彼九州之博大兮盈萬物於兩間何所獨無奇  
貨兮乃於此而盤桓華戎不可以雜處兮必限之以  
岡巒廢林樾之深阻兮是自撤其藩闡此社稷之至  
計兮亦內外之大閑忘誤國之厚咎兮尚飾辭而面  
謾言未旣而日昃兮遂總轡而鳴鑾思蹇產而不釋  
兮腸絀結而紆蟠旣不能佐吾民之急兮又不能驅

狂虜於陰山愧臣節之未盡兮心炯炯而空丹

序

送江西布政使巴陵柳公序

國朝革勝國行省之制為承宣布政使司革左右丞  
相為左右布政使環千餘里兵賦悉以畀之其委任  
推才重可知矣故銓部恒難其人而郡縣官每艱其  
授非夫通才重望名德老成者不在茲選也弘治十  
五年夏江西右布政缺天官卿擇於各道按察使得  
二人焉其名以聞

皇上用其一乃今巴陵柳公也公以十三年秋由河  
南憲副來為憲長居二載復有今授鴻儒在河南則  
為治民在山西則為僚屬蒙愛獨厚而受知最深故  
自接奉以來見公溫裕靖恭以蒞官周慎詳密以行  
事而又練於章程達於故實間發為詩格高韻遠飄  
逸而不流於輕俗沉著而不淪於晦昧穆穆乎盛唐  
之音也文章則典重瞻蔚能盡事理而極其意之所  
欲言至論天下之事則通乎古今之變而明於得失  
之故信所謂通才重望名德老成者矣鴻儒猥以庸  
虛獲叅離坐嘗以當世之務咨扣於公曰齊桓公越  
勾踐諸侯之國耳齊任管仲作內政內政既成遂能

北却山戎南懾強楚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越王聚教  
訓二十年以范蠡爲之師由是三江五湖之利吳非  
徒不能與越爭而國且爲越所并矣唐楊炎爲相以  
財賦爲邦國大本五尺宦豎操邦之柄豐儉盈虛大  
臣不知參計敝蠹莫斯爲甚言於德宗請出之以歸  
有司德宗從之而國用不乏僕嘗以爲勾踐惠矣而  
未盡乎制可以得志於吳而不可以得志於天下桓  
公制矣而未盡乎道可以得志於天下而不可以得  
志於後世德宗知付財柄於外臣而不知收兵柄於  
內臣唐室之亡實基於此亦駁乎不足論也今我

國家文武之士充滿朝著生齒之繁盈塞宇宙土田  
山海川澤之利牢籠畜聚無復遺餘自頃北狄陸梁  
邊陲有警

聖天子環視武吏求可以勝推轂授鉞之任者未得  
其人浩然興乏才之嘆尺籍五符十闕六七出師之  
日卒乘弗完道途供頓泊營軍塞下糗糧芻藁至遺  
貴近大臣多方調度而僅能足其何故也其失在於  
制不在於政邪公曰不然予所謂知其一未知其二  
者也三王之制無賞罰以持之則壞矣始皇之政無  
法制以本之則亂矣制固不可失而政亦豈可有不可



獲邪

祖宗立法未嘗不善行之既久綱目稍疏加以有司偷惰玩放遂至是耳且兵之強弱在將將之濟否在威威之重輕在權將無生殺之權而責其戰勝攻取是猶與之舟航去其楫櫂而欲其陵厲江海也天下寧有是邪大抵用兵要使朝廷之力足以制大將之命大將之力足以制偏裨之命偏裨之力足以制士卒之命則士卒之力足以制夷狄之命矣反是而勝者幸也非先王經武御衆之道也至於財賦亦有可言前世有地狹於漢唐民寡於秦隋外奉強虜內給驕卒歲以爲常未嘗告乏 國家地極八荒利盡四海蠻夷戎狄臣服役屬前世之費悉所無之而軍國之用歉然常若不足者無功之賞不急之費太多故耳即使周公復生所以爲今日謀者節儉之外不過如令尹子傾家以紓國難而已尚敢復言生財之法以重困斯民乎由是言之治兵而不以賞罰治財而不由節儉法制雖存富強難冀矣烏得謂在制不在政乎鴻儒聞是因茫然失其所以言公今行矣前之見教者今實任之有可以安利元元裨益時政者苟不得專則聞之乎吾相致之乎吾 君此其時也願

公免之母俾管仲輩得以專美於當時則善矣

送太守李公序

君子之爲政貴知時也知時則繁簡動靜寬猛之宜得而事無廢民不擾矣故夫當公私草創之時宜事事相接則人情不散彼或綱目不舉如殷仲堪是豈知所謂繁之道乎苟天下既定政事脩明守而勿失足以爲治如晁錯者乃悉取高皇帝之法度而紛更之是亦不知所謂簡之爲道也楚令尹僅知自奉而志不在民固不足與有爲而丁謂之多動而少靜識者亦逆知其必敗劉璋以寬而失益部温璋以嚴而

去武寧此皆所謂不知時者也苟知之豈有敗與亡乎不徒當知時又當知地官有國家之殊望有輕重之別所處所施亦隨之而異趙魏之老滕薛之大夫苟一施之必致僨事此君子之爲政所以貴知時與知地也弘惟我

太祖高皇帝以神謀睿略盪定羣雄干戈未戢弓矢未索所以求懿德而肆時夏者已汲汲恐後故於未即位之先肇置三局以議禮制度詔徵四方之士悉萃京師凡舊官之練於憲章者則居律局以定律令凡宿儒之通於古制者則居禮局以究禮儀凡俊才

之優於文辭者則居誥局以撰誥命所以經緯生民之道章程品式粲乎其備郁乎其文

孝宗皇帝又加損益著爲條例可謂無遺憾矣百司羣吏惟奉行不怠而政已得其平民已得其所其或有作聰明以亂舊章好異而喜功倚法而虐下其不得罪於國憲與百姓者幾希矣况望其有報政之期乎曹南李君來爲南陽太守者五年于茲矣簡靜而寬與民休息凡平日宴飲饋遺事一切省罷諸所營造土木之工俱無所興作吏簡於案牘民簡於賦發鈴閣聞寂庭砌生苔真光武所謂安靜之吏悃悃

無華日計不足歲計有餘者蓋君之先君大宰公功名事業鏗錡炳烈著於鼎彝播於函夏至今搢紳先生能道之君以名臣子奮身科目歷官至是其操存如此古之謂克宗者其君之謂乎今君自以年在桑榆上乞骸之請

皇上以君知止足之分可其奏進銜致仕旋軫有日南陽縣尹郭侯其判簿袁侯其蓮幕姜侯其夙受寬簡之惠丐余言以送其別余亦受知深而蒙愛厚者遂不辭而序述于上詩若干首蓋各伸其臆者錄于下方云

南陽樂氏族譜序

南京戶科給事中臨川樂君鳴殷以其家乘託序于  
首其題曰南陽樂氏族譜乃知鳴殷爲彥輔後以予  
南陽人見託之意固有在也蓋樂之命氏其來遠矣  
自周而下代有顯人系緒相承多可考者時或轉徙  
輒望其地可不爲盛矣乎歐文忠公唐書宰相世系  
表王荆公樂氏族譜序斑斑足徵然其中亦或有可  
疑者史記漢高帝過趙問樂毅有後乎對曰有樂叔  
高帝封之樂鄉號華成君華成君毅之孫也表乃謂  
毅孫臣叔漢封華成君多一臣字豈史記傳久文有

脫遺乎抑表因樂氏之族同時有樂臣者以類相求  
而誤有所加乎表稱臣叔子孫自趙徙長陵裔孫乾  
自長陵徙南陽涑陽據漢書樂恢稱長陵人晉書樂  
廣稱南陽人則表是已然表稱彥瑋相唐高宗思暝  
相武后傳以爲長安人又不知何以復在長安且是  
否南陽之族之後也按晉書廣三子凱肇謨永嘉之  
亂兄弟相携南渡然不言所居之地至梁樂譜史稱  
南陽人廣八世孫居江陵則凱等南渡之後乃僑寓  
江陵也逮梁元帝承聖三年魏尅江陵俘王公以下  
數萬口雖王褒王克劉劼宗懔殷不害沈炯皆所不

免至長安宇文泰皆厚禮之樂為大姓久寓江陵其  
為巨 女人當始於此故後周武帝嘗謂太子賢否於  
萬年 丞南陽樂運夫運稱南陽則徙自江陵可知  
矣 彦 思暝又皆運之後乎其稱長安則以久居關  
中官牒公移據所占籍故國史亦因之耳叙謂思暝  
天授二年同平章事終事二朝子壽穆宗時為左神  
策行營使按唐紀武后天授二年六月思暝同鳳閣  
鸞臺平章事是年十月卒則終事二朝之言為不通  
矣自武后至穆宗共十帝一百餘年豈其子猶存而  
始為神策使乎自穆宗至僖宗共七帝又六十餘年

叙謂壽子朋龜中 和年遷翰林學士亦不近情竊意  
自思暝至壽至朋龜中間必更有世次闕逸無  
考乃遂以祖子孫三世斷之非其理也此後所載志  
難稽據終謂熙寧八年秋八月望日太傅荆國公尚  
書左僕射同平章事萬壽宮使同郡王安石序按陳  
氏通鑑編仁宗熙寧七年夏四月王安石有罪免八  
年二月復以王安石平章事明年冬十月免又二年  
為元豐元年春正月以王安石為集賢殿學士封舒國  
公五年夏四月初行官制始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為左右僕射又四年為哲宗元祐元年三月王安石

本注謂安石罷相累加司空封荆國公由是觀之則序終所列官階勳爵舉非其實矣且文辭凡陋事實疎略必非荆公之作荆公又銘寧國縣大君樂氏墓云自京兆遷江南爲臨川人至李氏國除而史館君歸仕皇朝又遷其家爲河南人或疑河南即南陽此則未然河南在宋爲西京南陽在宋爲京西南路決不可比而同之且旣遷河南矣又何時何人以何故而遷臨川也邪頗疑史館君自臨川仕南唐南唐亡家遷於汴遂居河南高宗南渡史館君子孫因南遷居宜黃而臨川舊族與之合譜故致此紛紜也大抵樂氏自趙遷長陵自長陵遷南陽自南陽遷江陵自江陵遷長安此可無疑惟臨川之遷或前或後爲稍不明耳且傳序次第亦不能的然無惑嗚殷比得請於朝將奉親還臨川方欲徧詣宗族親歷墳墓摹搨碑碣搜羅譜圖旁采傳記子史之言會萃見聞考合同異重加編訂使完然無闕粲然有序以爲樂氏百世不刊之典其用心厚矣韓魏公曰謹家謀而心不忘乎先塋者孝之大也嗚殷之意其在於是乎聿觀其成當有日矣姑序此以俟之

竹江劉氏族譜序

周禮大帝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夫  
自牧長師儒士吏友數與宗而九皆君所立以繫國  
中之民而使之不散者也三代盛時其法備具秦漢  
而下猶未盡亡故 國朝宋景濂氏曰隋唐而上選  
舉必稽於簿狀婚姻必由於譜系是以圖譜有局郎  
令史有員知撰譜事有官四方以家狀來上者官爲  
考定藏於祕閣副在左戶其制最詳且明也五季以  
來法始大壞景濂之言是矣宋興譜圖自廬陵歐陽  
氏眉山蘇氏始有氏其復古之功誠足嘉尚而緣情  
立例亦不能無可議者自昔國史所以紀功名之士

道德之人雖四海之廣無所遺焉歐陽氏著一家史  
即多而詳亦何所害乃謂官爵功行載於譜者宜有  
遠近親疎之限凡遠者疎者畧之近者親者詳之夫  
遠近親疎名系自辨何必作意詳畧以傷博愛之情  
此其用心亦異乎古矣數典忘祖周王是譏廟止四  
親楚德用促蘇氏乃謂唐神堯初長史味道刺眉州  
卒與官一子留與眉眉之有蘇氏曰是始而譜不及  
者親盡也親盡則曷爲不及譜爲親作也夫以味道  
之子之在眉州誠蘇氏百世不遷之宗也若以遠而  
失其名字則可若以爲親盡不及則籍談桓玄之過

豈能免乎又周天子於同姓諸侯稱伯父叔父終春秋之世此禮不廢宋王弘梁徐勉皆能練綜百氏雖日對千客不犯一人之諱蘇氏乃謂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諱某而其他則遂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出也夫派流雖異其源則同族從之間相去能幾原義篤恩猶懼踈也且王徐不加於他人而蘇氏乃施於同姓豈篤厚之道乎抑祖以親盡而不及族以屬踈而遂名尚曰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吾未之信也予同年友少司空劉公文煥世爲安成著姓其先出漢長沙定王發發之子禮侯于

安成禮傳四世侯子孫遠居安成同於編戶安成多劉姓以此宋有紹賢公者在哲徽間始徙居邑東之竹江其主題曰竹溪翁五宣教自竹溪翁而上世次失傳莫可稽證故斷自竹溪翁以爲始祖此司空公所自出也自是而上具存可紀公乃究胄緒之源承先人之志參考古法脩而爲譜宗系條分如川之流而不亂雲仍鱗襲如珠之貫而無遺立意甚精而奇文甚密雖曰家乘非有良史才者不能爲也公旣引其意於前復命某序之敬覽高作始不能贊一辭矣公之言曰凡載茲譜者其初一人也相生相傳以



至於累十百千分自一人也以累十百千視之不無親踈也以一人視之皆吾祖之子若孫何忍以親踈異視乎又曰自一人而分爲累十百千又自累十百千而歸于一人患難憂戚疾痛所遭有不幸吾當有次心其心貴賤貧富強弱衆寡賢不肖不能以皆齊吾不敢移吾志和而處之必得其情梗而導之必以其方不振而調恤之必隨其力嗚呼公用心如此真有得於成周之法之意而可復隋唐以上之舊而免於籍桓之譏歐蘇二譜殆有愧焉者也其所謂不能贊一辭者豈敢安乎抑公又謂吾所爲譜五宗之法

馬邑聞砧

東風何處數聲砧夢裏虛簷轉午陰虎竹繽紛驚調發鶯花寂寞懶登臨烟霞有約歸難遂勲業無成病易侵非欲短衣隨李廣投閒聊遂讀書心

宿佛光寺早行

路遠投僧宿山光怯曉行白雲千嶂濕黃葉一村明浩蕩頻南渡問關更北征老農無世慮曳杖看兒耕

又

冷霧涼雲處處飛行邊日出懶褰帷青山莫恠不相見客子秋來未授衣

正德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冬至

一髮微陽動九臬天時人事共推遷梅花信在冰霜裏雲物祥呈觀闕前寒谷肯噓鄒子律青袍不入杜陵篇萬方送喜知何日日極燕臺思惘然

自大安驛曉起赴壽陽縣

汨汨泉經坎昏昏月次房彩雲凝析木紅日上扶桑鬢髮光陰速功名道路長未能忘著述但恐愧班揚

芹泉驛

小驛停驂日未斜坐看風景啜清茶崖皴石縫如鐘欵尾繡苔紋似劍花隨水灣環營棟宇因山下上植

刑賞之中失君德不立而威福之柄奪是致上之於下知怒而不知教下之於上見刑而不見德官由賂進獄以賄成廉耻蕩然綱紀大壞其不至於亂與亡者幾希矣故鄙夫患失可以喪邦寵賂滋彰必至敗國此先典之格言已然之炯戒在小臣下吏猶有所閔繫矧國之三公而可非其人乎余比讀賈生傳職篇見所列三公職業惕然有警乃知天下之治亂安危其要在此於是益考經史及通解通典通考等書叙其官制職業寵秩以爲三公篇在東宮者始見於文王世子亦併考而附列於後云嗚呼居是官而

覽是篇者其尚以天下爲大社稷爲重懼不勝任而  
知所以自盡自勉乎

記

徽州府新脩文廟門路記

正德癸酉春予承乏亞旅於南京戶部獲從大司徒  
績溪胡公遊每談時事因及新安之故予嘗請曰徽  
州爲江南文獻之邦而婺源又文公闕里至我 國  
朝經術文章號爲極盛自朱風林趙東山江環谷而  
下以至於程篁墩發揮屬構殆無遺憾而陳編往謀  
人所未見者又往往入梓以傳雖其深山窮谷後生

小子生長見聞固已加於人數等矣積醇累懿宜有  
雄偉博大奇俊之士以文名世者出於其間而猶未  
之見不知何也豈山川之氣有所壅遏以至是乎是  
秋南畿鄉試徽之宿士有曰唐君臯者以春秋冠本  
房明年春會試禮部亦然已而廷對唐君遂魁天下  
予因自喜所料之果然然其久而不發之故猶未得  
也先是徽學士子嘗以其文廟闕門通路事爲書以  
附胡公見託爲記予以不能文力辭公不許予雖受  
其書未嘗發封也比公數以爲言乃啓而讀之其畧  
曰諸生唐臯等狀則是時唐君猶未貢於鄉也其言

曰徽學在郡城東北隅斗山之下左並城右迫天寧寺寺乃習儀祝釐之所 文廟塹垣南僅十武即阻民居乃旁啓正門西向達學門出泮池鑿於育賢門內講堂之前非制非儀人皆病之正德庚午冬郡守豫章熊公由大理寺正來領部符下車即以興起斯文爲已任每朔望視謁覽觀徘徊恒以局促遮隔爲不快及政稍有經乃狀其措置之宜聞於當路時巡撫都憲王先生首可其請巡按御史鄭張二君提學御史黃君咸無間言公乃遷民居以就善地直築室以建崇扉徑中門以闢廣路高明爽朗端直平脩百

年幽鬱一旦澄廓其面陽諸峯竒形秀狀孱顏羅列更以大門舊址浚爲泮池覆以石梁樹以華表工甫畢而寇起西鄙公復躬擐甲胃親履險阻率勵義勇抗禦踰時公於徽人可謂勤且厚矣願述其事以刻於金石庶以永公之名與徽人之忘于無窮也予惟書有澗東瀍西之十禮有辨方正位之言故睹新宅之相而知產貴錫見夷亭之水而定出龍首古人所以察於地理辨於土宜者蓋有必至固然之數不可誣也今太守公徒以門徑非制非所以尊神祇守令以時祀謁非所以伸瞻敬故有今舉然而得風氣蓄

泄之宜開文運豐亨之兆實在於此予然後知久而  
不發發而於此時者由是役也然則太守公之功德  
理行在微良厚微之人士其能忘之而又曷可以不  
書乎若他日賦愷悌之詩著循良之傳使太守公之  
事業鏗鉤炳朗震耀耳目宣著竹帛以繼周漢之盛  
則狀元君有不得辭其任者矣是役始於某年某月  
凡從事於其間者官職姓名具於碑陰列之

明義堂記

晉王孫鎮國將軍殿下

太祖高皇帝四世孫也天資秀發溫朗嗜學能詩喜

延接士大夫講談義理商論風賦蔚然有陳思王之  
風扁其宴息之堂曰明義述所志也因命鴻儒記之  
竊惟有一言而可以盡天下之理者其義乎有一言  
而可以盡天下之學者其明乎蓋身心性情之德人  
倫日用之常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理雖不  
可以一言盡而莫非物之宜也義豈不足以盡天下  
之理乎或者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  
文字之間或索之講論之際學雖不可以一言盡而  
莫非心之覺也明豈不足以盡天下之學乎若 殿  
下者可謂知德之奧知言之要者矣自昔王孫公子

生長富貴率皆聲色狗馬是娛其棊梨是務而臺沼是尚也否則衷方士而讀竈鬼之書聚黠髡以講金僊之教也豈知世有天人之道性命之學而能從事於其間乎雖然義亦未易明也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精義而至於入神則值天下之至曠而無所疑御天下之至動而無所亂用無不周而施無不利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豈不於是畢乎 殿下其勉之異時明義之學有成則陳思王雖賢特辭賦之才耳豈足以與 殿下比隆哉敢以是爲記

內鄉脩城記

自大盜起燕南山之東西河之南北城鎮村落多所殘破生民受禍之慘開國以來所未有也去冬盜始涉南陽郡境東州縣俱已罹禍郡西列城守令晝夜完郭郭以待之賊聞不可攻亦不敢近若內鄉縣其一也縣令張侯經者遼東人由進士宰是邑聞盜已近見舊城卑薄不可守率勵吏民百堵皆作無何而功以成址厚四丈其高減四之一下固以石外甃以甃重門四闕麗譙高揭粉堞周施輝映雲漢繚以濬濬注以清濬授兵登陴望者氣懾誠一時之金湯也邑之父老具書馳使請記其事於石當寇盜充斥之

時守令有此予誠樂聞之况與張侯有一日之雅故  
尤喜談以告當世有民人社稷者其何敢愛於言竊  
惟昔者文王作邑于豐也其詩曰築城伊瀉作豐伊  
匹匪棘其欲適道來孝夫築城而深其池至可匹豐  
亦則池之不可越可知矣池河不可越其土何歸則  
城之高不可凌亦可知矣城高池深家計已立敵國  
外患必不能加夫然後可以有爲以就王業而成先  
志也苟門戶未完根本不固捨近圖遠虛內事外雖  
有百戰百勝之威一敗塗地而社稷亡矣如是則祖  
宗且不血食何王業也向使有險固形便之地以保

其身縱有蹉跌何遽至於亡乎故易曰王公設險以  
守其固文中子曰安家所以安天下存我所以厚蒼  
生正此詩之意也城之不可不高池之不可不深是  
固然矣若芻粟不多器械不利將無智勇士不簡練  
城池雖固亦安能曠日持久而保無變乎故必完然  
皆足而後可久也然四事備矣苟人心不固事亦難  
知又必威足以檢攝異同惠足以消融去就人自爲  
守屹若巨防如此則雖輜輳距堙不可以攻圍帶堅  
甲利兵不足以當持挺而况守具無闕足以待敵者  
乎吾聞張侯之爲政也六軍悉舉其所以得民心戒

戎備者必有其道不徒水庸之設而已也而今而後  
有地以容民畜衆有具以應變持久則雖昔人之九  
攻九却亦豈得專美於前也哉

墓志銘

大明湯陰王子墓志銘

唐湯陰王子七殿下諱彌綸者以正德四年十二月  
二十二日卒自國王唐王暨父王母妃而下無  
不悲痛恨惜以爲賦性何其慧而降年何其夭也卜  
葬有期命鴻儒銘其隧道之石頃鴻儒以先人即世  
歸自師京有以殿下疾爲言者謂漸愈矣飲食言語

精神殆不異平日未幾來計曰逝矣鴻儒亦爲之惋  
惜者久之殿下自勝衣卽清爽英粹雖投壺射覆已  
不學而能使天假之年其所擴充未可涯矣乃遽如  
此豈所謂綵雲易散甘井先竭者乎昔趙明誠赴召  
別李易安易安在舟中見明誠坐岸上葛衣岍巾精  
神如虎目光爛爛射人易安甚惡之未兩月明誠果  
死彼無疾且然况殿下實病而遽如無疾其非吉徵  
顧人未覺耳乃知目將眇者先睹秋毫耳將聾者先  
聞蜻飛口將瘳者先辨滷澁則子之言信不誣矣其  
卒距生弘治九年六月十二日得年一十三歲以某



年某月某日葬於城北之原祖宗父母諸兄號諱已  
載於其兄五鎮國將軍之銘茲不并列懼黷也銘曰  
入不言兮出不辭乘迴風兮載雲旗嗟王子兮實似  
之我撮其詞兮以永厥思

雜著

讀左傳

左氏曰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嘗  
禘于廟杜注冬祭曰烝秋祭曰嘗新主既立特祀于  
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也三年禮畢又大禘乃  
皆同於吉孔氏正義曰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其餘宗  
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不廢也三年喪畢新主入廟廟  
之遠主當遷入祧乃爲大祭於太廟以審昭穆謂之  
爲禘於是新死者乃得同於吉也正義又引釋例曰  
舊說以爲諸侯喪三年之後乃蒸嘗按傳襄公十五  
年冬十二月晉侯周卒十六年春葬晉悼公改服修  
宮烝於曲沃會于溴梁其冬穆叔如晉且言齊故晉  
人荅以寡君之未禘祀其後晉人徵朝于鄭鄭公孫  
僑言溴梁之明年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嘗  
前與執幡焉此皆春秋之明證也是言知諸侯卒哭  
以後時祭不廢之事也愚謂注與正義雖有繁簡其

歸則同獨特祀于主烝嘗禘於廟尋文求義杜孔二  
說疑俱未得也觀傳之詞氣似謂特祀則于主非特  
祀而烝嘗禘則于廟于主則在寢于廟則在祔皆指  
新主而言也前卒哭而祔祔已有祭至烝嘗之時奉  
主以就祔位而同其祭祭畢復寢三年而遷禘祭于  
廟更不復寢此於禮文雖無可考然必如是說於傳  
義乃通耳

讀張平子西京賦

昔柳子厚知寧進奏院記云凡諸侯述職之禮必有  
棟宇建于京師朝覲爲修容之地會計爲交政之所

其在周典則皆邑以具湯沐其在漢制則皆邸以奉  
朝請唐興因之則皆院以備進奏政以之成禮於是  
具由舊章也予每讀是而知漢唐之制雖殫饗餼廩  
芻粟之數不可尋考而館宇修設尚有周人以賓禮  
接邦國之意比讀張平子西京賦曰封畿千里統以  
京尹郡國宮館百四十五右極蓋屋并卷豐廊左暨  
河華遠至隰土注云離宮別館在諸郡國者善曰三  
輔故事曰秦時殿觀百四十五所予謂註或誤矣所  
謂宮館百四十五者正漢時王侯太守奉朝請之邸  
也故繫之京兆之下漢諸侯王封國不在畿內畿內

三輔亦不稱郡果是天子宮館所寓畿輔之內何以有郡國乎若以天下郡國爲言則封畿千里右極左暨之言又不通矣其所引三輔故事不知何人所作雖可爲證或彼言天子殿觀此言郡國館宇各述其事數偶合耳安可比而同之乎若所言卽爲一事又焉知故事不出於平子之賦之後而追考有不的乎如宋程泰之著雍錄上紀秦漢遺跡亦不過因書據舊安能保無抵牾又如元楊奐紀汴梁宮闕制度陶九成取之以與徐一夔杭州宮闕考並錄謂二宋之制可見殊不知楊奐所紀者乃金主亮所創宣宗南渡後所脩其錄宮人語所謂別殿弓刀響倉忙接應王者謂崔立也以陶九成之博洽猶失於此前人注釋之誤豈可謂無乎朝請之邸在我朝制度亦爲闕典予隱之於心久矣故因讀是賦而辨其註如此云

讀朱文公南軒文集序

鴻儒每讀先賢文集恒願先觀奏議因得窺其經綸之業而以時事比附之擬議以求其宜庶於莅官行政之際有所依據以希覲古人之萬一期免愆尤而已豈功名之敢言乎向文定公龜山墓志銘略

載龜山在徽宗時所上奏疏謂龜山學於河南者小  
試其道已如此又謂其子五峰曰當時若用其言決  
須救得一半及忝冒監於今祭酒王思獻處得睹龜  
山文乃程篁墩所鈔館閣本舊三十卷篁墩擇抄定  
爲十卷取翊奏疏而文定所稱者無有爲之悵然  
者久之今文公先生序南軒集曰敬夫所爲諸經訓  
義唯論語說晚嘗更定今已別行其他往往未脫崇  
時學者私所傳錄敬夫蓋不善也以故皆不著其立  
朝論事及在州郡條奏民間利病則上意多嚮納之  
亦有已施行者以故亦不著夫諸經訓義南軒自不  
以爲善者不著可也若其奏疏上意旣多向納南軒  
又無不足之意乃與學者私錄未善之語並不著焉  
使賢者之蘊可師可法者不少槩見於後世何邪大  
賢去取必有深意但愚淺不得其說耳

### 讀蘇文

蘇東坡定軍制曰兵無事而食則不可使聚聚則不  
可使無事而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于畿輔者以  
數十萬計皆仰給於縣官天下之財近自淮甸而遠  
至于吳楚凡舟車所至人力所及莫不盡取以歸於  
京師宴然無事而賦歛之厚至於不可復加而三司

之用猶苦其不給其弊皆起于不耕之兵聚于內而食四方之貢賦非特如此而已又有循環往來屯戍于郡縣者費莫大於養兵養兵莫大於征行今出禁兵而戍郡縣遠者或數千里其月廩歲給之外又日供其芻糧三歲而一遷往者紛紛來者纍纍雖不過數百爲輩而要其歸無以異於數十萬之兵三歲而一出政也農夫之力安得不竭餽運之卒安得不疲臣愚以爲郡縣之土兵可以漸訓而陰奪其權則禁兵可以漸省而無用苟禁兵漸省而以其資糧益撥郡縣之士兵又何遽不如禁兵邪夫土兵日以多禁兵日以少天子扈從捍城之外無所復用如此則內無屯聚仰給之費而外無遷徙供億之勞費之省者又已過半矣愚謂東坡之論似是而實有未盡也以禁兵而戍郡縣在郡縣雖有供億之勞自京師言之頗得散而不聚之義又足以控制要害彈壓邪謀或京師有緩急此故禁軍徵之卽至又非有如漢高以虎符發兵未有至者之嘆也且欲銷禁兵亦不知以何術銷之若但使戍於郡縣者還京師則京師復有不給之弊若如蕭俛之限以逃死又安知無當時之患乎孟子曰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

侯若使天子禁兵僅足以扈從捍城是豈強幹弱枝  
尊京師之義何足以待諸侯之變乎竊以爲處此之  
計莫若精加沙汰使老弱還于農畝或處于刺貢以  
其精壯練爲勇銳立爲定額二十隸役五十還家額  
外不增有缺則補常令護衛京師不必遠戍郡縣其  
郡縣之守則以上兵時加訓練以資其控制彈壓之  
方乃爲得宜耳

題五瑞圖卷

唐王殿下國產五瑞奇形異彩有耳目所未睹記者  
真奇徵也 二城王妙於繪事悉寫爲圖以爲 殿

下壽物色生態可奪天巧削鏤刻楮精不過是 殿  
下甚悅之命鴻儒題其後鴻儒嘗讀禮運至曰四體  
旣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  
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  
也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  
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則  
歛衽而嘆曰古者至治之極有如此至曰天下愛其  
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天降甘露地出醴泉山  
出器車河出馬圖鳳皇麒麟皆在郊藪龜龍在宮沼  
則又歛衽而嘆曰古者瑞應之盛有如此蓋吾惡根

於心其發而爲災祥也如形聲影響之不可誣其極而爲治亂也如寒暑晝夜之不可易如得運所稱不有大順之治則必無大順之實卽有大順之實則必由大順之治然非達於性命之情而通於天人之際者亦不足以臻此論而薛文清公所謂一念之善景星慶雲一念之惡烈風雷雨則深有合焉者也今殿下耽嗜經史如漢河間~~薛~~漢~~薛~~逸如魏陳思謙儉周慎禮賢接士明達政事如宋建平其積如此故形於禎祥紛編雜襲鬼眼頽耳若是之多也且祥瑞之來其亦有二義焉簫韶備而鳳儀春秋成而麟至此要終也夢蘭而育鄭穆植槐以啓王旦此建始也今五瑞之臻也其於殿下雖云光昭令德而實有克昌厥後之徵焉異時佳氣充閭英物載誕諸大夫有賦詩以鳴其盛者鴻儒雖不敏尚能作頌以殿

書簡

與梅一之

臨閣逾紀傾想何勝羅景來承手書溫蜜感激無已生自老母棄養情味蕭然獨於書不觀則已觀則必有少新益但病軀不能常親此事以爲恨也姑舉近得書中一說乃知蔡傳解亦欠明以五采彰施於五

色作服蓋五采者五色之成文者也五色者繒帛之  
質也青色之繒其上亦可施五采赤色之繒其上亦  
可施五采如今之裝花補可見不止白受采也月令  
四時之服不同色是也執事以爲如何幸便中見報  
羅景回謹此附知太夫人伏計平安令即當就學日  
新蓋鳳穴無凡雛也續學海思見如渴豈能相慰沃  
乎

與胡宗哲憲副

得邸報見獻俘奏捷之音想盪定有期班師不遠矣  
欣賀欣賀茲因義官李珣之便敢附問起居李珣者

文達公姪山西憲長之子也今在齋解銀兩之列託  
生轉聞乞賜寬釋昔梁安成王蕭秀爲江州刺史至  
州聞前刺史取徵士陶潛曾孫爲里司嘆曰陶潛之  
德豈可不及後微卽日辟爲西曹陶潛以一徵士猶  
能庇其三世孫以廉使顯秩尚不能庇其子閤老名  
德尚不能庇其姪可以發浩嘆矣且我輩在仕途者  
獨無身後之慮乎輕瀆崇嚴幸垂照亮近日朝廷大  
處分李珣頗能言之茲不具

與韓淳夫都憲

表違台範又驚數載追憶疇曩無任傾懸恭惟執事



高才大節搢紳推服遼陽之舉聳聞海內執事平日  
不失言於人不失色於人忽爾有此皆以爲有宋廣  
平之風語雖溫軟而心腸則鐵石也湖南數十里知  
無不均之政不安之民不平之寇矣可賀可賀昔僞  
漢陳友諒竊據武昌數年其成敗始末及用人行政  
之詳意必有實錄或遺事藏於民間承平日久豈無  
漸傳者執事倘有得幸望寄惠亦可以見一時之故  
實也又詹同文黃州人魏犯山蒲圻人或尚有文集  
并望垂訪

與彭總制

奉盧義官所寄誨墨乃在後二書之前蒙念及賤疾  
無任感藏生之鄙悰後二次奉記已盡不敢瀆陳惟  
劉三者生亦有三至之疑解到之日與趙燧陳瀚相  
對則真僞判然矣恃愛敢啓王僉憲自分巡汝南一  
道明斷如神汝南父老皆謂數十年以來所未有也  
昔蘇長公稱歐陽文忠公云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  
人有所畏而不爲若王僉憲者其殆近之茲聞有譴  
訶之及無不悵惋惟執事爲善類宗主扶持公道當  
有以處之黃鳴玉老生素昧平生不敢輒及願爲  
轉達此意

與石邦秀

都下一會倏爾三年中間可驚可愕之事不知凡幾  
惟執事如真松古栢挺然於風霜偃薄之中而不受  
其變所謂萬物皆流而金石獨止也可敬可仰生況  
味如昔惟宿痾故在無復當世之念矣羣公天上分  
峙棟閑客江邊營物華分自宜也又賴上天悔禍劉  
二就縛於南陽滿城生聚始免橫死唐府差人送喜  
因附起居之問文選一部將意幸眎至

與吳方伯

文度

昨承面諭以文字然篇之病非相愛之厚不至此也

然某之意則有所取但文詞鄙拙不足以發以是不  
可於執事之意耳某之意不陳可以不陳也昔歐陽  
公書冲厚居士墓銘後曰東南固多學者而徐氏尤  
爲大族其子弟往往有聞於時視其子弟則可知其  
父兄之賢今太保之賢雖不待視其子弟而後知而  
子弟之多賢尤足以見太保之賢之不可及也亦猶  
漢之萬石君唐之郭汾陽李西平史亦叙及子孫甥  
壻以見其門宗顯盛非獨功業冠冕一時也求之三  
代則召南所謂平生之孫齊侯之子鄘風所謂齊侯  
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周公教伯禽亦

自謂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近如元  
遺山之稱吳彥高亦謂其爲宋宰臣棫之子王履道  
外孫而米元章壻也古人若此類者甚多不可盡舉  
某之意竊有取於是耳故敢布於左右若執事之忠  
告則不敢忘也輕妄冒瀆伏祈容假

與暉功甫

承遠遣專使惠賜手教情溢于言兼貺以細葛瓊果  
良藥等物養生祛疾種種皆備非愛念過厚何以至  
是此心之感亦非詞所能盡也承聞輶軒還省川途  
安穩甚慰所諭劉六死于水事恐猶屬本也蓋劉三  
之餘黨耳比有人自京師回云劉六劉七齊彥明尚  
跳梁燕趙間且聞通州倉亦遭其焚燒則死於楚江  
者非劉六明矣又謂賊捨舟策馬由宣歙走閩越此  
亦恐其詐謀令人弛防但當謹備之爾手卷粹書不  
完容俟便石刻三幅奉將遠意甚愧甚薄蓋環視室  
中自書畫器玩皆尋常物無可以當尊意者所謂齒  
革羽毛君地有之其波及晉國者皆君之餘也一笑  
置之

奉楊石齋閣老

久闕戕疏無任惶悚即日恭審調元之暇茵屏適宜

起居納福下情欣慰輒有公事稟白向以流賊猖獗  
錢糧缺少本部明具揭帖送內外守備奏討鈔關銀  
兩事下戶部覆照蒙 欽准銀十萬兩南京戶部買  
米收貯以備官軍俸糧支用後揚州鈔關又爲織造  
太監奏討餘銀關解完不過四萬餘兩尚不敷官軍  
一月支用今劉司馬忽改稱爲軍機錢糧催令買米  
解送守備衙門支用詳具揭帖一覽可見且此錢糧  
具有 成命非其愚闇敢擅取用非甚愚闇敢擅奉  
承乎然買來之病民自白樂天已極言其弊矣今若  
將銀折支官軍俸糧不惟公私俱便亦可已其陵轢  
不已之公文也伏乞執事與費梁二老先生共商之  
得遂所請不勝至幸若彼之請果不可違望此批答  
中令將前銀轉送南京兵部聽自買米支用亦一便  
也且守備衙門非有兼統九卿之權敢遽叅論自黃  
忠宣公以來所未有也今南京守備黃徐諸公甚是  
安靜自其叅贊遂如沸羹又倒持太阿授人以柄詢  
諸往來者當自得之恃愛干聞切祈鑒宥

與胡都憲

承諭上師周孔下友程朱之言不覺汗流浹背生何  
人斯而敢向此襟期乎高作興寄深遠愧不能屬和

然常諷誦不能去口馮汝陽明不能斷有當世才具  
乃屈志於閑廐使執事常相會必有以釋其懷抱也  
甘肅志亦可取但漢魏晉以來河西事甚多此不能  
具爲可恨耳李謹事旣冤誣家道貧甚以鄉里之故  
執事必有以處之南陽今歲甚歉城市鄉村莫不業  
業懼有未形之變刻骨之徵求猶未肯已豈非生人  
之厄數乎執事聞之亦當一頓蹙也

與劉文煥都憲

南陽別後忽復隔歲余錦衣至辱珎翰無任感激蒙  
索竹江族譜序尚未成章決不敢違命願恕不敏耳

承聞有都臺之拜湖南之殿欣忭之甚雄才大略今  
可施矣羊祜劉弘陶侃之政行且見之可爲楚人賀  
也時事孔棘令人喪氣中原數千里莽爲盜區雖自  
昔之亂將不過此爲之奈何艱危湏仗濟時才子美  
之言良有味也茲因李少叅之便敬此附問起居李  
君才略恒出人意外表執事一見必合也願無以常品  
遇之

與王德華司徒

去歲被災屯糧以奏請稽遲照舊徵納此誠事例也  
敢以疏聞冀得蠲免者觀時察勢不得不然非敢故

違有所邀求也。疏中之言不復覩縷然以今年旱勢言之已至九分南京江西道里不遠誠恐幸災之徒或爲攘臂之舉影響相接聲勢相依以根本之地成腹心之疾其爲可慮不待明言不然豈敢輕妄輒者乎陳哉惟執事以體國爲心以憂民爲念以憂患預防爲意特賜張主免致流離庶逆節妄圖可以坐消也楊叢二先生處欲言之意亦不殊此望同觀之

### 與莊國華

地藏寺之別承欲邀致但以衰麓之服而廁薦紳之中勸酬交錯未論其他容觀之間亦自不雅想能見

亮故決去不疑也忠孝錄凡增數人奉去煩爲啓達伊尹嵇紹之事先以薦聞但伯夷叔齊猶有可言諫伐而餓孔孟六經未嘗道獨司馬遷史記乃有之韓退之朱文公但欲發明義理故不復契勘有無耳此蓋秦漢間浮誕之士依傍增飾以洩已私遷信以爲實遂列之史此亦棄經任傳之過也千載而下蘇子由出譏其淺近而不學踈略而輕信文公以爲深中遷病故子由左史於夷齊傳獨取孔孟之言而不及其他可謂高識草廬補傳意亦正同而體格而劣焉文公又謂孔子於夷齊稱其不然司馬遷作傳却甚

怨劉靜修又有哀歌欲安歸夷皓無此言之句自注  
曰我安適歸謂伯夷歌吾將安歸謂四皓歌此司馬  
遷皇甫謐所作非知夷皓之心者以是觀之則諫伐  
之事不可謂有也愚嘗謂夷齊二子以德言之則孔  
子所謂賢人孟子所謂聖人以行言之則在孝友不  
在忠節此似亦可刪也如何

奉答周尚書先生問病啓

鴻儒疲於披閱以致心虛吐痰不已至於見血安靜  
以調之尚未獲愈猥蒙垂問無任感激鴻儒此疾在  
南京已有萌去歲平定州再發并今爲三矣前讀東  
漢劉船傳見其爲中騎校尉時官顯職閑因撫書漢  
曰若區區者畢世無福矣今疾已如此命理可知稍  
俟秋涼當請於上盡室南歸矣昨病發時嘗有句云  
憂世固如憂病切愛官終比愛身輕句雖鄙拙鴻儒  
心事是在於是仰恃愛憐故敢自盡

與莊國華

適蒙睿恩封賜王輔詞款其情罪誠可惡就中謝恩  
一事尤不可耐乃知輔所犯自深重耳非睿眷寡恩  
也然斯事頗關國體公私非便其在今日似宜掩覆  
而不宜彰播賢契以爲如何蔡襄初登朝列有所彈

糾及予告還鄉日微有薄遊之事其州守適其所糾  
之人乃能以厚存心隱而不奏後襄遂在慶曆四諫  
官之列字畫之工尚不足言也今輔固不敢望此然  
隱惡揚善以曲成萬物爲心者因君子之所存也望  
賢契閑燕之間可以此意啓聞若輔德從末減不徒  
輔思自效餘人仰見睿度寬明託功忘過如此一有  
緩急亦將君子盡其心小人望其功矣恃愛喋喋意  
在公非專私於輔也

與王方伯進

日食天變之大者其在漢時尚皆下罪已之詔求切  
直之言減膳徹樂修德惠下以盡銷禳之術致應天  
之誠非若後世雖有救護之典實視以爲常也況今  
邊瑣事殷人懷危懼吾徒皆與有斯世之責者豈置  
酒高會之時乎執事輟燕之議誠盡理義而可法也  
猥蒙下問足仍謙光謹此以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9  
1-7  
6

